

特 別
A19
3298
4





19
3298
4

<2005-5538>



唐詩唱句

祖龍無道掌兵威 一統山河基業開 全無童道尊儒意 萬歲詩書付劫灰 毀書滅箴初頒詔 儒者衣冠盡活埋 曾經巡行周天下 到處鞭山入海隈 大快人心無過此 博浪沙頭大鐵椎 徒勞十日人間索 踪跡全無形影乖 童男童女三百輩 海航徐福未曾歸 安得此身長不老 靈丹柱自到蓬萊

第五十三回 報詳

小旦引鵬鵠天豈惜弓鞋踏礮砂 山陽不患路逢賒 雄心盡托喬裝扮 殺氣全憑暗撥差 恨張賊害唐家 七兄劫救計成咱 願天得遂龍飛鳳 報復他年豈有涯 自我唐賽金為救七兄下山已到山陽地面一路行來城之内外看那些山上兵將各路鋪排成能奏效此輩諒得成功只有探事梁虹尚未見面不知京詳已到也否心定是委決不下也唱我是情深苦海走長途 珠淚輕沾衫白羅 學扮妙當非孽海 玉釵斜插髮邊邊 翠屏山上兵先到 紅梨樹下將成窩 辛苦風塵稱義俠 連環相助滿街鋪 女將勢成蟠虎刺 粉紅襪不繫把刀拖 各自暗藏三便劍 機關變出鐵冠圖 尺水之中求躍鯉恐做了夢飛蝴蝶嘆枯樓所以未不思名振麒麟閣可恨那五代榮封一旦無 七哥若做南柯夢 牡丹亭枉費讀書多 將來誰續免孫福水團圓三字付清波雖然事屬淘沙江海裡到底風箏有線莫蹉跎奴安能坐視西樓悲七嫂更使飛龍傳出淚如梭豈是他三世修來還未到禁鎖三陽吾七哥因此上不惜幽閨金玉質 特敲金鉞下山坡 計就郊原龍虎鬥 金鎗手執動干戈 暗中覺事英雄漢 劫返山岡說爛柯倘能向皇天不絕忠良後 秀儒即救取免嗚呼 有日出頭欣折桂好叫他一箭除去好惡徒 滿林芳樹復當年業 好姻緣重叙拜彌波賽金是長驅似走邯鄲道 青燈寄語話離離白

老哥你看三个道姑俏步輕輕身材伶俐直脚是轉世觀音老弟前頭走個更精緻看來路道還新吾同倍去打聽勿得知拉羅里庵停停勿要錯過子好時辰勒介末老哥勿差个白相个把道姑也是尋尋快活个白了環聽得胸懷悶唐賽金胸中火直噴思量停一停氣力用兩斛打斷你个看梁筋只恐露真形誤子求雲卿無名火暫平帶了伶伴為不知向前行暗中罵一聲狗忘八的兒子瞎眼睛瞎眼睛的忘八因勿醒唱這里賽金是欲探機關好是尋白兔那邊來了荆釵娘子賣新歌貼引終日山陽撞 清歌隨處唱 外貌苦奉迎 胸中令奉將 浮頭秋打渾 空把命來張 豈識老娘心 別存機家賬 白俺桃花娘子昨日唱曲之時間得頂封已到心中甚是驚異欲見主帥稟知此信故與梁哥分頭尋覓此時還不見來未知主帥寄寓何方奴想起來唱此刻新迎鳳凰巢 似跨青鸞接絳霄 內堂教習成鶯鶯 指受分明豈厭早主帥是不坐虎皮將身法示更有那弄鎗舞棒婢成淘奴所以不想想恩妓懦態 礪將鷹爪克驚逃 山雞能舞全拋却 勇學班鳩响振霄 一曲瑤琴非我事 性剛恬惡不輕饒 雖然不及雲中鶴 也教佈陣堪隨餓鷄跑 正所為在山愛惜寒華羽 下嶺能將鴉隊哨 今日呵主帥有冤呼杜宇 暗排雁陣下高山白可恨那長家唱言語巧 鸚鵡舌德龍是逐魂公誑聖弄蹊蹺 今唐氏可憐白頭翁頓入天羅網父兄多人鑽鎗離難 竹籬窄 柳赴法場齋驚跪 鋼刀血染子規號 主帥是畫眉跳出雕籠內飛熊山一枝暫記比鷓鴣只為七哥囚禁山陽獄 所以未鵬程不惜路迢迢 可憐只七夫人洒淚倚欄揮翡翠 三娘是凝眸遠望像鷓鴣 鴛鴦拆散悲長日麻雀啾啾枉自嘈 但願七爺劫返山岡傳鸛喜 大家是焚香叩謝把願來銷白但早尋了半日主帥尚未見來事在危急怎生是好嘆你看那邊飄飄然三個道姑敢是主帥也不免迎上唱輕輕移動金雞步 緩緩輕迎翠眼飄 白三位司務幾時到的 四大娘娘昨晚才到 貼久會了請移尊步到那邊樹林靜處談談且白使得唱他四人好像同群十姊妹 百靈心地向假地抄 貼白此處

無人可以言談請問主帥一路而來可見我們裝扮麼四日扮得好的豪無破綻阿桃花娘子七爺消息若何了昨日昨夜奴在街頭唱曲有一刑房書吏出錢賣唱唱到其間有一小廝來說京中頂封已下那時刑房便走約奴今日到他家內唱歌奴又隨即行動路中逢着梁哥說明此事方才尋不見主帥今日梁哥往縣中打聽是七爺的書消息吾想是主帥今日一定到來所以城內城外處處訪尋相逢在此特此稟知四日吓頂封下了此案必在其內我有一計可探確信主帥有何妙計四日只刑書房吏既約你唱歌你可將計就計到彼家中唱歌言語中可以探其真確即來回報陳庵相會便了此計最妙待奴就此前往

唱辭別小姐女帥主 再談勇敢一飛雕末白慣察機密事時常帶小心今到山陽奉使一路行來關心遠處留意眼前倦養白勝梁虹便是方才縣中探事出來欲尋主帥適逢桃花娘子說主帥喬扮道姑在大樹林相會為此急急而行想俺呵唱常在山頭獅吼雄 下山急救馬追風 麒麟日上功非望 虎兇叢中力最充 願效微勞非走狗 鼠竄蛇行把信來通 步行不藉牛車載 放火傷人比火龍 七爺已作牢中囚只恐羔羊轉眼吃青鋒我是打聽風聲心豹跳且看明日將七爺扶上駱駝峯 野猪帶箭人難近狡兔經營三窟中白來此已是大樹林下你看主帥正欲出林不免上前參見四日梁將軍你來了麼末將方才從山陽縣探信出來逢見桃花娘子說主帥在此所以尋來四日本帥為救兄之事有勞你們辛苦歸山自重賞末主帥不必客氣末將們正宜效力大馬四日你去打聽七爺的文書可曾下否末主帥末將在縣前細訪一回未聞信息在刑房門首站立只聽得叛逆二字餘無所聞俺叛逆並無別案必是七爺的詳文為此急急趕來報知主帥請傳暗號以便舉事四日白本帥現着桃子娘子到刑房家理唱歌為名探聽確實且待他回覆然後傳令末是末將只在前後步步靜候消息便了唱賽金是一時走險之圖同挺鹿 霎時間又見猴猴跳動見梁虹末白啟主帥桃花娘子來了點引探知真確事 報與主帥知白稟

主帥奴家來到刑房門上途中聽得確信今日京詳發轉不得空閒改日請教奴家就隨機應變探出實信真是七爺一件明日就要決斬了四日頃如此只在五更舉事主帥非也奴又打聽刑書據他說只是叛逆恐有餘黨作亂黑暗中不便施刑待午分川柳擺出城門即便斬訖四日頃午斬訖唱賽金遠志頓然生可笑那知縣防風自逞能 斬決此中除角刺那知我水銀心地計終成 決明有目看清脫 戰鬥何勞驚甲沉 陳皮破鼓兼吹角 要使唐門盡蕩根那知紅娘子隊裡來防風 眾將還是熟地分 照路安排用鹿角 頭改場內斬斂藤奴家一到青蒿芳草地那那號炮起處是唱枯骸偏處泣幽魂 光刀紅染山陽血 路黨偏為黨羽振 受苦七哥欣獨活 望山一路要歸身賽金是穩坐在膏心計定 喚班猶不得慢吞吞白梁將軍看你偏傳流令見桃花三娘子等女在人叢中擁護出來的便是七爺叫眾人小心無碍再者你在法場左右見本帥揮塵指揮連即放炮不得有誤末知道了俺就去傳令明日在法場齊集四日白桃花娘子你們隨七爺一路照應而來關會同伴到法場中齊心舉事貼白是曉得四日奴亦去也唱大樹林走出分 貝貝見西山日落橘紅形 輕吹短笛牽牛子 首烏皮倦已歸林賽金是無心觀看前朝景 歸去匆匆想茯苓 此卷報詳非馬勃 下回刻斬動生軍

唐詩唱句

久仰英雄伍子胥 父兄誅戮却無辜 昭山欲出終無計 書影圖形奈若何 畢竟上蒼憐孝意 頑然霜雪上頭顱 江濤滾滾風波惡 漁父扁舟一棹過 七星寶劍謝漁父 形單形隻遠京甚 乞食吹蕭慨陳歌 閻閻謀奪王侯位 曾請東諸入太湖 進魚羹三寸魚腸劍 如此功勳不可多 每嘆父兄仇未報 更求孫吳握兵符

生查子引唐位善逢迎 密報人在七 逸拿叛羽龍這汗 頓把鳩息戴白下官山陽知縣何圖是那
 日唐雲卿自投羅網被下官拘禁通詳那曉部文飛降又蒙張千歲保舉起陞知府註用現在留在山陽候
 缺即補那曉昨晚頂封到來說唐雲卿叛臣之子恐防長途有誤不必解京即着下官正法我想倉猝施刑
 恐有失錯故此今日會同參府不必五更花柳且待午刻提監只時候日高向午正可舉事矣為此吩咐傳
 齊快手押同劊子到監提取唐雲卿押赴法場處斬就此陞堂正是不羞顏抹粉 全靠錦添花表唱山陽
 知縣樂心窩 深感藩王錫惠多 處決後人除叛逆 誰叫他父兄玩法犯蕭何老白傳點陞堂吓唱雲卿
 三聲三下鼓 官位位位公呼 莫道琴堂無繡羅 斯時也可比森羅劊白太爺在上相押手叩頭劊
 子手叩頭老生白站立兩旁是啟太爺參府大老爺先往法場眾軍士俱牙門伺候監取犯人是唱因牌
 立刻監中去 取出雲卿左右拖 脚踏手拷魂飛散 垢面蓬頭形像無眾白啟太爺叛犯唐雲卿當面
 老生驗明正犯除下了刑具眾吓犯人開刑具老生驟驟押起來是唱當堂洗剝多乾淨 索子圍成三
 道箍 須臾相押唐公子 面起錢灰骨也酥眾請太爺判斬唱斬條頃刻堂當判 墨筆粗標硃筆數白
 條子寫着奉旨處斬叛逆重犯一名唐雲卿示眾唱旁監一條紅杠子 古今不改到相和 登時插在雲
 卿背 劊子提刀左右扶 頭戴披巾雙雉尾 大紅肚束凸胸步一个兒濃眉豹眼粗麻點一个兒胖肚
 身材像葉鬚劊白啟太爺相押已畢老生押赴法場就此打道眾吓太唐雲卿走動吓小生唱吓蒼天阿蒼
 天不想我唐家世代忠良一門盡遭慘禍劊白說也無益快走快走小生阿約二位哥哥小生泣淚回劊子
 曰我是受奸說劊白自己父兄做的事是誰來來你曲結冤張虎毒訕白張藩王有何結冤多是謊言曲思
 量往事劊白思出什麼事來曲在揚州張保冤成山劊白有何牽拉曲到蘭花院強搶姦娥劊白他搶姦娥
 與你何涉曲憑此氣路過打散劊白打散了不過搶動亦無殺父之仇小生二位哥吓張聲嚷嚷鬚鬚曲

彼吃眼前劊白眼前何足計較曲奪轉姦娥恨萬劊白雖他懷恨也不得明告父親曲君王外戚劊白
 難道敢告訴皇帝不成曲誰將惡父謀殺劊白君前奏議即算張千歲之讒言難道與兵犯駕亦是他的
 造的麼曲糊塗啞謎劊白明扯三邊旗號有何糊塗啞謎小生阿約二位哥阿我唐家是曲守忠臣且節自
 縛頑劊白雖然如此到底難便曲問蒼天禍事誰與劊白問天也不應的曲無完卵覆堪嗟劊白殺已皆殺
 了你之若嘆亦是眼前而已號聲嚷嚷鬚鬚白吹你們只班女子前前後後擁擠擠不住的看那犯敢
 是看錯了麼要搶他去做老公不成可惜一個凶你門不均勻的女眾白劊子哥我們偶然高興容我們
 看看何必惡言如此你們不許挨攔來唐生走一步小生咳前腔俺頭快刀銜白個是勿容氣哉曲一死
 何須繫總白到是硬漢子曲恨深似海白恨殺也勿必哉曲又雙哥嫂多剪白那間也相會快哉曲張彪流
 毒白十張彪萬張彪真正結冤冤哉怕至今朝唐氏無人延接叛逆之家還想留後到好想頭曲生不能手
 刃奸臣白到不能做脫哉曲死當要冤魂追趕白好嚷到說說無着落个好號聲嚷嚷鬚鬚前腔噴噴出城
 關白間人站開曲人山人海齊盼白吹間人站開曲羞問何極白吹你們只班客商叙集多人擠塞行路參
 爺在此巡查不怕了麼曲誰知負屈要臨斬白只些担子攔街塞巷挑開去曲行行又止白吹你們唱戲的
 也來混賬曲走長街不識東西彎白噴和高也來看斬曲近荒郊冷氣隆烟白間人站開曲法場上魂飛天
 漢白吹這個人賊頭賊腦站開此眾白老哥斬的人我看看為何如此多法只是叛逆之囚四處聞名只道
 是三頭六臂模樣所以遠涉而來那知是个瘦却善生也勿相信个唱間人話 不必言 縣尊押斬到郊
 邊 官廳相見參軍勇 套話無多舉笑言老生白今日決囚下官專職蒙參台早臨足感厚愛淨彼此飲
 關敢不協視軍士們眾有淨兩翼分開攔住間看今日人多須要嚴謹吹唱一聲號令眾軍前 驅逐間人
 揪馬鞍 軍士分開排燕尾 雲卿朝外跪中間 無窮怨氣冲霄漢 垂首低頭口不言 喬扮英雄多

照應 齊心協力似狼烟雖有軍兵難趕逐 四圍挨擠共觀瞻 賽金執拂當場立 兩目觀兒實可憐
 柳葉眉邊生殺氣 秋波欲淚暗心酸 口中不語心中慘 淚落成珠不敢穿 白此刻雲卿已經神思
 恍惚耳內惟聞人聲喧鬧偶爾睜開眼目一看只見當面立一道姑面如八妹此刻更覺心傷難免秋波淚
 下不免空喚他一聲呵約賸妹四旦吟有什麼賢而不賢道短前來與你懺悔雲卿聽子個聲氣無疑賢
 妹了諒他恐我打破故而唱住呵吓賢妹吓我唱唱爹娘凡嫂遭刑典 賢妹如何命保全 怎知我難前
 來救只怕你神手通天難出尖 雲卿面想紛紛淚 道姑展拂欲思言雜吹這里什麼地方誰要你道姑
 來懺悔還不走說聲未了拉一鞭抽過來賽金小姐趁勢將拂塵一架擡起空中唱 三丈高飛傳暗號表白
 梁虹看得眼快唱 頓時發出烘天炮却是身邊藏抗小烽烟烘的一聲英雄好漢如蜂擁 吶喊之聲振九
 天 胆壯仇榮先動手白 燦亮的尖刀尺尺尺 劃子手的頭顱落地滾鮮紅他是欲斬人頭頭反落 仇
 榮動手欲爭先 割斷柳索背了雲卿走 唬壞參台與縣官白 軍士們大家吶喊一齊動手圍將攏來幸
 虧得趙頭攔擋住唱 手中舞動逆環棍 打散軍兵分四邊白 參將連說幾聲叫拿住了拿住了重賞有賞
 唱自己立刻身乘馬 一桿長槍手內拈白 軍士們連連隨俺追擊叛黨不得有違唱人喊馬嘶追趕急
 蹄奔尾踏捲塵烟白 呀呵何方逆黨敢敢敢犯人麼唱鎗烽閃爍如龍舞 耀武揚威追上前 仇榮背了
 雲卿走 是有梁紅隨後邊白 衆英雄擋住了退兵唱 猛頭目敵住周參將 却被鎗尖中左肩 負痛幾
 乎翻下馬 賽金小姐又當先四旦白 狗官勿傷我將看刀唱 舞動鎗刀兩柄 光芒射目雪花旋白 藏
 珠蘊玉唱 女兵女將同幫助 各架苗刀威武嚴白 看那仇榮且戰且走唱 如同身入無人境 賽金是救兄
 不在殺官員故而未曾放出英雄技 那參將末小戲裙釵作等閒 錯認賽金難抵敵 狂言出口罵聲連
 付淨白 呀吹你只婆娘何處淫種留下犯人才 饒你性命若敢阻擾俺追到賊巢玉石俱焚悔之晚矣唱此

言惱了千金意 妙法玲瓏武藝全 白無名狗子休得猖狂敢是你討死了唱 燦燦幾刀如閃電 傷得參
 台氣喘胸而酸 刀傷左腹流鮮血 幾乎跌下馬雕鞍 疾忙回馬逃生命 一眾官兵難向前 跟隨
 主將同回轉 急壞何圖監斬官 魂散胆消身發戰 面如土色眼睛圓 老生白呵約參台呀下官因怕
 劫斬之患故而煩瀆參台帶兵防護豈知仍有此患如何處置淨呵呵何老爺且免心焦叛黨賊群孤鼠
 伎倆待我添兵追捕便了老生追捕不追捕下官前程難保了淨且請放心待我就去拿來老生咳罷了阿
 罷了唱 喪氣垂頭何縣令 沒奈何把着話來傳 盛歎兩名劃子手 立時打道轉回轅 地知處處皆知
 曉 盡作奇聞皆罕傳 參將回衙心大怒添兵調將遣能員 追捕英雄休細表 何圖回署氣冲天白
 陞坐法堂排衙已畢免不得吩咐該文詳憲殺官檮子不可填入唱 劃子家族哭哀哀 知縣今朝早破財
 各賞花銀五十兩 領收棺木去安埋 天威迫入私衙內 此話書中暫撇開 男女英雄諸好漢
 合兵一路喜開懷 約酌行來十里外 北方曠野没人來 遙望山四兵一隊 賽金此刻却驚呆白 吓
 各位你看前面為何有許多兵馬 啟主帥末將想莫若追兵善趁小路在前途要路埋伏如何是好不如
 且向前去唱 賽金一路心思斜刺裡 兵卒跪塵埃白 啟稟主帥小的們奉山上娘娘之命帶領馬匹伺候
 免得步行遲緩 唱 衆將齊聲多說妙 大家上馬不延挨 加鞭既走羊腸道 趁風不將隊伍排 晝夜
 不分忙趕路 山岡先叙兩樁釵 且引今晨聽鶯啼 昨夜結燈花 夫婿臨期日 惟求天地佑白 奴
 家王氏前日結良為了七爺下山劫斬屈指七日尚無音信昨據探事回說即在昨日決斬倘蒙天佑奴保
 成功今朝必返 奈何此刻尚未到來 貼大娘許多鶯啼必有佳音何不同去山前一望 且使得了頭着好
 官官曉得唱 兩人同步出廳堂 孟四姐相隨到外山岡 只見天飛鎮守高高坐 見了娘娘身站旁白 阿
 孟將軍自小姐去後迄無確信不知此事若何了孟白 少夫人俺方才遙望一回那邊塵頭起處敢是來也

唱四人高立岡頭遙望 四姐告紅粧白少夫人你看前面不是梁虹麼後面伏在鞍上的當是七
 爺作旦如此孟將軍備馬待我迎上前去貼大娘妾身也迎上前去作旦你不曾騎馬四姐扶了行來慢些
 不妨孟將軍山上無人不必遠接了是唱七娘是喜上眉端飛蝶蹤飛龍是蓮開心上步翔翔馬迎先使
 加鞭接白阿訥相公竟如此狼狽了唱滾湧秋波落兩行白少奶奶七爺疲倦之極不可攏動作旦塞主呢
 請問梁將軍塞主押隊而來即在後邊如此我先送七爺上山安息唱輕輕抱入懷中穩似拾珍珠
 際轉驢却好飛龍行又到猶如得寶喜非常貼白阿大娘七爺果得回來也謝天謝地作旦三妹我先
 送上爺上山安息你畧等一等同孟四姐迎接姑娘同轉便了貼白是曉得哉七娘是飛塵不動回山寨
 含淚將夫扶進房床上安神將養睡當心親自備參湯三姐停踪專等候哨開軍士見姑娘貼白
 阿姑娘風塵辛苦奴不能遠接在此奉候表小姐連忙滾下鞍來道阿約約姨嫂客氣了白塞主孟四姐
 恭候四旦勞你費心阿嫂嫂七嫂可好麼貼大娘方才亦來迎接的因見七爺十分瘦怯因先護送上山唱
 寶金是挽住飛龍纖纖手步行一路景茫茫後面四姐隨同走漸上山頭到正陽孟白末將孟天飛
 迎接塞主四旦有勞了眾各營等候接塞主四旦起來丑小姐居來哉四旦桂童你知七爺醒了否丑小男
 剛剛聽見過醒个哉懶得開口咳因之哉四旦如此你且同到正殿丑是唱千金欲看親兄急不坐金椅
 將號令揚四旦白吩咐孟天飛隨行人等不必進來請安程途辛苦各歸營寨養神是桂童去吩咐厨身備
 酒傳令合山共飲慶賞丑曉得哉四旦唱寶金正欲回身轉只見闖進英雄氣概昂仇白末將有罪在身一
 則請安二則求恕四旦阿仇帶你在尼庵拉取擾亂情規違我號令吩咐擲去斬訖眾噴仇阿訥主帥暫求
 寬恕念小將無知初犯思恕一次感激涕淚表唱賽金正欲開言訖眾將同求女大王眾白啟寨主唱雖
 只無知該斬首念他是首功特建賞該當功將折罪饒他死我等咸叩賽主光四旦白既有眾將求情

饒你一死後若再犯決不輕恕仇白是謝寨主不斬之恩四旦白且自回營安息仇白多謝主帥唱仇學退
 出心安故白金鎗斫好趙頭陀的傷處唱小姐回身進內房四旦白嫂嫂作旦白阿約姑娘思嫂方才匹
 馬迎接見七爺瘦怯只得先送上山安息失於迎接殊為抱仄四旦安頓七爺是最驟的迎候之事何必介
 意唱姑嫂正當言善罵聞聲公子下牙牀踉跟走走房櫳外一聲呼喚淚汪汪小生阿賢妹四旦阿
 吓七哥身體狼狽尚賴安眠尚有喘喘儘可緩緩細講小生賢妹吓我昏迷才醒知得活賢妻細細說
 端詳娘子既叨護力又救飛龍李氏娘寄跡山林皆骨肉救兄更賴計謀良急於相見賢能妹
 不敢安眠且免強賢妹之恩報不盡請陞上位愛愚兄一拜正相當四旦白暖七哥說什麼話來奴與
 你乃同胞骨肉生死相同何容客套况今身體困乏正宜靜養唱挽住七哥無客氣飛龍有話訴紅妝貼
 小姐我等日前夫婦團圓日後功名成就皆賴小姐一救之恩如何不拜作旦三妹之言是也我們大家拜
 謝唱寶金是奴手難扶兩位拜四旦阿約約真真正正折殺小妹妹了唱連忙還禮肅衣裳白如此小妹妹一拜
 拜賀再生之慶唱拜罷一番同立起了頭抱過小兒郎貼白過來看看看父親小生噴這就是新養的貼正
 是唱雲卿撫頂心欣動白兒阿為父的今生唱不把仇來相報復哭介這一點骨血也是報仇雪恨的根苗
 四旦白七哥且免愁煩尚宜養息唱須臾筵席來排出三人是各敬千金酒一觴席間訴不盡分離話白
 也不必細說了唱往來惟有桂童忙丑白七爺死裡逃生難得个吃介一杯小生阿桂童你的忠心我已盡
 知當有後報丑哈个報吓只要求七爺勿跳末就是哉四旦桂童丑小姐那說四旦外面貴宴可曾排好丑
 白多拉架吃哉四旦白如此你去傳令說山上刻斬官府必不干休諒有一番干戈之事叫他們格外當心
 以備拒敵丑白曉得哉唱桂童外出心中樂自言自語自相商白哈哈快活開心開心快活且去傳好
 仔令走去搭瓶兒妹子兩家頭談話話哈哈直脚快活殺哉唱刻斬唐家今暫擱下回襄陽園訴話情長



卷之
閨詐

閨詐

茶坊

唐詩唱句

性如烈火猛桓侯 結義桃園意氣投 開濟勦滅黃巾黨 安喜會經鞭督郵 虎牢關關誰能破 殺
得斷髮穿冠呂布羞 威風壓倒眾諸侯 兄弟散後難相見 只為兵微將基臨徐州 一個兇惡不降
曹先明誓 單刀圍困土山頭 一個兇惡過湖北依表紹 一個兇惡城中兵馬錢糧 一收 古城相
會明心跡 釋疑心幸斬蔡陽頭

第五十五回 閨詐

付引有田有地有妻房 轟黨 無慮無憂無事忙 灑浪 愛花愛酒愛紅粧 歡暢 厭言厭語厭妻
房 狀惡狀 學生王文字稱廷貴自從去年把良心一味謀殺子南妻搭大阿嫂情加百倍日裡同坐
同行夜來同枕同衾嬌媚常伴婢侍婢點綴輪流不及兩年削盡週身肉氣今朝做子病相如哉唱
咳前日區區照鏡台 誰道蓮花貌已衰 豈但双眸神不足 今非昔日舊形骸 白想子舊年六月裡極
搭大阿嫂兩家頭 唱身坐蘭湯方試浴 兩人水面比身材 阿嫂是好像春意描成肥玉體 學生是好比泥
胎捨就小嬰孩 白今年比得起來大些些遠哉伊像 唱彷彿海棠看雨枝 還嫌吾像 是依稀瘦瘦梅花在
雪裡埋 白承阿嫂見愛見學生容顏憔悴日朝等入參拉我吃羅里曉得唱參冬反助三焦火 哈啲啲內濃
痰帶血來 白阿嫂常常叫我見量介點搭吾說道 唱你一人難敵多多將 但我羅里肯掛免戰牌 白勿但阿
嫂愛惜學生就是阿姐亞侍學生亦十分情緒清早起來未唱半盞參湯春姐送白未飯之前是玉蘭姐唱
燕窩蒸鴨已安排 白到子午分辰光見學生倦迷迷起來未個個惠蘭姐唱空拳双手來搥背 白上頭敲
到下底敲到上頭蘭花子个指頭唱捏捏敲敲真快活 白點心長光越發越殺哉 唱一碗芙蓉湯兒前
面煮 兩個銀匙送上來 白吾與大娘兩個伊一唱又一唱 唱來吃脫子到子夜來末又是炒熟杏仁退

殺胡桃唱松花皮蛋金華腿 陳酒清香杯內節 臨睡之時棋一局 白阿嫂說吾怕鬼个了 唱銀燈金夜
點粧台 白咳是个能个要好是个能个情緒羅里一刻撒得下介就是死末也要一羣去个哉 咳羅里曉得
昨夜頭岳爺到舍下來祝壽學生備子酒席搭俚煖壽故片字天偏偏落起雨來哉 所以失約子阿嫂勿曾
過去今朝是正月五里夫妻兩家頭拜了个壽一个脫身之法 吾子出來哉 唱那王文一路沉冷一路走
粉牆底下步輕移 白勿知羅个阿姐拉來 唱浪子留心斜眼看 隔牆另叙一語叙 則引幾度拋磚 驚
動枝上杜鵑 幾回盼望 牆上情人不見 白小婢春蘭奉娘娘之命來到園中候王相公過牆 怎奈娘
繡樓上立簷窻 王相公長久不來待我取塊小磚兒拋將過去 唱那春蘭高擡玉臂拋將去 落葉磚兒
响台石 付白咳學生唱到到牆邊方數步 吾看小磚一塊在亭塔因此上山坡石面不生苔 等我來仍踏桂
枝為接脚 白為啥落今年頭唱落葉空留花不開 阿唱來自言自語扒身上 隔牆梯子早安排 一个兒脚
踏梯梯朝上望 手揀衣襟笑盈盈 付白阿唱唱阿姐害你等殺哉 唱一个兒指別銀牙昂着首 柳腰風
擺過牆來貼白玉相公看仔細 付白勿番淘个阿阻走過來點等學生巴一巴手唱一个是手搭香肩輕一
跳一个是蛟軀連旺赫多才付白唱唱阿姐為啥拉一个頭暈眼花眼暗前七个八个唱金色蒼蠅飛不住
旺旺能一聲鐘响耳邊來 白阿姐个是啥个意思介 點王相公吓這是虛火上炎須寡慾 白勸王相公暫停
白阿阿暫停哈介 點唱唱暫停雲雨赴陽台 付白阿姐說差哉 唱你可知以毒能攻毒 白啐啐啐看飛虫
尾妃接尾妃个啥呢 點王相公這是蛟兒常戀在花階他二人你言我語穿花徑 另叙那癡心女子等郎來
小旦引檉外海棠 菱花入影 試問誰奴嫩 虛度光陰 只恐他年笑老人 白奴家劉氏先夫南妻於
去歲端陽自投羅網而死 奴家情關結髮每逢七期之辰羽士看經若遇週忘生辰僧人追薦大凡人家家夫
妻不過如此而已 可笑你的陰魂不念青春少婦夜宿孤眠 留戀紅樓樓於花柳 汝尋風月奴豈無心即是

鴛鴦酒三杯原為二娘而設端陽一席命該李氏桃僵何意一到晚間東聲西响不能安靜所以奴家心寒志
 忘欲思擇日將棺埋埋嗟死冤家將來可無介帶那活冤家一去不來不知是何意思好叫奴噫情脉脉
 意牽牽倚欄欄杆眼望酸未識若家何處處綠衣弄去道君言白叔叔吓奴和你唱所隔一牆如萬
 里睽違兩日勝期年白春蘭吓春蘭唱來與不來須有信早難道一朝呆立在牆邊慢言劉氏想思切
 仍說那二人早已到樓前貼白吓王相公請上樓去付白吹來哉那春蘭是弓鞋退步扶梯上王文是把做
 扇輕搖裙幅邊貼白惹感得際唱微微露出紅綾褲付白唱唱唱有趣奈唱兩種水菓正新鮮貼白王相公
 又來說鬼話了啥个水菓介付白諾諾學生摸摸个隻小腿末唱明明白藕光且潔白捻捻个隻小脚唱好
 紅綾灣又尖貼白呀此刻里是唱萬種輕狂由他試風流婢一腔淫慾惹情牽兩人笑語將樓上王相公
 來吓手攜浪子會嫖娟貼白娘娘王相公來哉付白阿嫂學生拉里唱此刻里娘娘秋波不向蕭郎盼背
 對情人無一言那王文偏要挨肩走娘娘是復轉身向外邊一个是玉手推郎橫眼看一个是手怕香肩
 頭亂顛不兒笑容輕着芙蓉面一个兒粉頸低頭假怒顏一个立時一個坐扶山機上轉團圓付白阿
 吓阿嫂勿要冰冷子个副面孔小且啐惹厭付白惹厭末學生就奔子去阿是勿番淘个唱一个是假裝出
 步朝外走一个是急着忙將使女傳小且吓春蘭貼白娘娘做啥个你且你去對王相公說我是與他取笑何
 必認真快快請他轉來貼白娘娘小婢是今朝唱好比三顧草廬請孔明那知你一時散吹八千兵若叫
 婢去仍相請無非是看這王生面上冰要請差個他去小婢是從今斷絕後園行小且吓吓好春蘭好
 了頭你是我的心腹人吓快些去倘是王相公過了牆去就不能向來了唱春蘭姐應聲輕行來有意
 慢吞吞出房做作高聲喚貼白王相公回來王大爺請轉唱那扶梯下笑倒一王文付白學生去也去哉
 重新叫我做啥貼白小婢奉娘娘之命請王相公轉去娘娘說唱方才假意求戲謹了故君家能認真

命婢做戲天罵至娘娘是定在君前謝負荆付白阿嫂煩你轉去對娘娘說學生出子故兩扇門元也每進
 來个哉唱一朝斷絕于朝路白是我王相公是有病之人吓唱不知今日人來明日人貼白吓王相公真个
 不來了麼付白嗔水遠勿來个哉唱他一人房門外面來搗鬼畫是那風吹吁落斷腸聲娘娘聽便拍
 身急行幾步出房門驚聲連喚王家叔吓王家叔何意今朝能認真付白阿嫂要真就真真就假
 哉吓小且既是假的快些進來呢付若不進來那个小且若不進來吓春蘭把只法兒試與他看呢貼白來
 哉唱那春蘭猶猶衣袖身行過玉指尖尖搭耳根付白阿嫂壞壞好重手搥倍搥脫子學生做仙人哉貼
 白什麼仙人不仙人付白壞壞舊地輕个點唱春蘭扯住王丈耳貼還不進去那廷貴臉臉雙眉往內行
 付白什麼學生方才倒子運哉吓王相公今日還是從寬發落以後定然加倍付白阻姐勿番淘个長匡
 死未撞住哉小且吓叔叔不要挾他我要問你昨朝一別何意此刻才來付白阿嫂是聰明人吓猜个一猜
 看小且難道要我猜麼付正是小且吓叔叔若莫不是立秋前後多佳景載酒送觀桐桐葉觀白阿是故个
 意思付白阿嫂學生羅里有个樣心境小且吓那間猜着了唱莫不是時常談及紅樓女散步平康訪故
 交付白咳自從有子阿嫂未故宗場化久已拋撇个哉猜里做啥小且只到猜不着了付白猜不着末等學
 生說子罷小且叔叔請教付白阿嫂吓只為昨夜頭岳爺到舍下來唱備祝七旬古稀壽旦白怎樣款待令
 岳付白無啥吃無非是唱杜辦粗疎十二有白學生勿曾吃酒个長光心內快活得歡唱只見窗前映日移
 花影白羅里曉得停歇歇不好了唱遙聞庭外芭蕉着雨敲白所以失約子阿嫂哉且白這也怪你不得阿
 叔叔昨夜諒來不在書房中睡的了付白是阿嫂岳爺只為唱昨宵安歇在書齋內貼白王相公昨晚定然
 與你家娘同睡的了付白阿姐吓唱同睡鴛鴦頸不交貼付王相公我到不信你家娘娘好一似唱偏舟
 久潤蓬朝水那怕你船家不肯搖付白阿姐說差哉這叫做牆作主家水吓唱雖則湖來船擺動怎

評

九

奈船家不起窩我願為此地招舟子 雨大風狂出力搖 吓呼主婢聞言掩口笑 那夏蘭搬進美佳肴 樓頭同飲交歡酒 談心暢叙樂逍遙 添杯弄盞情如蜜 直飲到盡樓月影投青霄 醉後難禁淫慾態 恩情好比漆投膠 香肩並坐相相榻 四目斜凝慾火燒 玉人是手捧妓容親口嘴 揜襟摸乳已魂消 素娥是盈盈玉臂勾郎頸 便把閨門反叩牢 了環知趣忙行出 即在相妃樓抱牢他二人 双双卸脫 夜裙褲 此刻里萬種形容難以描 一個白 一個四 一個兒淺逗 一個兒高挑 一個兒燕開剪 一個兒鳥登巢 一個是直猴看劍 一個是鐵馬奔槽 一個是巖穴生擒豹 一個兒平原好射貂 一個是小舟從從驚點 一個是老僧慣把門敲 一個是紅菱泛起隨波浪 一個是紅根單提試勇驍 一個是抱郎腰十指輕輕搭 一個是勾粉頭雙眸細細瞧 一個是非夫賽夫輕喚鶯鶯轉 一個是非妻勝妻低呼亂音嘈 一個是無牙虎嚼殘如意軍三寸 一個是困洞蛟回跳想思絲一條 一度歡娛雲雨散 喚了環取水把浴來潮 双双洗澡顛狂態 活活春宮不待描 說不盡風流恩愛事 重歸羅帳叙鸞交 私情自此藍橋斷 傾刻間毛龍察訪忽來了

第五十六回 茶訪

正生引辭金闕 別玉塔 回首三台 御香猶在 感天心仁愛 恩命作欽差 詩曰 策可安邦定國 才堪緯地經天 龍蛟筆掃軍三千 赴過瓊林御宴 高中狀元及第 欽差湖廣巡守代天 上方寶劍是龍泉 不近人情鐵面白 下官姓毛名龍表字天海別號雲從乃瓊州房山人也 椿庭位列三台 營壘詰封一品 年俱五旬 惟有下官一子夫人李氏同同三九容雖俊雅 休壽桃李之枝 性本幽閒 可寄蘋蘩之托 有毛子佩尚在襁褓 只不在話下 官去年三月游藝維揚 路遇襄陽才大兄 荆州唐三弟 在覽翠園中 退席少 遂成刎頸之交 兄弟三人 結就桃園之義 離園信步 見張德龍之子 張保仗倚兒千歲之威

帶領幾名家將 安然到蘭花院 縱橫放肆 眼底無人 強搶院中女子 其時吾等坐視不平 就將只斷打得落花流水 而去後 經編媽知恩相邀到院 所為三千雲雨日笑勝巫山 二六時中 雖談今論古 叙首月餘 不想張保認得雲卿三弟 回京哭訴 父前張德龍這廝 與唐年伯因借袍不遂 向有舊隙 後因聖上回駕 誰知那賊冒著雲卿之名 扯起三邊旗號 及山籠駕被那張賊誣奏 唐氏父兄 謀叛豈知聖上聽信謠言 竟將唐氏父子一門 誅戮 惟駙馬雲駿 監軍總兵雲豹 邊關自刎 雲卿三弟 又聞山陽法場 劫去目今 遍地捉拿 未知隱避何方 下官今科僥倖得中狀元 游街之後 就與父親商議 欲思上本 除奸肅靜 朝綱 得與唐氏報仇 可救雲卿三弟 但恨豺狼當道 奸佞專權 猶恐打虎不傷 反遭其害 所以伏兵 隱將別作良圖 幸蒙聖恩 欽差湖廣襄陽等處 伐天巡狩 賜金印一顆 誥命二道 上方寶劍一口 不論王親國戚 文武官弁 軍民人等在犯者 先斬後奏 因而拜辭 父母 別過 同僚 一路出京 正是 行如山岳 動出沒鬼神 驚好不感 嚴人也 下官是 唱風虎雨龍 職代天 綠袍香染御爐烟 三千禮樂誰為首 五百英雄惟我先 學問數年成紫電 文章一日中青錢 蘭花桂殿傳消息 始信常娥愛少年 白下官巡察荆襄 不免走到大哥府上 或者可知 三弟下落 有何不可 正是 雲隱鸞鷲飛始見 柳藏鸚鵡語方知 長班下有正來 此什麼地方 了眾啟老爺 已是襄陽地界 離城尚有二十餘里 正白 如此吩咐 水手官船停泊 一應祈號 金牌盡行收下 毋許鳴金 驚動地方 待大老爺私察民情 不得聲張 漏洩 如違不貸 眾 驚動地方 待本部入城 巡訪民情 消息不可走漏 風聲如達 重處 眾是了 水手們聽令 大老爺吩咐 將官船 就此停泊 一應旗號 金牌盡行收下 不許鳴金 驚動地方 待大老爺私察民情 不得聲張 漏洩 如違不貸 眾 頃啟大老爺 就此過船 正生 取便服 過來小船 伺候 眾是請大老爺更衣 唱更衣 扮秀才 心中暗地 帶疑猜 不得知 大哥曾在家中 石兄 吓只怕你想不着 毛龍 今日來白 就此過船 眾請大老爺過船 打扶手 眾是了 正生 喚不必喧嘩 唱 欽差踏跳將船過 水手忙將索解開 一棹烟霞飛出岫 船頭但見浪翻

來白吓妙吓想下官杏園春晏花柳成陰而今一盼覺得好快活也唱你看西風颯颯雁南飛 金井梧桐
 落葉稀 一片秋涼環玉宇 萬家重燼舊寒衣 秋蟬有限聲歌細 魚笛無腔信口吹 紅葉林中聲
 噪鶴 黃花天降白雲迷 長空雪浪凝霄漢 縹緲風帆透紫微 一葉扁舟臨漢水 正是等閒飛過楚
 江秋 雜啟大老爺船到襄陽馬頭了正生就此停船離吩咐挽船打扶手眾吓正生本部院上岸私行不用
 使隨你等好好船中伺候眾是唱那毛龍離船上岸住長街象馬來馬來只見報馬嘶風劈面來白你道他
 做什麼的唱為接代天新按院 襄陽文武辦公差 九流三教人烟集 萬戶千家舖面開 任君讀盡
 麻衣相 誰識私行新按台白來此已是城門你看那邊有張曉諭待我看來諭云襄陽府理刑廳堂為出
 示嚴禁以靖地方事照得襄郡各縣民風刁滑訟師惡棍遍地皆生愚民稍有口角便即咬弄使兩造相爭
 風波頓起捏造呈詞於中取利邀致累及小民破家蕩產情殊可惡除本廳密爾訪拿外再行示諭為此仰
 閣屬諸邑人等知悉爾等各宜洗心滌慮改惡為善安分守己如再迷而不返仍蹈前轍一經察出立拿重
 處決不寬貸本廳言出法隨切勿違違特示白吓下官未出京時已聞童某為官清正看此曉諭名不虛傳
 不免進城去罷唱忙移步 進城墻 城外城中各異常 久聞襄陽魚米地 果然風景勝他鄉 紅樓
 翠館笙歌沸 柳陌花街蘭麝香下官曾讀當年三國志 漢朝劉表鎮襄陽 一統江山歸晉主 紛紛
 五代統歸唐 梁唐晉漢周傳宋 南渡高宗在浙江 興元滅宋乾坤換 天降真龍洪武王 開國於
 今傳幾代 顧當今聖壽萬代永無疆白且住一路行來不知大哥府在何處唱曾記當年兄長話叫什
 麼紫石街前學士坊白但不知紫石街往那裏去的唱欲行又住抬頭看你看那邊有一座小茶坊白不免
 進去買杯茶吃借問一聲有何不可丑引風流茶博士 瀟洒酒家仙白相公裏面請坐阿是吃茶介正生有
 茶掣一杯來丑咏來哉點計掣杯好茶來唱只見一間店面鋪枱柜 內有庭心小客堂 花塔砌就冰方

塊 如意欄杆立兩旁 秋色參差成畫意 金風颯颯送清香走進裡邊只見高懸小匾春風室 掛對
 分開棕竹鏡上首是庭前客至驚調語下首是檻外風來送花香 中間掛一幅單條畫 時人筆法米元
 章 廣漆桌兒搭漆檯 五香茶果擺中央 走進客堂身坐定 泡來一碗是旗槍丑白相公吃茶正生
 噴阿博士哥丑那說正生城中可有什麼新聞丑新墻城裡無得城外有个正生什麼新聞丑相公還是近
 个呢遠个正生多要請教丑近个就在東門外頭大碼頭西首趙家裡个老太太死落子舊年冬天打礦个
 遠个沒拉菜北門外頭地龍巷南錢家大娘娘殿子今年春里落葬个兩處阿是新坟正生哈哈非也新聞
 者異事也耳中未聞之事謂之新聞非是坟墓之坟也丑吓哈哈真正東瓜纏到茄姆裡去哉要耳朶裡勿
 曾聽見个事務未叫新聞正生正是丑噴有朵今朝童老爺審一件音事想來是新聞哉正生什麼案件丑
 和尚搭妮姑告狀和尚告妮姑扯爛子頭髮妮姑告和尚踢碎子陽囊童老爺審得好極正生怎樣審法丑
 說和尚本無頭髮妮姑豈有陽囊何須生事到公堂畢竟訟師謀妄和尚返歸還俗妮姑趕出從良訟師立
 斃在公堂不許凡人誑狀相公个个阿是新聞正生休得取笑還要問你這里有紫石街學士坊在那里丑
 拉菜三條街浪正生從那里去的丑格里落北二三百步過子四仙橋朝東便是相公問俚做啥正生要訪
 一个朋友丑吓要一个朋友正生正是丑叫啥名字正生叫刁南晏丑阿是刁半天正生正是丑哈哈是
 新聞哉正生什麼新聞緣何好笑丑唱相公吓我笑你口中三寸舌好似晉人口氣會談風 要訪南晏刁
 朝奉 如非身入冥冥中正生呀如此說來敢是亡過了麼丑死落子長遠哉正生阿吓丑吓完哉完哉一
 隻茶碗打子七八塊哉正生阿是七八塊丑就是七八塊也勿好个哉等我再去再泡一碗來唱欽差驛得
 頓煞呆 手內茶杯跌下來 面容失色如泥塑 手指輕將眼淚揩 暖大哥吓我看你是凌雲氣概非凡
 品那曉得英雄已上望鄉台又看你神清氣爽與非無壽豈知乃年方三九返蓬萊 豈不是關羅帳點勾魂票

早難道鬼卒行差取魄牌 三弟台凶還未卜那知大哥今日已長哉 生離死別今無望 兄弟情緣如此乖 廣陵盟誓今何在 為弟徒然作按台 毛龍兩眼紛紛淚 走堂博士送茶來 丑相公茶末換來个哉 正生有勞丑相公方才為啥失驚 正生你所不知的阿博士哥還要問你才半天得何病症身亡的丑相公才南婁个病勿好說个 正生為何呢 丑因為勿出客个病了 正生病有什麼勿出客 丑相公啱我前日子聽得两个讀書人說啥叫中媾之言不可道也 正生唱呀我聽其言 好難猜 云何說話不分開說什麼中媾之言不可道只一句驚人肺腑刺人懷 其中必有緣何故 諒情卜士亮胸懷 白吓卜士哥只里無人在此不妨說與我知道 丑相公要我說就對唔說子未哉但不可揚人之惡 正生只个自然丑相公若說刁朝奉是唱去歲春間撒故鄉 為尋風月到維揚 樂以忘家撇擱久 家中冷落了大娘娘白相公他在外邊作樂羅里曉得大娘娘屋裡冷靜哉 唱他是春色惱人眠不得 怎當得月移花影上窗紗 白个計老天又介勿好 正生為何埋怨起天來 唱東風不會吹愁去 春日偏能惹恨長 白他就就正生他就什麼丑吓罷哉我勿去管里好 丑扯開子車袋底一倒哉 唱他就結識私情 王廷貴 牽頭帶馬四梅香 正生那里四个梅香 丑就是大娘娘房內四个了頭也 正生叫甚名字 丑等我想起來 咏來里哉 一个叫阿姐一个叫使女 一个叫了頭 一个叫梅香 正生哈哈這是梅香的通稱也 丑相公我也勿在深閨內院阿姐名字字叫我羅里曉得 正生是阿王廷貴是何等樣人 丑个个入娘賊是牢內養男 正生什麼為之牢內養男 丑就是監生吓 正生他住在那里 丑就拉開壁个个賊精 趁个唱偷香竊玉為魁首 白面章寶在縲繳 唱真正蓮花是六郎 大娘是 雖然得逐風流願 尚恐私情不久長 因而設計將夫害 叫情郎即去買砒霜 正過瑞陽下一日 該死南婁返故鄉 大娘娘學了金蓮潘氏女 那王婆就是四梅香 好一个疎財仗義刁朝奉 却做了七孔流血武大郎 正白竟有這等事 原唱原來兄長忍過蕭牆禍 却就淫婦奸夫起不良

白博士哥以後便怎樣 丑白相公目下呵 唱約死南婁心愈大 白那王丈搭大娘娘是唱 竟如夫婦在蘭房 正生難道他家没有人的麼 丑人是多得勢才是無行用个 唱穢穢孩兒才龍虎 還有西房王氏二娘娘 正生孩兒是那个生的 丑是二娘娘養个 正生二娘娘人若何 丑二娘娘是有啥說好麼 唱踏遍天涯無覓處 為人良善又端方 四德三從明大義 松筠節操耐冰霜 正生目今總管是誰 丑唱總管蒼頭王老六 正生有多少年紀了 丑一大把哉 唱花甲有零兩鬢蒼 正生这个老頭兒不去代主伸冤却是為何 丑動也勿動得 正生為何什麼 丑只因劉氏父兄官顯爵 乳羊怎好敵豺狼 若然此事聲揚起 正叫做逆風點火自遭殃 正生如此說來難道没有王法的麼 丑有啥个王法 真正叫天高皇帝遠 哉唱朝廷管不得許多事 常見烏雲遮太陽 正生他家的親鄰便怎麼樣 丑皆因個城隍老爺子脫頭伴未故 星別人才是 江西人釘碗自願不周 羅里肯做出頭椽吓 這叫做唱各人自掃門前雪 莫管他家瓦上霜 雜茶博士端茶來來哉 來哉相公得罪哉 要去做生意哉 正生且去罷 唱欵差是一番言語多明白 心中暗暗細推詳 白且住想當日與大哥結義之時 兄弟三人誓同患難 今三弟被劫未知消息 大哥意遭淫婦奸夫之手 一旦死於非命 傷心慘目 一至於此 幸得下官案臨斯土 不免再往紫石街前訪問 端的先與大哥雪恥 再尋三弟便了 唱正是虎豺豹狼猶未滅 奸夫淫婦又橫行 白吓博士哥 茶錢在此 我自去了 丑相公慢請 唱疾忙移步往街坊 幸遇新秋日 正長過橋落北朝東走 早來到紫石街前學士坊 白來此已是學士街 你看許多門戶在此 但不知那一所是大哥府上 唱見一个關門閉棧大欵式 樓台倒影鎖斜陽 抱球獅子分左右 朽木棋杆對照牆 牆門高釘粗麻布 覺得慘慘陰風透骨涼 白想必此間是哥哥府上了 你看牆門緊閉 寂寂無人 怎生進去 吓有了不免備下吊禮 吊奠為名 探其動靜 有何不可 鑽十字 毛天海 退下來忙尋店面 見一个 悅來齋 南貨招牌 進店堂 買下了 香燭紙定 磨香墨 執小毫

吊禮闈明 心中想 俺姓名 誰人不曉 休切莫 露風聲 識破欽差 名更姓 號改名 誰人
明曉 帖兒上 龍天海 莫使疑猜 寫就了店主人 呼童相送 上長街 忙移步 再往東來
早又是 學士坊 刁家門第 進門房 遞素柬 賓主徘徊 管門的 接帖兒 忙去通報 老王
六 少停歇 迎接欽差 先唱茶坊書一集 作吊停提接續言

唐詩唱句

香山居士雪盈頭 尚在溫柔鄉裡遊 聲色年年娛晚歲 有小蠻素素兩奴柔 一個櫻桃口 一個
腰如柳 婷婷最易門風流 妙不過千般歌舞千般態 一種嬌癡一種羞 碧玉芳年春正好 常言
女大不中留 學與廣宮釋放宮人例 遣歸家自去擇鸞鴦 免教團扇泣深秋 蠻姑粧檢深深謝
說道此德此恩報不休

第五十七回 作吊

未引蛇劍蜂針猶未毒 世間惟有人心曲 可憐先主命無辜 抱屈含冤還帶辱 白老奴王六身倚刁
門先主南婁只因去年游玩歸家可憐被大娘謀害身亡苦只苦小主年輕二娘畏懼老奴力薄冤仇未報
咳先主吓先主 唱憐惜你蕭牆禍起中奸謀 可惜你年少英雄反玉樓 可惜你一片紙錢身不帶 可惜你家
財百萬付東流 恨只恨發天淫婦心如仇 毒死親夫將漢子偷 今日是青草池塘三尺土 千年埋骨不
埋羞 白喉王廷貴只狗賊吓我主待你無差錯 不應該詭計將他性命謀 先主人吓老奴屢欲將冤雪苦
只苦下等之人出不頭 因此上只得把冤山仇海舍方寸待小主成人報父仇 咳記得去年五月東君棄不
覺的存再臨光又一秋 今日里老奴帶淚靈前哭 先主吓你地府冤愁何日休 蒼頭獨自心中恨 吊奠
行盤在外頭 付引纒灣曲曲灣灣白開 儘是說門浪可有人拉屎 丑倍是羅個付俺福阿哥 丑原來是
小喜拿事務付福阿哥有副吊禮拉里有个龍相公拉屎要吊孝相煩通報一聲 丑曉得哉龍相公請寬坐
一坐裡面王阿爹外頭有啥一位龍相公拉屎吊孝未那里龍相公丑王阿爹有个名帖拉里未那來我看
帖書云盟弟龍天海頓首拜 吓是那个龍天海丑王阿爹是一個野聲氣標緻面孔未如此遠來的所以今
日方到快開正門待我出去迎接 丑个末就出來 表白那王六走到外邊說道只位就是龍相公麼 正生老

人麻小生正是求老奴不知相公光降有失迎多有罪正生好說末相公請唱曲背灣腰老總管殷
勤迎接少年郎表白毛龍跟了王龍步進大門但見門匾高懸學士第東洋白紙畫門神水磨板攪東
西列過了牆門進二門絕大庭心能款式綠石鋪成門錦紋又見空塔短草留青色高樹猿啼發
苦音俯仰傷心人不見未知何處吊冤魂行來已到茶廳上蒼頭侍禮陪殷勤白龍相公請坐正
生老人家也坐了末老奴怎敢請問相公仙鄉何處正生小生琢州人氏末頃琢州正生便是唱王六此時
心暗想曾經先主有言云歸家本欲京都去維揚結義姓毛人末白相公貴處有一位毛龍大爺相
公可認得否正生老人家何以問及末因前年先主回家向老奴說及維揚結義一位毛大爺正生這毛龍
與小生一榜同年末吓原來相公與毛大爺同年高發的但老奴素昧平生未知相公大號正生賤字雲從
末久慕威名正生老人家我與你家大爺也在維揚叙首曾有八拜之交想誰你主人去世已久所以聊備
冥資靈前一拜以表寸心末原來如此多謝相公但先主開靈已久決不敢當正生老人家不用客氣千里
而來惟有一拜以盡桃園之義末如此相公請寬坐待老奴去通報便了正生不消驚動末好說兄弟們丑
阿爹那說末外邊有一位龍相公在此作吊我夫通報娘知道你去靈前打掃打掃送茶出去丑曉得哉
曾阿哥那哈三個月無人作吊阿死子年把哉還要吊哈孝吓丑兄弟這叫吊生勿吊死吓咳勿差介但
是龍相公生疎得極耳原裡勿曾聞過个吓這叫做陌生人吊孝死人肚裡明白勿差个介末我去尋靈前
打掃打掃倍送茶出去末是哉唱此刻欽差殿坐在茶廳王六蒼頭進內庭行來已到儀門首傳事
惟將雲板鳴表白那曉南妻去世以後劉氏與王文日夜往來知夫若婦惟恐家人婦見撞見不當穩便故
將儀門緊鎖東邊貼一張條規上寫着一應家人婦女非命傳喚不許擅入西首掛一塊雲板若有正事將
雲板敲動理邊了疑傳話唱慢言王六敲雲板且說那奸夫淫婦話多情小旦唱叔吓你昨夜不來何處

去言得奴守到杜鵑枝上月三更莫不是邱園有李彼留住 楚館牽傳別有情付白阿嫂說啥話昨夜頭
 陽春班拉翠廟內權做戲學生高興奪去看子兩齣居來夜深我所以失約阿嫂小旦吓原來如此叔叔看
 个什麼戲支付白阿嫂吓唱目下新行義使記 金蓮潘氏貌傾城 挑簾挑動西門慶 王老媽說合兩
 邊成 武大祝好真好看個個服毒未想必與南婁彷彿形看到殺嫂顯魂心驚怕學生是小鹿心頭撞不
 停小旦叔叔吓他自他來你自你 何須看急胆心驚白你豈不聞男子家唱從來色胆如天大可曉得軍
 中盜嫂漢陳平但是係貴恙未痊看什麼戲叔叔吓你還該保重莫開行付多謝阿嫂學生領教末哉王
 相公用茶付春蘭阿姐放茶貼娘茶在此小旦放下叔叔吓我昨夜三更得一夢付阿記得啥夢小旦
 夢之中尚在心 與君同在花院內見一條烏龍環繞牡丹亭 瓜中蟬一青鋒劍 對着奴奴怒眼睜
 奴家駭得飛魂魄 一跳心驚天未明白奴家不知此兆是凶是吉付呀烏龍環繞牡丹亭上烏者
 是黑也北方壬癸水个條烏龍是北方來的凶多吉少然而夢者勝也阿嫂吓做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唱
 豈不聞夢短夢長皆是夢 情多情少總關情白个是阿嫂想得情切所致不妨事的小旦叔叔吓唱你可
 記得小書書一句付羅里一句小旦卿須憐我我憐卿付哈哈自然唱那兩人正在談心曲 忽聽堂樓雲
 板鳴小旦吓什麼响丑娘娘勿知羅里拉架敲雲板吓且夏蘭你去看来丑吹哉唱了環奉命下高樓 轉
 過庭心往外頭未白 姐姐們有麼是羅个來哉未可是夏蘭姐麼丑正是王阿爺有哈事務末外邊有一
 位龍相公在此弟孝請娘娘出去丑娘娘無工夫拉里未有甚事情丑王末王那什麼丑王阿爺子那末哈
 哈我在只里一回了快去通報娘娘丑吹介末讓我去說說看未咳一个家主死了就弄得只个模樣不免
 再去通報二娘便了唱慢云王六西樓去 夏蘭面復上高樓白娘娘王六說外面有一个啥叫龍相公拉
 單要弟孝請娘娘出去小旦嗟惹得陰閉靈已久還要弟什麼孝吓夏蘭對王六說回他去罷付哈哈

別樣事務呢好回个惟有弟孝阿嫂勿好回个就叫弟生勿死吓勿是至親定是好友阿嫂要去个小旦
 奴去叔叔請寬坐我去就来付且住那哈滿身豔服着了出去未免旁人議論小旦阿約叔叔在此使我神
 魂顛倒玉蘭取素服過來丑曉得哉吾重娘娘又要看故星勿吉利个衣裳哉唱娘對鏡照容顏 洗下
 胭脂花粉香白布包頭白布衫 此刻渾身多是白好似三醉純陽白牡丹丑娘娘个條褲子勿必換哉
 唱正叫做一點紅心留夜月 紅鸞暗渡玉門關付阿嫂有所說个叫若要俏須帶三分孝那開越發好哉
 小旦怎見得呢付唔好一似碧玉樓中雪美人 廣寒宮裡素娥形 柳腰輕擺西湖浪 蓮步輕移南海
 尊 綽約能驚崔武子 風流可比卓文君 渾如一幅丹青畫 粉筆描成觀世音且停休得取笑玉蘭
 惠蘭陪相公在此春蘭夏蘭隨我來丑娘娘看仔細唱出蘭房 下翠樓 小蠻腰擺步風流 踢碎錦屏
 飛玉燕 踏踐錦浪戲沙鷗 行來已到庭心內但聽得 王文樓上笑聲悠娘娘是回頭轉過秋波望相只
 見三人身靠在樓頭 惠玉二蘭分左右 王六拉菜中間 兩邊樓抱兩頭付阿嫂且叔叔怎麼付學生上
 頭望下來覺得益加標緻哉且叔叔休得取笑唱鳳目一睜身出外 二蘭隨後過堂樓 行來已至儀門
 首 鑰匙忙將簧亂投白為啥開勿開鎖等絳絳娘娘外頭來等我來反鎖子拉且夏蘭喚王六進來丑吹
 王阿爹那里什麼龍相公在此弟孝未這位龍相公乃瓊州人氏與我家大爺有八拜之交所以特來一年
 且可曾通報二娘否末二娘在孝堂中久候了且如此了環隨我來丑來了且唱熱處不堪挑冷句行來已
 到大廳中 步退孝堂觀目視只見二娘淚盈盈手抱小孩童小旦二娘在此了麼正且正是大娘萬福小
 旦二娘多禮方才王六進來說有什麼龍相公在此作吊厝正且這龍相公已在外好一回了小旦如此了
 頭吩咐王六請龍相公進來便了且阿王阿爹娘娘說請龍相公進來末哉未曉得兄弟們丑那說未龍相
 公可有來便麼丑沒有的未執盤个呢丑就是水仙橋頭悅來齋裡个阿喜未如此去叫他外邊坐坐將吊

禮得到靈前五曉得我唱老蒼頭作事無遺漏 接進靈寶把奠力封 二娘此刻西邊立 劉氏娘站
 在東 靈寶跪下才龍虎 專候房山龍相公白 王六來到外邊說道龍相公我家主母說閉靈已久尤崇
 相公如此多情正生好說末相公請 進茶廳 中堂穿過大廳前 但聽哭聲分上下 一聲夫主一聲
 天走進內堂只見兩邊點起含悲火 一柱清香帶淚烟 陰風慘慘淒淒狀 冷氣蕭蕭凜凜然 魂
 牌旁帖中央供 綾額哀章上面懸 紙鏡化去飛蝴蝶 血液染成紅杜鵑 王六提壺忙斟酒 欽差
 双膝跪靈前未白龍相公請起吾家先主人決不敢當正生老人家我與你先主人情同手足義氣相投千
 來惟此一拜未多謝相公我先主人吓唱龍相公千里相舉至那曉東君去歲已歸天 靈前敬你三
 杯酒但不知此酒可能到九泉白如此請相公上酒一杯酒暗訴衷傷心慘慟你英魂聽吾剖衷腸可記得
 那去年三月初三日 三人迤邐在維揚 萍踪一遇同肝胆 結義桃園百世芳 只望兄弟相親同白首
 誰道霹靂平空折雁行 唐氏堪憐遭刑戮 又未知雲卿三弟走何方 我今特到襄陽地 豈知哥哥返
 夕陽叫我百千心事憑誰訴 可不傷心欲斷腸 欽差兩眼交流淚 旁邊王六更淒涼 夏蘭對着春
 蘭笑 揭起靈幃把吊客張 天生淫婦豺狼性好一條久煉純鋼硬肚腸 雖然口內將夫哭 眼淚何
 曾有一行小旦哭阿吓大爺吓你耽於酒色撇家中 費盡銀錢量潤充你方才歸里已染病只落得雀兒
 籠糠歡喜空你急病身亡深慘切 渾如雷電打頭烘真乃是夢寐之中想不到我是竭力腸願你大門風
 總然守得孩兒大也須要千萬心血付孩童 二娘聽 恨滿胸暗罵一聲賊人你鬼語連篇沒影踪此
 刻是二娘也要將夫哭 各將心迹訴陰空阿吓大爺吓我痛君家壽何天 太山之體等鴻毛 思你在
 日無差錯 這禍天飛禍問誰招為什麼平空折斷擎天柱我此情不解問陰曹為什麼絲雲不散琉璃脆
 最什麼世間萬物不堅牢 天翻地覆誰人識 鬼哭人號那個曉 愁難訴 恨難消 最苦將一半路

拋 極穢孩兒年少妾 伶仃孤苦冷悄悄 致心險地心難穩 猶恐梨花恨不牢 千斤担 奴難挑我
 的肺腑肝腸蕩九霄吓你九泉若曉家庭事 何妨一顧舊英豪 二娘是帶水拖泥哭出許多怨 劉氏聞
 言心內焦 欽差暗把頭來答 分明借哭代呼號 龍相公再上酒唱 二獻純醪淚已枯 再將心事訴
 哥哥凡吓你是頂天立地奇男子 慷慨英雄大丈夫 咽喉絕了三分氣 今日靈前影無吾與你維
 揚談笑同分手犯不着歸家即日夢南柯凡吓你暗中不要吃了庸醫約今日里含冤負屈在冥途 劉氏
 聞言心驚跳 二娘是高興青天屈死夫 情知八九毛天海 靈前目視老家奴 此刻是劉氏假哭將夫叫
 淚眼如初一點無天吓我怪君家作事差 不應遍地纏烟花 青樓婦女無情物 一曲春風一匹紗
 患難不同同富貴 所以工部題詩絕館娃 你緣何不信陽台夢 今日身亡不顧家 雖則死生大事安
 排定但是中道分離苦殺咱 九回欲見親夫面 恨殺黃泉去路賒 只落得冰心一片悲殘月 血染千
 行聽慕茹 菱花剖破難重合 舉目愁看雁過沙 莊姜焉得桓公立天吓恐猶州呀後破家 正旦唱二
 娘聽 恨滿胸 哭中暗暗帶機鋒 濟危扶困人正直 愛行方便積陰功 大爺吓可憐你才歸片刻辭
 陽世可憐你妻和孩兒不送終 總使你大難臨身該殞命 因何不死在途中 奴奴歸第逢大愛 一時
 不及請郎中若是醫無力 藥無功乃是壽限難逃犯命中 大爺吓你前生磊落奇男子 緣何做鬼不感
 風早難道甘心願赴黃泉路 却不想量幼小童你家大財廣誰人管 掌理全憑王六忠 總管帶碌人
 易老 霜形白髮已朦朧 倘乃子未成人妻身故 巨萬家財盡付風 白句哭訴陰魂曉 為甚魂到九泉
 影無踪 欽差暗會哭中語 無非借此訴冤衷 末龍相公三上酒唱 三奠酒 哭號淘 哥哥剛腸義仗
 表你在生鍊鍊錚錚男子漢 為甚感武英靈一旦消 倘有冤愁夢中來托我管教你的冤愁立刻消 哭到
 之時英魂曉 驀地陰風捲得高 此風非比尋常事 原來是南婁香渺瀛英豪表 此刻陰風慘厲得大娘

心驚胆戰二娘抱了龍虎歸房劉氏魂不附體將羅裙捲起露出紅裙春蘭手快扯住裙角即忙回避王六
窺見其情不敢明言魂牌跌到孝幃之下香燭滅隱雲時紙灰滿室既而風靜王六道相公外廳請坐用坐
正是唱天海也知奸淫洩荷我考問王六云何言 作巾洩淫今唱畢 寫狀情由少停宣

第五十八回 寫狀

小生引千里迢迢 關山疊疊 因為八拜盟誓 今日訪知 冤家敗露 可伸萬丈之冤 白小生毛龍
是也幸蒙聖恩浩蕩點我湖廣代天巡狩欽賜上方寶劍不近人情銜面只為去年維揚得遇襄陽刁大兄
荆州唐七弟在覽翠院萍踪一叙三人結就桃園之義八拜之交近聞張德龍害了唐家合門盡戮惟有七
弟音信全無先至襄陽會了刁兄誰知茶坊訪知刁兄受奸夫淫婦之害將信將疑故備香燭冥錠到靈前
一祭以明分曉豈料陰魂有靈忽起陰風露出淫態茶坊之言不謬也吾想無人出頭將若之何呀有了回
思此事老總管王六身上可以代主伸冤正如毛天海獨坐思念誰知王六已到未白龍相公冷落有了罪
生老人家好說未兄弟們等茶來生不消老人家我有言語問你未龍相公尊諭老奴洗耳恭聽生你主人
得何病症身故細說與我知道未龍相公聽稟唱 吾主三月往維揚直到五月歸家喜氣昂 返家忽然稱
腹痛 登時氣息在樓堂生可曾服藥未雲時氣絕離身故 故而不及請郎中生臨時之時你可曾見過
未龍相公有啥勿看見並無他故生哭老人家你言語不明吾知道了唱 孤孀寡婦終身孝為甚的穿著紅
褲雜花表王六一聽此言心中一想完了也被他看見了只得說道龍相公那有此事大娘娘是渾身孝服
敢是相公看錯了生味老頭兒敢刁唱陰風吹起娘娘服 目觀鮮紅襯紗吾道你志誠老實年高僕誰
知你是虛浮假作不担 亂語胡言騙那個 藏頭露尾語無根白我曉得了奸夫諒必是你引誘的故
而不取說明或者古語有云唱 違人虛說三分話 未可全拋一片心白不妨的老人家唱 你今對吾從頭

講白或者我龍相公帮你唱可雪冤仇萬丈深只叫做有意種花花不活 無心栽柳柳成陰未唱王六忽
聽此二句 暗思說話有來由他遠方已悉家庭變 出言句句應人心 定然不是尋常友 我何妨從頭
至尾說伊聽白龍相公請息怒老奴是唱皆因投鼠須忌器 不是掩耳去盜鈴 况且隔牆旁有耳 窗
外豈無人白只里耳目眾多不是講話之所唱相公欲問根和底 到老奴家內去談論生到也使得你家
在那里未老奴就在牆東首生如此就去來相公請 唱前邊引道王老六 後面隨行毛代巡表望東一箭
多路有一小牆門蒼頭推進牆門說道相公裡面請坐生來了唱步進欵差毛按台 老王隨手便關門表
只見小小庭心深通裡邊走進客堂那王六說道相公請坐待老奴下一个全禮生不消老人家起來未相
公請坐生老人家也坐了未老奴怎敢河二看茶來丑來哉未進去對媽媽說有一位龍相公在此端正便
點丑曉得了生何須老人家費心且將始末根由細說我知道未是龍相公老奴說便說但此事非同小
可相公須要謹慎些生只个自然你且說來未龍相公吓我先去人 唱烟花三月下揚州 為戀章台久
通道吾主母是怨見陌頭楊柳色 那時恨悔夫婿墮青樓 春蘭無賴聞窮究 知情挑動四頭生那里
四个了頭未就是大娘身邊伏侍的春蘭玉蘭夏蘭蕙蘭四个了頭識破娘娘心意唱乘機誘主花園去
牡丹亭上散春愁 彈動瑤琴原是相思曲誰知道 紅葉無媒出御溝 東園引動王廷貴 牆頭偷看賣
風流生住了那王廷貴是何等之人住在那里未龍相公只這廝名喚王文是个納粟監生唱家居就在花
園外攀花折柳素輕浮 其時窺見大娘面 色胆橫飛上斗牛 凝眸注目牆頭探 四蘭設計下金鉤
那娘相相思無路身裝病 請他診脈把情勾 生他又會做醫家的麼未是个祖傳女科幼年與先主亦是
同窗之友正生吓只廝真正衣冠禽獸還當了得未那曉得春心不肯穿關鎖被那 蜻蜓飛上玉搔頭白吾
家大娘真正唱 不惜千金體重遭污辱 夜至朝還常在樓 青衣說合通巫峽 紅葉為媒出御溝 牆

頭變作藍橋路 色棍乘機纏與縲 可惜娘娘共肯玷辱千金體 別抱琵琶情更投 花園忽作想思地
 繡閣更為雲雨樓 一个是本衙香稱魁首 一个是做了養漢女班頭 露水夫妻情密密 一雙心意
 兩相投 四蘭色嫂添枝葉 團扇春風小婢偷 自此往來兩二月 白大娘通動四蘭竟把唱結髮之情
 一筆勾 迅速光陰端陽節 因該散露友遺謀未 正當五月五日大娘與王文只斷正在房中唱滿斟蒲
 觴把端陽賞不提防 二娘忽地上東樓 正生二娘到東樓去做什麼 龍相公吓二娘上樓並無他故無非
 盡禮而已 唱送上靈符與節禮 那曉情人在玉樓 無心幾破房中事 二娘一見王文覺自羞 心慌意
 亂回身轉 急忙移步下東樓 却放了頭來撞見白報說二娘來了 唱大娘唬得魂飛散 白假意走下東
 樓見了二娘受了五毒靈符 二娘只不知唱那知奸夫淫婦心生忌 魄散魂消各帶憂 那六人恐怕東
 君返 走漏風聲決不休 因此設个滅口殘身計 思量要把二娘謀 正生怎樣的謀法 龍相公吓
 識何人尋毒藥 設宴東樓鸞頂投 生為何要謀殺二娘呢 龍相公吓他們謀子二娘末唱正教殺其身
 滅其口 才得私情到白頭 正遇端陽後一日 娘娘設宴在東樓 相請二娘還未到 報說東君已
 返舟 主婢心中無主意 移星換斗把主人謀 此時主人才到府門大娘即時曲意挽留先到東樓款
 坐唱此刻大娘情意添稠密 接風席上送饅頭 白當時那曉其中有計可憐他頃刻之間一命休 白吃子
 个接風酒唱唱正生老人家且免悲傷 白阿爹點心拉茶拉里呵啣阿爹為啥拉鼻涕眼淚落未多嘴
 進去唱唱龍相公請用茶點 吓老人家到要你做費 龍相公有慢的好說老人家以後便怎麼樣
 未唱破約死夫君把禽獸接到如今如夫若婦兩纏綿 這天大冤仇何日報 龍相公吓主人非命萬年羞
 正生頃有這等事老人家你家人如此英雄 一旦死於淫婦奸夫之手 目今小主年輕二娘女流你做了
 一个總管怎麼不去代主伸冤却是為何呢 龍相公吓只因投鼠忌器耳 唱一則劉氏父兄爵官顯 二來

是下等之人出不頭 因此老奴克山仇海藏方寸 待小主成人報父仇 正生老人家差矣 繼孺孩兒一時
 怎得長大成人趁此奸夫淫婦往來之際不報大仇等待何時 未龍相公吓老朽所慮者劉氏父兄官高勢
 大難以下手 正生暖老人家豈不聞皇子犯法小民同罪麼 唱你若怕了劉家執只怕你主人冤沉海底總
 含羞 還須放胆挺身出 伐主伸冤雪大仇 未龍相公吓老奴受先主厚恩雖分身碎骨為先主伸冤老
 奴所願豈忍坐視怕只怕唱畫虎不成反類犬 所以不經官府未經州 我是假作痴呆權賺懂要學那程嬰
 撫孤報父仇 正生如此說來你等小主成人長大方去報仇麼 未正生老人家差矣你小主人年方四歲焉
 得一時長大今值淫婦奸夫往來之際不報此仇等待何時 我想你唱主人待你多恩義不應該坐視東翁
 在地獄愁 大馬尚然思報主 難道你袖手旁觀策不求 若思幼主成人日 淫婦奸夫尚在否 未白龍
 相公老奴唱若能與主伸冤氣 可惜那幾根老骨送荒丘 但是想來 誣上罪名還猶可 只懼二娘主人日後
 還遭惡婦謀 况且又無門路通一線 豈不是枉把殘身老命丟 正生老人家不妨你肯代主伸冤我能相願
 不得唱黃河逆水三千浪 一帆風送小扁舟 未白若能龍相公肯助老奴願從計較 正生老人家但劉氏
 謀夫誰為見証 未龍相公劉氏有情書一封當時着玉蘭送與王文落在園中牡丹亭畔被老奴拾取至今
 現在可為憑據麼 生取來我看 未是龍相公請寬坐 小二再看茶來 五曉得哉 唱老蒼頭 步上樓 翻
 倒匣去搜求 取出鸞箋書一紙 欽差接過注双眸 書曰 一日六時寸腸九轉花前側耳不聞大吹東 誰
 月下凝眸但見橫星北斗負心薄倖 一至於此 妾將結髮之情 割斷乾爛之愛 剖分妾雖陋質野容不堪其
 幕而毒脯鷓鴣頂惟冀歡娛昔紅拂女私投辱靖卓文君夜奔相如妾猶是耳君請諒之倘藕斷絲連思猶未
 絕迎風啟戶尚候玉人字付廷貴情郎文案壽命妾劉素娥 謹拜 吓老人家只此一紙情書可說奇冤
 萬丈矣 未是但不知龍相公計將安出 生今聞新按台將到何不準備狀詞至期控告 未龍相公但不知新

按台清正若何生老人家新按台却是小生的表弟今科得中狀元致命荆襄巡案丹心照日鉄面無情不須憂慮只消我去稍通關即官教大仇立報矣未如此甚好只是乏人寫狀敢煩相公修下一詞先主之仇可成待老奴至期往告生老人家你今敢告了麼未龍相公老奴就死無辭生如此取筆硯過來未龍相公筆現在此了待老奴磨墨生老人家以禮而行應該二娘出面你做抱呈意下若何未但是二娘瑣瑣裙釵怎好出乖露醜生老人家不妨你雖抱呈原可替他出白告的未是生二娘誰氏未王氏生多少年紀未一十九歲生你呢未老奴六十三歲生過了花甲難做抱呈改為五十八歲未可不妨事麼生不妨唱欽差提趕羊毫筆一枝胸中有物不尋思天子門生才敏捷一筆揮成銳勵詞自老人家寫完了未是請相公念一遍老奴聽聽其狀未亡人王王氏年十九年抱呈家人王六年五十八歲襄陽府襄陽縣人氏為賊主謀夫滅倫傷化事故主刁南婁職係司馬娶氏側室生子四歲正室劉氏並無所出去年三月主往維陽貿易至五月歸家劉氏設席私房與先主洗塵日沉時分遣婢夏蘭忽報主人暴病身亡如驚雷霹靂即往視腹高晴突冷氣如冰知非正病而亡稍停片刻劉氏即命四蘭衣衾蒙蓋連夜入棺舉家內外莫敢聲張至六月初天賦其奸淫有老奴王六總管忽於園中杜拜得情書一紙呈氏細閱知乃劉氏親筆情現何辭愈知故夫被謀是實氏於此時原擬赴湯蹈火粉骨碎身以期告首伸冤奈以劉氏一門富貴下屬官吏非其故舊即是同年氏思強弱難敵故忍至今幸憲天榮藏擁節襄陽正淫婦奸夫授首之日先主沉寃發洩之時故敢冒犯上控伏乞太老爺震賜親提嚴究正法鋤奸如虛半字原甘反坐哀哀上告未龍相公果然寫得好的言言是實句句是真生老人家收過了唱這紙狀詞關係大休教看視外人知非明即後巡台到白老人家你須要唱精神徒搜去打官司未是多謝相公生老人家你家有个才子平那里去了未龍相公皆因大爺去世娘將他打發回去了唱說話之間用便點早已是金烏歸去日西沉

生老人家小生告辭了未龍相公說那里話雖然先主身亡老奴只里亦便蒙相公如此多情只是莫嫌待慢何妨草榻盤桓老奴還要請教大事生老人家只也使得但是今晚有朋友在彼相候待小生安置停當再來便了未原來如此請問相公貴寓那里生便舟就在碼頭未如此待老奴相送下船明日好來相請生老人家不消了你可小心行事小生明日再來未多謝相公老奴在此等候生是了未如此慢請此列里殷勤恭敬送欽差毛爺獨自步長街回船打點休提表且講蒼頭再滿懷白哈哈先主人吓唱今番必定仇寬報天賜房山龍相公付白老老方才借搭个位相公两个商量个啥事務未媽媽代主伸冤付啥个老鼠搗圈未咳纏勿清爽不是我今要代主伸冤的事情付嘎就是東樓事務要發覺哉未正是付老老你勿要老壽星討砒霜吃動勿得个未媽媽不妨事的現有龍相公幫助但是不可走漏風聲付自然麼个未甯可搭二娘說个一聲要小心點个噯未說得有理我自去唱老倉頭就將狀詞藏衣袖連忙移步到主翁家慢言義氣年高僕聽講王氏女裙釵正旦引守節空房不計年可憐夫主喪黃泉縱然煉石女媧氏難補寬仇萬丈天白奴家王夫南婁禍遭淫婦奸夫之手可憐死於非命遺下孤兒才年四歲未知何日成人得報又仇今日有一位琢州龍相公到來據說與吾家大爺有八拜之交前來作吊靈前大慟有感我聽他言詞悲切故將大爺冤情微暗露料想他已盡知不想地府有靈孝堂中忽起一陣陰風吹倒魂牌旁帖唬得妖怪魂飛天外忙喚了環挽扶進內唱不防陰風吹起處豁開裡面大紅氍毹白不知龍相可曾看見否咳劉氏吓劉氏要算你唱淫婦班中第一人迷魂陣內大將軍若講是孤孀寡婦穿紅裙盤古至今耳未聞賤人吓夫君待你何錯處全不想結髮之情恩愛深况你是堂堂通政千金女不應該養漢謀夫絕大倫吾看你貪淫不亞閻婆雪愛色如同潘巧雲你緣何不去為娼妓賤人吓只怕一個王丈也不稱你心主婢五人同伴奸夫睡虧你不識羞慚結隊群少不得把你碎屍萬斷填

江海 磨骨揚灰尚是輕我的冤仇海就是乾坤袋中藏不盡苦只苦伶仃孤苦告無門大爺吓你陰魂如此多靈感何不將姪婦奸夫索命根奴家欲待將冤訴只為瑣瑣少婦難見人白我想龍相千里而來皆為大爺好交可怪妖燒全然不睬所以奴家吩咐王六款留便點未知可曾去否不免喚王六進來問他便知分曉青蓮那里丑來了引常將甘雨和風色 侍奉冰霜玉潔人白娘娘怎麼且官官可曾睡着丑官官睡着多時了且如此你外邊去喚王六進來丑曉得唱青蓮才到迴廊下 却好來了老人家未未敢先舉事 先報二娘聞白青蓮姐姐那里去丑吓王官總我奉娘娘之言正來傳你未知如此說我來了唱青蓮回復二娘娘白娘娘總管來了唱二娘移步下蘭房未娘娘呼喚老奴有何吩咐正巨龍相公怎樣了未娘娘龍相公用了便點回去多時了且白他到你家可有什麼言語未老奴為此正要來稟告只位龍相公與吾先主唱分金管鮑勝同胞因此上千里而來探故交他在途中已悉真消息知知東君家變赴陰曹因而作吊為名來探虛和實 再三盤問我根苗正且你便怎樣說未二娘吓老奴初時不敢與他說況且家醜何堪府外標 及至問到其間瞞不過老奴只得和盤托出水晶糕白龍相公說老人家你家主是唱年少英雄第一流白但是處處有名的唱京師亦得姓名留今日裡慘遭淫婦奸夫毒白你做了總管何不去代主伸冤雪大仇我說若要與主將仇報老奴是可惜身軀老骨頭只怕劉氏父兄官爵顯所以未經府縣未州况投鼠從來須忌黑白若老奴去當官一告劉太爺去說了人情非特主仇不報唱老奴及要坐牢囚只得把冤山仇海藏方寸待小主成人報父仇白他說老人家胆須大些唱王子犯法同民罪 高官那怕做公侯白若說磁磁孩兒怎得一時長大趁此奸夫淫婦往來之際不去報仇等待何時况且目下有一位唱新任欽差毛按台 清如明鏡碧如泉 為官鉄面無私曲 不近人情不受錢 奉旨荆襄為巡按 非明即後官船到白况他說只个按台就是他的表第唱代罵狀詞教奴告 青天甚甚必伸冤白這番言語

唱說得老奴毛髮根根豎我就拚此微軀七九年且白有這等事庶狀詞可曾寫就未寫就了且取來看是二娘請看唱王六將詞獻二娘 從頭至尾細推詳 果然龍相丈才好 豪筆如刀必命償 幸虧得此金蘭友 重義之人死不忘白王六這張狀詞寫得甚好但抱呈你取做麼未老奴敢的唱就是分身碎骨全不怕 斬頭瀝血也不妨 若能代主將仇洩老奴就死黃泉骨也香且王六吓難得你唱一片忠心報主人 九泉故主豈無聞你烘烘烈烈為故主 小主成人不忘恩 可憐說到傷心處 止不住腮邊兩淚淋未二娘那里話來這亦老奴分內之事且王六吓你老人煉達能事但此事還須培小心未是不須二娘掛懷請上樓罷唱那二娘將狀詞仍付王老六 主母青蓮往內行 蒼頭收狀歸書院 專候巡台早案臨未知何日能伸冤 紙短情長下集吟

唐詩唱句

流水高山一曲琴 子期千古是知音 伯牙被識琴中趣 一葉扁舟月下行 茶社筆牀文具滿 馬
鞍山夜靜把船停 萬里無雲天一碧 閒將沉水妙香焚 飄然其踏在船頭上 消遣清光一弄琴
恐三日不彈琴裡曲 一時荆棘指頭生 那曉琴曲未終聲已亂 命垂危童子覓知音 見綠意蒼筤
樵成子 荷斧依頭側耳聽

第五十九回 告狀

丑引世間樂事惟交媾 此外雖歡總不貪 白嗔自家非別玉 蘭便是昨夜頭王相公拉采春蘭房中過
夜為啥个歇辰光還勿見起來讓我去張張看唱玉蘭移步到春房只見春蘭已在半梳粧白要死
也个歇辰光還拉采梳頭王相公羅里去哉貼妹子不瞞語說只為唱昨夜大貪春羅攤 今朝未睡臥袋
囊我和你姊妹通家多曉得你不要走近床前驚醒來丑白阿姐昨夜頭究竟那光景貼妹子你要曉得唱
昨宵被底風流事與前夜頭在你房中一樣睡丑白我是老早困老早起來个勿像倍兩家頭唱滿盡五更
還作夜 日高三丈未離床白你勿要弄得俚來唱神思恍惚精神倦 今宵怎樣去赴高唐倘然款待娘
娘不合意只怕吾但風流滋味不容嘗白讓我叫俚起來到娘房裡去吃參湯罷他是唱移步輕 走近
床 尖尖玉手去推郎白王相公王相公付阿姐那間是來勿得哉唱看他含糊答應睜眼 一个翻
身到睡鄉 玉蘭是揭開錦被把王支叫早見那一幅春宮在枕旁 綾帕一方還濕透 團兒小是琉璃
白要死吓用子个樣東西自然弄得來个樣疲倦哉王相个吾俚娘娘拉采等倍一同吃飯吓付阿姐个歇
哈个辰光哉丑歇歇只怕又要夜哉付既然又要夜哉讓我一連困之下去罷丑吹个沒還早來付既已早
末等我再困个一時阿好丑呼勿要打滾起來罷王支是唱此刻欲眠眠不穩 慢吞吞下地着衣裳 春蘭

笑 玉蘭忙 走到茶房取面湯且阿相公面水拉里付玉蘭阿姐我看你唱面龐正如楊妃色怪不得盆
 兒尚是粉花香我將來取你歸家去也做個西房王氏二娘 戲嗔一番忙走出 相攜步進素娥房付
 阿姐昨夜頭失陪哉小旦叔叔為何這等時候起來付阿嫂說昨夜頭一夜困勿着且做什麼付上半
 夜打子半夜磕碗下半夜做子半夜春夢介了眼也勿曹介個且休得油嘴付阿嫂昨夜一子子阿好困個
 旦叔叔吓唱我昨宵倚枕自思量 怎奈偏偏此夜長並不是春色惱人眠不得多只為日間春色太猖狂
 付日里極那光景且日間龍相來行吊我是聽了你冤家到孝堂付故也勿差吓旦咳外面三杯奠酒後
 陰風忽起倒魂旁付那啥起起風來個且唬得奴心驚胆裂無逃避付哈拉怕里旦好一似夫君地下轉還
 陽付無介事個人也死脫子年巴寬哉羅里有啥活轉來個且叔叔吓既然唱不是夫君來願應為何什麼陰
 風吹面覺肌寒 旁帖魂牌多跌到 級灰冥鏡盡衝橫付哈哈風吹雨滴亦是常事雖則棺材橫頭有活
 鬼到感是人死不能復生故叫做疑心生暗鬼勸阿勸今夜勿必掛念哉且噯我昨夜更有一端駭怪處付
 又是啥哉且風狂吹起我衣裳我是双手欲遮遮不住 棍露鮮紅象目影好似有人刺我這條紅羅褲付
 阿嫂個條褲子學生勿來刺有羅個來刺介且兜住金蓮難落場幸虧得二蘭挽住同行走 性急慌張強
 進房 倘被他人來看見 形狀不似做孤孀付勿是孤孀原是成双吓旦叔叔吓這叫做唱大風吹起紅
 綾褲 自有旁人道短長付阿嫂勿番淘个搭學生唱暮樂朝歌得逐風流願不辜望諸命皇封真節婦
 燕二娘五六來多蓄也辦一个帖三分鶴頂妙丹方且阿晴王相公好硬心腸吓唱說話之間參湯至 各
 人一盞略充腸白阿嫂學生要居去哉唱个正經付今朝岳翁來各且如此吃子早膳回去且勿吃哉俚
 早來早个了且坐一坐付勿要坐哉信歇原要來个吓且如此停歇早些來付早了且玉蘭送他回去且
 唱了頭答應送情郎 寶兒兜轉過花牆 王文依舊歸書院 按台上任到街坊小生引帝主欽差 罷

陽一帶青鋒快 淫夫奸夫 指日凌晨不昏白下官毛龍昨日進城訪得刁大兄死於非命前日特律吊
 真探其動靜始據王六訴明王文劉氏通奸謀命使下官怒髮冲冠代寫狀詞教王六具告可與刁兄伸冤
 沉冤庶不負金蘭之誼今日乃是黃道良辰不免就此赴任你看風帆縹緲金鼓聲揚旌旗蔽日雪浪騰空
 好不威嚇人也想下官呵唱皇命在身出九重 錦袍玉帶紫花封 身居九棘三槐地 名播五湖四海
 中 洛陽親友如相問 一片丹心對上穹 思三弟 想大兄 維揚邂逅得相逢 寶翠園作桃園地
 義重千秋亘古風 指望川流常叙首 那知不得稱微衷又誰知佞臣屈把唐家害 三弟遊跡無踪
 按臨才到襄陽地 又被奸謀刁大兄 桃園樂事今何在 憶昔思今如夢中白下官一到衙署唱蕭
 何律法須嚴正 淫婦奸夫斷不容 試取上方三尺劍 斬頭懸血祭刁兄白劉氏淫婦王文奸夫吓唱
 想你父兄官爵顯只怕此事難掩醜門風此一回 送往木蘭行得快早是那民房神廟畫圖中 碼頭文武
 官詞候 旗幟鮮明疊疊重 豔色絨毯鋪滿地 花香燈燭彩亭中 船到碼頭三聲炮 中軍啟稟接
 台公淨啟上大人坐船已到碼頭了正生如此吩咐停泊淨噴水手聽者大人吩咐坐船停泊來吓鳴金
 掌號泊官船 文武官員即代天 脚册手本多呈上 走出中軍把話傳淨大人有令一切文武官員不
 必伺候一概到衙參見便了雜吓淨就此起馬車吓稟大人升炮了唱三聲炮震九重天 巡撫開道向前
 邊 清道一對奔前去 肅靜迴避兩人捐 代天巡符牌兩對 狀元及第接相連 明明朗朗人聲靜
 兩對軍牢手執鞭 深圍涼傘三層罩 又有金瓜在後邊 逢龍截角真利害 遇虎敲牙也胆寒
 龍髮大板朝前走 鳳頭棍子在中間 十三紀鑼聲赫赫 嚴刑六件盡完全 銅棍鐵轟分在右
 閃鑲金爪龍鱗鮮 刑條手 抱鍊手 劊子手 捆綁手 殺氣威風排次第 中軍官 旗牌官
 巡捕官 救印官 雕鞍白馬甚端嚴 令牌令箭流星炮 按候時辰十二籤 三道腰鑼高唱道

笙歌一派奏管弦上方寶劍君王賜 黃綾袂套 五爪金龍欲上天 高捧羅傘前邊走 對對提爐噴
 篆烟 後邊掌扇遮紅日 八座金鑲一代天 方翅烏紗頭上戴 大紅袍染血猩紅 金鑲玉帶腰間
 束 粉底朝靴足上穿 一眾坐鎗來擁護 後稍還有眾官員 按院從來居三品 何故威儀是只船
 皆因是不僅一身為按院 致命刑戮職代天 家家戶戶排香案 時花燈燭亦垂簾 坐的抬身忙下
 手行的住步立街沿 威風凜凜城關進 多是冲衢大道前 原從紫石街前過 刀府門牆在目前
 毛大老爺心內想為什麼蒼頭不與主伸冤 牆門緊閉無人見 莫不是聽了他人阻當言莫不是欺露機
 關劉氏曉莫不是王六心中怕下官 按台正在猜疑處 來了總管喊伸冤 阿哨青天大人伸冤吓唱
 一聲叫屈凌霄漢 兩旁百姓盡驚呆 文武官員多失色 意惹欽差怒着懷 正生帶上來淨吓盡表白
 那旗牌官將王六拖到轎前唱三丟三振真驚怕 好似狸貓拖鼠來 王六此時魂飛去 胆戰心驚驚頭
 不抬正生吓你這老狗才好大胆的本院放告自有日期移文自有衙署甚麼奇冤操街叫喊 阿吓大人
 吓曲海底沉冤 呈詞在轎前 可憐故主蕭牆變 抱屈在黃泉 今朝得見青天面 為此沿途叫喊
 若得代主伸冤 小人就死無怨 就死心無怨 正生取狀詞上來唱那旗牌官就把狀詞來呈上 跪
 倒身兒見代天 雖是按台親筆寫免不得從頭至尾細睜睜白阿王六你主人既被奸謀而死當時何不
 府縣伸冤何至今日喊冤一派虛言敗來唐突本院左右眾有看着他下去未吓青天大人聽稟生講上來
 曲未唱念小人無權怕只怕反遭倒懸 冤沉海底 已經年外 只為未見青天 不共之仇誰見憐
 若有半句虛言 願即死在台前正生好不个不怕死的狗才取上方寶劍伺候未阿吓青天大人吓寶因
 唱劉家財勢通天大 不共之仇不敢言向因未見青天難伸雪因此海底沉冤擱幾年小人若有半句虛
 誑處 願於劍下喪黃泉正生你甘喪黃泉麼抬頭起來表王六如此抬頭起 一見欽差心凜然白阿吓

龍雜不許聲張未阿吓救命吓生吓你看來不像才滑之徒左右將王六帶到轎門伺候不可難他東嘆唱
 正是混濁不分離共纏 水青方見兩般魚 打道眾喂唱 疾忙打道向前程 旗牌帶住老年人 少刻轟
 天三個炮 按台早已進轎門 官兒巡捕排香案 毛爺面北謝皇恩 謝過君恩升堂坐 參見常規
 不必云 稟帖狀詞來進進 文武官員參大人 白中軍有吩咐文武各歸衙署武將各歸營盤即傳理刑
 廳進見眾嘆唱中軍傳了欽差命 趨風如箭出轎門 文官果是回衙去 武弁騎驢各轉營 一切煩
 文且丟下 聽談傳進理刑廳 雜理刑廳進外白卑職理刑廳童文正參見大人叩問大人傳卑職有何分
 附生貴廳請坐本陪院未出京時已慕貴廳威名廉潔外卑職不敢碌碌庸才怎當大人過譽生不必太謙
 本院台下現有通奸謀命一案煩貴廳即將原呈收禁少頃有密札前來將被犯一并拘齊下獄待本院下
 日擇牌親審外是卑職就此告退了唱退出黃堂童理刑 帶了王六轉衙門 將他管押何須說 崇侯
 差欽密札臨 按院也即堂來退 發放完時進宅門 私衙此刻循規例 大張曉諭進轎門 放告准
 期三六九 行香謁友選良辰 奉問貪官并污吏 剪除奸盜與邪淫 一面就將被犯來開出 四蘭劉
 氏及王文 一封密札紅封固 即刻差人到理刑 理廳即發提人具 下回就是捉王文

第六十回 捉文

付引為色而謀 害人惡首 雖得網而繆 終歸不白頭白學生王文昨日拉桑隔壁與阿嫂做子一齣
 戲文光光完得正拉桑問話傳進來說有一个涿州龍相公來叩孝所以教阿嫂出去舉良學生拉桑房裡
 搭两个阿姐品子一陣簫弄得來倦迷迷就拉桑春蘭床上困子一歇夜頭拉拉跑子一擡馬今朝困得老
 晚被玉蘭阿姐叫我起來到阿嫂房中吃子參湯勿知為啥落頭暈眼花滿口血腥氣想來昨日色慾太過
 之故今日若要日戲是來勿得个哉所以說停歇兵爺來一个脫殼之計拿子居來喜道謀殺子南要水

效于飛之樂那曉忽起平地風波方才王興來說今朝頭新接院到任撥拉王六個老狗才着地埋一個一狀
 叫屈稱冤故今後生巡按烏槽槽竟是個准我我想告知情無憑無據那儘准法若是謀命也要點真腔實
 板再轉想來不過牡丹亭上個封書哉阿呀且住故節事務發覺起來可為日犯歲君了泰山壓卵吃飯家
 伙只怕要勿牢哉個末那處仔細想來勿番溜個本一個金蟬脫殼之計逃之夭夭俚使使那儘走法不免
 烟波一棹寄迹江湖故新按台也勿是生根拉里個少不得物換星移冰消霧散那時重返家園復成舊
 好有何不可方才打發男兒去叫船啥了个歇還勿居來唱行囊打疊成一担忽聽得頭上烏鴉叫不停
 從來鳥語關心事不覺的小鹿絕胸戰戰驚白啥个事有所說個雀噪非為吉鴉鳴不是凶人間禍福事在
 於鳥鳴中怕里做啥唱我想東樓劉氏女 恩情無限對王文今日里奸淫事發風波起 何忍丟他別逃
 生况且昔日有言同到老 生同衾帳死同坟 我若密地他方去 被他當做不情人 欲待過牆面別
 多情女又恐怕恩愛情長不捨身 進退兩難無主見 宛然蝴蝶折人心白也罷讓我一封書起來唱
 叫他去見通政父 只說南婁朋友情 隔牆交遞傳他曉 安慈瑤池月殿人 若能劉老相遮掩 去
 說人情那按院聽 可將火炭為冰塊白王六吓王六只怕你唱反坐難當重罪名白筆頭羅里去哉啐只
 因唱事在燃眉筆倒顛 長一撇來短一畫 兼真帶草寫完全 上罵不才王廷貴 致書大嫂玉樓前
 今日按台新到任 惡奴王六口稱冤 欽差已准奴才狀 平地風波實懍然 拘拿我 見代天
 恐防賢嫂也株連 莫如暫往他方且隱避可待你主婢安然不到官 還望你 見尊嚴原說我與南婁
 情數年 今尊到按院面前說 管取風怡穩保船 我好安心歸故里那時節樂昌鏡合再團圓 奴奴
 不及煩文叙 若款圖書在後邊 疾忙封好藏衣袖 要到牆頭去見雁傳 王文正要書房出 只見
 書童進內言付白 船隻可曾定當丑定當个哉付來蔡羅里五廟東門口付啥个牢洞門口丑勿是我說廟

東門口付好阿我道子牢洞門口了叫了啥人个船丑就是个無常鬼故勺落水船到又稍婆母夜致好像
 閻羅王个妹子滿身有點鬼氣拍子一面孔粉地方上叫里吊救鬼做得一手鬼饅頭相公阿要去嘗嘗看
 付我是冒失鬼膽子信个鬼話心里有點鬼感忒今夜頭勿要鑽到鬼窠裡去子丑相公一个鬼了勿番淘
 個付介末鬼男固等个副鬼行李放拉羅船浪要好像守只鬼能个看好子丑个末就來故段日裡鬼是
 拉采出鬼相公要就來个勿要鬼打洋付吟喝嗜嗜好鬼叫唱就將行李挑下船 金烏將近午中天 王
 文中飯無心吃 安復跟隨到後園 身上墻垣人不見 王文等得滿心烟白日日故歌長光玉蘭勿來
 春蘭必到啥了今朝頭一个也勿來唱那里他敢是廣寒門緊閉 嫦娥今夜獨安眠 欲思高枕無憂睡
 殊不知大難臨頭指日間 心頭如刺巴巴望 只見春蘭走近前 伯燈蛾織女撒金梭 鵲橋專待牛郎
 渡下紅輪已墜下山坡 但見高高升玉兔白我春蘭奉主母之命差到後園探聽王六告狀是真是假未
 知王相公可曾來否只索走上去看唱了環賦命本風騷 行動居常步步效 俏俏花園一直走 荔枝
 街走過踏仙橋 將近牆邊聞咳嗽 見郎垂下手兜招貼王相公等久了過來啼付春蘭阿姐我今夜勿
 過來个哉點啥落不過來王六之事怎樣了付有封書拉里帶語轉送娘娘叫里照書行事我下去哉唱將
 書去與了環接貼白王相公且慢唱看你只般形景有蹊蹺 哭蹠蹠蹠王六勿好新按台已經准狀了
 我脚根立勿牢數行字連娘娘曉叫里勿要心焦我且暫解他勿省子風吹樹搖且等事情安妥那時重叙
 鸞交進去罷我是去了唱春蘭唬得魂魂消 手取書囊急急跑 且說王文回進內 追思一發動心焦
 徐氏雖然尋我氣到底是六年夫婦到今朝 忽然一旦來分手 論理還該別一遣白罷哉罷故事到
 其間六條性命要緊唱嬌妻稚子難相顧 恐怕造孽難脫逃 正行忽見了環到丑白相公大娘娘有請
 付來哉唱步進身來向東首抄丑白大娘娘相公來哉正旦白相公請坐付白勿要坐哉正旦白妾身聞得

相公催喚船隻發下行李敢是要到那里去麼付白咳大娘娘勿瞞倍說西江月今有新來巡按王六具
 告欵差學生恐怕受非災滿肚憂介帶正旦白是了王六告你什麼來吓付白苦子通奸謀命哉正旦
 白呀告了通奸謀命麼付白正是介拉我前難急切無計安排且往他方躲避開你家中且待正旦白
 阿哟相公阿唱你丈夫家志氣低苦口良言不聽妻時常何等來相勸竊玉偷香原不宜原叫你
 酒到酣時休再飲天逢風雨莫寬衣今日忽然災禍到却不知道情私仍舊兩分離若是和好不至分身
 首怕只怕謀命難將律改移古人云情濃總有情疎日與織宣無沒興期你是歡樂不知今日禍思量
 遠道去高飛正所謂馬行棧道收纏晚船到江心補漏遲撒手皆因花害你拋妻可是色相迷又恐
 怕身藏六尺難藏解何不思幼子姣妻沒倚依說到傷心喉噎住秋波止不住淚淋漓付白故敢夜光
 火燒到底股哉個種長脚話說便做嗆唱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今朝兩下來分手從
 此相逢無日期正旦阿相公為何出此不利之言付大娘娘唱言不利無足奇此行未必保身軀雖
 則家無煩雜事起居仗你用心機好生撫養孩兒大好與王家接後裔正旦阿約相公吓難道你永
 遠勿歸家了麼付白居來勿居來也等把勿定先抵勿居來个好我去之後唱莫與劉氏來潮氣死生總
 總不負賢妻正旦相公吓唱有事不如無事好欺他即把丈夫欺你此去路遠身體休狼狽盤費須當
 帶帶的多帶的正旦你到處在附近地方尋宿店切不可千山萬水走崎嶇探消消息還容易若能無
 碍即歸家付白是哉大娘娘勿要多講哉學生告別哉正旦阿呀相公吓唱徐氏此刻淚紛紛把袂牽衣
 呀夫君他鄉須要存謹慎心作良田才取耕打聽官司平靜後望君即速轉家庭寒窗苦把丈
 章讀圖个他年名姓替付白多謝大娘娘學生今夜頭是唱以手撇開生迥路正旦相公吓你暫時逃出是
 非門妾身當望還鄉日付大娘娘自諒歸家決不能倘然得轉家鄉日再叙夫妻舊日情此行必

竟無消息你不要見怪前前曾卦人正旦相公這些言語不須說了唱自古生離情再苦夫妻難捨又
 難分痛恨秋風無音律不能吹斷別離情白相公一切須要小心付曉得唱不出前門出後門娘
 娘含淚送天君相公吓才言語須牢記吾在家中望好音付曉得看看門外阿有舍人來正旦吓外
 面沒有人也付今本去哉門子門罷正旦相公保重唱一聲保重淚淋淋雨打梨花深閉門那王天色送
 時節天何在到此間危急還將天怨嘆白阿吓好鬼出天唱風颯颯霧沉沉天色昏獨自
 一人街上走畏懼心虛路難行白阿呀幾里是哈場化了奔勿出哉勿要鬼打牆哉唱寒凜凜戰兢兢
 丟開兩足向前行白幾里是一條鬼街堂子勿要管徑奔進去末哉唱小衙堂中摸進去但聽得隱隱行
 仔叫幾聲付阿呀有啥物事好像鬼叫吓唱心越急愈難行白吾太上老君急急如令收唱唱唱唱
 後邊隨之聲响白羅个追來哉活活唬殺唱疾忙朝前急急奔步出衙堂回頭望不期來了理刑廳外見王天隨地就等
 故爺前面來的就是了吓就拿下羅拉里哉付阿吓吓各位哈事務且說明子鎖也勿遲勒雜你對老爺
 說末哉唱忙將鍊子咽喉鎖唬得王文陡不停不由分說先拿住猶如鷹爪捕飛禽白大爺王文拿
 住了府衙我是王廷貴勿是王文吓外曉雜唱外本廳奉毛大人之命前來拿你天網恢恢却逢路獲在右
 羅有外將他帶至本衙收禁須要小心雜是唱重爺打道才家去王文是在破驚擒難脫身將他就此入
 監門不知入監如何樣且看後回見分明

唐詩唱句

濟顛和尚假裝瘋 赤足光頭垢面容 戒酒除葷全不慣 春禪悟道枉勞功 鉢盂可儲江洋水 斗笠能遮萬頃松 孩子猿猴常喜謔 聞來伏虎與降龍 達人試看翻筋斗 世事哈哈一笑中 一脚踏翻東去水 双拳打倒北高峰 醉後吐金裝佛像 不費人間半點工 舌上生蓮奉佛旨 井中運木頭神通

第六十一回 密拿

小旦引羅帳藏秋月 金爐焚異香 願祈安樂事 災去遇增祥 白奴家劉氏昨日孝幃驚駭晝夜不安 說忙忙將鏈子喉咽鎖 唬得王文陡不停 不由分說先拿住 猶如鶯爪捕飛禽 羅白大爺手拿住了 因跳心驚神思恍惚因此昨夜與他看蘭數叙一宵 今日欲思叙樂談心豈知他必欲回去咳我看他每每 有疎曠之意未知他別有外情使我空房寂寞方才看春蘭前去請他未知來與不來冤家我與你是唱 忘銀河隔萬山 別時容易會時難 叫我懶臨粧鏡描眉黛 怕向窗前綉線鸞 雨過玉塔秋雨令 風 搖金鎖夜生寒 無情最是枝頭鳥 叫破巫山好夢還 娘娘在着添愁悶 只見急煎煎走近一春蘭貼 引指望風恬身穩 焉知平地起波瀾 白阿吓娘娘不好了 嗟小旦引為何大驚小怪王相公來不來貼阿 的玉相公說今日新按台上任被王六告發王相公思想躲避今夜不及來了勸娘娘不可心焦書信在此 請娘娘照書行事小旦白呀有這等事麼 唱娘娘聽說頓然呆好一似霹靂從空打下來 拆開書信從頭 看叫一聲王六你這大胆如天的老狗才 無端陌路狂風起 敢把吾主母娘娘告按台 奴僕告主該何 罷必定是聽了王六妖燒作主裁 急得花容如土色 身軀發陡震樓台 貼旦娘娘事不宜遲快去面見 太太爺去唱求懇去見毛巡按 王相無事可消災 夏玉二蘭多着急 同將言語告裙釵 快請娘娘

回府去與太老爺商議機關安排定 速回按院衙門將情說 或者年誼往來有相關 方能王相身安穩
 娘恨決不見敘差 天大官司我無分 將他反助及應該 二娘也要担干係 王相仍然好往來 白
 夏蘭姐慢點說 勿要鬧熱 蓬生尚然劉太爺 勿肯出頭 未那處 玉白不妨 個唱吾俚 四個隨了 娘去暫
 時封鎖內樓台 白吾俚在行得勢 唱只 要娘開了口 絕妙文章 接上來 夏白 想情願 唱倘是 按
 台執法無私曲 不受人情事 不踏玉白 啐太老爺 做事幹 冊子 銃末 要勢頭 來做 啥再 勿然 未教 娘等
 個兩萬銀子 勿着 啐 二娘 吓 二娘 唱 只怕 你與 王六 難逃 遁 多把 頭兜 砍下來 財與 勢 勢與 財
 以並樓船一總開 白娘恨勿差 个是 介說得 起來 王六 倒灶 哉 唱撥 草尋 蛇討 苦吃 二娘 未 運風 點火 自當
 災白 王六 你个 老勿 死个 唱一 向為 人多 忠厚 白想 來活 得勿 耐煩 哉 唱枉 自思 量學 什麼 乖 你要 代主 伸
 冤 勿能 句只 怕你 自己的 屍骸 荒地 埋他 四个 你說 吾言 不住 口 娘恨 常數 一聲 咳 丑娘 恨勿 要長 聲短
 氣 打點 今日 去呢 明朝 去小 且天 氣尚 早就 此去 罷丑 娘恨 吃子 中飯 落阿 好小 且不 用了 唱娘 恨是 心亂
 如麻 吃不 下了 環收 拾且 去開 白啞 你既 要躲 避我 這更 唱深 房極 可藏 身子 何必 他方 去隱 埋 爹
 爹 出去 調停 好 未識 多情 何日 來不 知你 此行 到着 何方 宿 叫我 如何 撇得 開叔 叔吓 我今 宵望 你同
 衾枕 誰料 從空 降下 災 恨殺 奴才 老王 六 把我 鴛鴦 兩拆 開 娘恨 想到 傷心 處 羅帕 還將 淚珠
 搯 丑娘 恨勿 要哭 吓我 去叫 轎子 哉小 且如此 你去 丑娘 恨面 湯水 拉里 請洗 洗臉 梳梳 頭小 且曉 得了 唱
 娘恨 沒有 樂心 腸 洗臉 方完 開鏡 粧 丑阿 娘恨 面龐 休抹 芙蓉 粉 細髮 何能 用梳 合香 小且 曉得 了 唱
 服侍 梳頭 脚插 戴 孝圍 索額 白如 霜貼 唱娘 恨須 當除 下金 環子 把四 个銀 圈掛 耳旁 丑白 吓春 蘭我
 是 唱心 神恍惚 猶如 醉 這且 更宵 不盡 粧貼 這也 怪不 得娘 恨唱 黑紗 帕子 兜頭 結 忙忙 寬下 色衣 裙
 一身 素縞 多文 雅 除下 了臂 上黃 金釧 一雙 蕙蘭 心急 忙開 口娘 恨吓 裙下 紅鞋 難以 藏且 啐我 是心 兒

急 意此忙 亂箭橫心 伴伴忙 就將 珠履 來寬 下 玄色 弓鞋 換一 雙 又卸 一雙 玫瑰 膝 白綾 小
 滕 黑邊 鏡 通身 淨素 全無 濁 好比 貂蟬 燒夜 香 四个 了頭 俱素 服 一齊 陪伴 假孤 孀 丑白 娘恨 個
 茶 罈子 阿曾 換過 勿要 露出 馬脚 來小 且換 的了 丑介 末吃 茶唱 略呼 小飲 把咽 喉潤 貼娘 恨吃 些糕 餅
 光 腸且 不要 吃了 丑娘 恨轎 夫齊 哉且 如此 就去 唱春 蘭扶 了娘 恨走 負玉 双双 取鎖 黃 下 落扶 梯封
 鎖好 堂樓 底下 轉回 廊白 个扇 儀門 也鎖 子丑 吹玉 蘭姐 鑰匙 呢丑 阿啞 鎖拉 屏房 裡哉 貼那 間末 斷
 子 歸路 哉且 白胡 說且 待回 來再 作道 理吩咐 打輪 丑吹 娘恨 吾里 避過 于靈 前東 川堂 走罷 且使 得唱 靈
 前 兜出 川堂 走 夏蘭 啞轎 轎聲 揚白 喂轎 子打 到中 廳浪 來雜 吹來 哉末 哉上 轎唱 娘恨 坐轎 廉垂
 下 後頭 隨着 四梅 香 一竟 抬出 廳堂 去 合府 小使 話聲 揚東 阿哥 我說 王伯伯 个狀 末告 用無 費用
 个 唱從 未見 老獸 才貓 吃 從未 見小 兜跌 金剛 那間 娘恨 到了 南門 去 劉太 爺去 見封 疆 必將 王六
 來 取治 代主 伸冤 空底 庄兄 弟休 說短 莫言 長 我里 只管 吃飯 着衣 裳 閉門 不啞 窗前 月 分付
 梅 花自主 張那 娘恨 恨不 得凌 空去 見生 生父 那晚 得才 到牆 門有 福映 付淨 看脚 下朝 前走 响拍 刺嗒 白
 阿 吓轎 扛轎 哉玉 白勿 要等 吾俚 大娘 翻子 出來 唱轎 中劉 氏心 生怒 四个 了頭 多着 忙玉 白語 氣為 啥
 等 斷轎 扛來 鬼串 付淨 轎扛 是勿 斷个 玉白 介未 問倍 哈拉 斷个 付淨 等我 去換 來是 哉玉 白介 未快 燥點
 淨 就來 了丑 玉蘭 姐轎 扛是 斷勿 得嗒 丑那 了一个 叫斷 轎絕 路娘 恨勿 要去了 罷玉 那啥 勿要 去丑 勿色
 頭 个正 是走 不着 回頭 路个 停歇 歇去 罷唱 轎兜 停在 牆門 內 來了 刑德 四府 堂淨 白啟 上老 爺只 是
 了 牆門 內有 轎子 一乘 數名 婢女 外白 問他 明白 速速 拿下 莫敢 走脫 淨是 的喂 你等 什麼 人表 四了 頭首
 來 勢頭 不好 唱正 欲將 身朝 內走 牙表 們明 知就 是四 梅香 上 前一 并來 拿捉 捉住 了環 心內 慌
 你 們做 什麼 的我 里勿 犯啥 法啥 了故 種樣 式付 淨你 叫什 麼名 字丑 吾叫 了頭 唱轎 內娘 恨身 發戰 梨

花臉單一層繡表童爺心中暗想轎內的唱莫非就是刁劉氏 料是風聞圖逐賜白吩咐原差須問明白
 不許渾拿淨吹表恰好裡邊走出家人原差便問轎內誰人那家人說是劉氏大娘淨白他幾個可否春蘭
 玉蘭夏蘭蘭蘭是也淨吹大老爺轎內正是劉氏外白四蘭鎖住拿去劉氏用轎抬去唱此刻娘娘唬得
 失三魂 胸中好比箭鑽心 欲待上天天無路 可憐入地地無門 此際心中雖已曉 免不得開言
 問一聲 為甚事情如此樣 可將緣故說分明 淨阿劉氏娘娘吾家老爺奉毛按院之命前來請你大娘
 請寬心去見毛按台有定奪了小旦住了我等並不犯法怎麼如此淨只是毛按台之命不干吾家老爺的
 什勿要七搭八搭吾家大娘要到南門去見劉太爺的淨哇老爺在此還不快些付吹是哉唱換了轎扛忙
 抬去 劉氏娘娘急了心 此去必然無好處 此時難去見嚴親 四蘭急得無頭路好似狼捕毛雞
 難脫身 刁福報與二娘曉 刁安就去閉牆門 童爺打道回衙去 立刻升堂點犯人白犯婦一名刁
 劉氏到婢女四名春玉夏蓮四蘭到外白 即將他門收禁監中此乃憲犯須分五處好生看待雜是一齊押
 進監牢內 帶鎖枷做犯人將四個了頭東西南北分四處 劉氏中間不必云 主婢五人無關節
 你不知來我不聞 少云獄底凄凉死 再講能員童理刑 疾忙回復毛巡按 按院毛公喜十分 稱
 讚刑廳能辦事 審期立刻掛轎門 一人傳兩三傳四 滿城百姓盡知聞 人人都道毛按院 轉世
 龍圖包大人 聞丈掃盡書歸正 下回回話畧少停

第六十二回 回話

丑引一朝船上坐 並無飯一食 紅日將西墜 主人不上船白自家非別乃王府內一個秀童是也
 吾家相公一朝事發即欲逃生叫我挑子行李到船上來等至故歇辰光還勿下船不知啥意思噴是哉唱
 莫不是劉氏那邊相請去在那里 打點官司不下船還是娘娘家里相留住 不放東人往外邊自吾想个

件事務大早曉莫不是方才按院差人到 未免先已到轎 吾在此間空等候 那裏有第二個東
 人再下船白燈勿差个有意思个讓吾且居去看喂船浪阿哥船那說丑吾里相公勿見下船我倒等勿得
 哉若然去个呢就來倘然去未隔日拿兩個酒錢罷船曉得哉唱秀童此刻挑行李 離了船兒往岸上
 行 事忙不官途中景 行來已到自家門白唱唱唱唱開拉俚哉等我奔進去唱 疾忙步進內廳堂只見
 娘娘跪倒在廳前 徐氏娘娘多賸德 蘇燭名香跪告天 要保佑吾夫王廷貴 無是無非在外邊
 但願官司平靜早 夫妻重會小團圓 祝告已完身站起見童兒肩挑行李到廳前丑白娘娘正且呀秀
 童你回來了麼丑正是居來哉丑且為何行李挑子回來丑男因直等到如今勿見相公下船个了居來个
 正且這也奇了唱聽此言是滿面愁 登時皺報兩眉頭我方才親送夫君出 此刻緣何勿至舟莫不是
 路途途遠無着落還在朋友人家身運還還是被人說破金蟬計 早難道路上相逢親對頭 難猜測 使
 人愁官人吓你不要做了順水魚免上釣鉤 娘娘正在心疑惑 外邊來了老蒼頭末白阿的娘娘不好
 了嗟正且老人家為何這般慌張末方才老奴出去只聽得街坊上眾口紛紛說吾家相公方在水仙街
 口忽被理刑廳拿去了正且大哭呀捉去了麼阿吓夫君吓這便怎麼處處呢吾方才送你出門誰知反被捉
 去早知如此莫若權在閨房阿吓官人吓唱聽此言淚淚如梭 此事今朝奈若何官人吓你此去只道踏
 破鉄鞋無覓處誰知被他得來全不費工夫 可憐身入圍園內 按院衙門熟路無况且人命關天非小
 可 定然吉少凶多 娘娘此刻如心割 哭得腮邊淚欲枯末白主母且免悲傷事到其間哭也無用
 如今叫秀童先到衙門打聽主人消息再作道理正且吓秀童快去打聽明白速來報我丑吹哉唱秀童走
 急忙忙 娘娘哭得淚汪汪 搓手搥胸年老蒼 了頭个个心着急 一家大小盡悲傷 蒼頭旁邊
 來勸解 秀童打聽衙門牆字字變我的名兒叫秀童 得籠 忙忙報信到家中 進衙 奉命前來探

王翁 吉凶 回來兩足急如風 急公急公未白阿兄弟打聽相公什麼樣子丑勿得知未叫你去打聽
 怎麼不得知得我隨你進去唱忙忙跟到裡邊去 站在旁邊看秀童丑娘娘勿好哉唯急急奉命衙門
 打聽相公已進監門 禁子不容情 難見主人 重四府理刑廳 又去拿人正旦白拿个什麼人丑
 前腔問壁刀家劉氏 四了頭堂上點名 上了刑具 一同收禁 唬得我魂不在身 急急忙奔 急急
 忙奔 奔得居來報拉大娘聽 故出事務 那末那儘能正旦吓劉家主婢也拿去了麼唱啣天吓唱娘
 娘叫得一聲天 珠淚登時像線穿喉相公吓劉氏不拿你還有救 或者傾家蕩產可全身他如今主婢
 多拿捉 難免公堂審實奸 奸若真情謀命確 須防難把罪名寬 王興老僕心驚駭 兩手搥胸走
 近前未阿主母且免悲傷事已如此主人在獄必要銀錢使用一面請徐老相公商議或有一線周全之處
 多少料理料理也好正旦說得是了快去請老相公來未是曉得唱蒼頭忙去請徐謙 老相公偏到鄉間
 只得先拿使用監中去又去打聽封疆毛代天 牌上示期明日審 歸家又與大娘言 不談徐氏心中
 苦 提叙年高通政司外引正是混濁不分鯁共鯁 水清方見兩般魚白老夫劉仁傑正在書房看書消
 遣適有家人報說才家王六蒼頭忽在毛巡按台下告狀說吾女兒走動王文謀死南裏那毛龍委着童文
 正將吾女兒與王文以及四个了頭一并收禁了唱我聞言不覺氣沖冠 吾女為人豈乃然 幼年曾讀
 閨門訓 溫柔穩重也端嫻 在家不出閨門慣 出嫁才門無別言 南裏死 一載寬 青春寡婦實
 堪憐為什麼王六狗才波浪起 平空慌狀告當官 劉公正在心頭悶 只見夫人到外邊老旦引開門
 家內坐 禍從天上來白阿相公不好了了頭來說女兒之事 我心如刀割肺如油煎我想女兒決無此
 事的唱他是一方白玉無玷可恨那王六忽地平空污穢粧 今被理刑收禁去 相公快做出頭樣
 親身去見毛巡按 速把嬌女討轉旋外白阿夫人吓唱我若去 見代天 恐被旁人說話言老旦說什

麼呢外唱說追吾女幹了彌天事 父往衙門去出尖老旦依你難道坐視不救外白阿夫人不必性急那
 巡按到任之後行香謁廟拜客等項一件未曾待他前來拜望之時與他悄悄而言豈不是好你且安心進
 內罷老旦夫人進內淚如梭 哭喚姣兒美素娥 我用心機撫育你 子歸琴瑟兩調和 父母不能安
 心穩那晚用妻急死夢南柯 青春女 守單孤 常常想你後如何 誰知怨地風波起 不知你怎樣成
 仇王六奴 漢告主 犯蕭何 可恨毛龍道理無 糊塗准了奴才狀 將兒拿去下圈圍可憐你千金
 之體如珍寶怎能受得監中苦許多那夫人哭得肝腸斷 急壞年高一許婆下一回巡按毛龍來審問
 誰知好事却多磨 一封丹詔來襄郡 劉氏思量危困難呀王文也想出天羅 不知如何再看下
 回分解



Vertical text columns on the right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small and difficult to read.

唐詩唱句

妙道清微呂祖仙 神游天上與人間 自幼專心舉子業 形容瀟灑態翩翩 唐朝王葉金枝貴 這為金輪武則天 殺戮朝廷宗室子 功名無意隱山岩 閒來採藥燒丹竈 不種桑麻不種田 膝前兒子先天折 龍脫塵凡未可憐 西口夫妻改姓呂 醉鄉時與酒周旋 岳陽樓上常來往 明月清風伴酒眠

第六十三回 欽 召

小生引兩廣軍民 三台印信 高懸明鏡察人情 青鋒劍斷不容人 詩曰乍沾雨露落天衢 赤子同歡既下車 豈為其間傳佳譽 收將忠直卷王家 白下官毛龍是也前日訪明刁大哥慘遭謀斃為此留下狀詞一紙命王六呈告已經委差理刑廳童文正將男女六犯盡行拘到所有王二嫂年少女流何忍使其縲絏且待臨審傳他到案便了想下官是也 赴襄陽諸事忙 循理謂聖弄行香 紳宦之家須問候 先查國庫與倉糧 豈非是並尊不拜同紳縉 只因劉官曾為通政常恐他要下官羞死刁劉氏白我若不允難以為情若然允了只怕唱八拜之交情義忘白咳刁兄吓刁兄唱曾記當年相會日看你英雄氣宇性方剛 出言句句全仁義 舉動錚錚漢子腔 志同生死分患難 我與唐家三叔故雲長想那日廣陵分手後 弟心屢次在襄陽 幸喜欽差臨楚地 定指皇與兄細剖別離腸 誰知道天心不稱人心意 兄赴南柯夢渺茫 此刻是留下儀容難啟告 怎能笑談如舊飲霞觴 想你是回家一旦歸泉路 幸虧得王六倉頭有義腸 若非為弟毛天海 只恐怕截不住東樓風月場 白下官前日懸牌今日午堂審問檄文取犯人咳王文劉氏吓唱你道謀死親夫無報應 希圖水遠樂倘伴今日里 奸淫逃不出毛龍手 六人須臾送地方 毛爺正要傳升坐又誰知九重恩命召封疆 外引一封丹鳳詔 飛下九重天 白聖旨到了跪聽

宣讀旨曰今有高麗驍豹不服王化賊將飛狐提兵數萬侵朕境界吏員告朕甚不安今有安樂王張德龍特舉湖廣巡案毛龍深遠竊略善武能文朕今賜爾金印一顆兵符一道寶劍一口為奉天征討掛印總兵之職襄陽副總梅福為先鋒旨意到日星速起程不得停留片刻除發雞報早奏凱旋論功定爵勿替朕命汝往欽哉謝恩小生謝吾皇萬歲萬歲萬歲即將聖旨供上香案雜是外白毛大人恭喜了正生天使大人請坐外不敢下官有皇命在身就此告別了正生天使大人 聖旨下金城有勞駕遠行外毛大人 鞭敲金鐙响 人唱歡歌聲外請了正生請唱少云天使回京去 再叙欽差毛大人 正生聖上吓聖上唱緣何聽信奸臣奏 召取文官領武軍白張德龍你這老狗才無非是 唱下官及第遊街日 進來拜望你奸臣因而蓄恨心常掛因此公報私仇誣聖君老賊吓你只道弄筆書生無其用 做不得征蠻滅寇人哈哈吟正所謂燕鵲不知鴻鵠志 小人豈識大人心 那知下官是參透黃公三略法 深通呂望六韜文豈不聞上本除奸滅佞臣白但是下官正欲剪除淫惡與哥哥超雪仇冤方伸我志唱誰知邊上救兵如救火皇命難違要速行但不知此去高麗何日全 哥哥孽海幾時清今日里 欲一清 欲清君命難違逆 故一救 欲救還仇仇又深白吓襄郡閭閻屬官員並無一個唱銅肝鉄胆無私輩盡是有職無才不識了我若將此事來撤下他們是徇私還要聽人情 一聽人情寬難洩 反教王六不安甯 左右思維無擺佈吓有何不將詞付理刑白那理刑廳童文正乃是兩旁出身曾為御史只因直諫犯顏貶為本府刑廳此人冰心鉄面正直無私此事托付與他諒無錯誤吓中軍雜有生傳理刑廳內書房相見雜吓大人有令傳理刑廳進見外白按台命下 趨步上前淨理刑廳進謁未大人請童爺內書房相見外是淨童爺到了未是童爺請外來了大人在上卑職拜見正白貴廳外不敢生貴廳請坐外卑職怎敢生那有不坐之理外如此告坐了正生看茶外大人恭喜了生謝貴廳只因高麗負國不服王化聖上命下官往勦即日起程為此請旨

廳到來有一事相托外不敢大人有何見諭生下官下車以來未經案事所有裁主謀夫一案原告刁王氏抱呈王六被犯刁劉氏王文四蘭等已承責廳飭差拘齊下官因皇命在身不得親詢敢煩貴廳奉公照法鐵面冰心吐萬丈之光察秋毫之末使賢愚立見玉石攸分非但冤魂感戴即下官亦叨惠匪淺矣外不敢大人專委卑職怎敢循私以負重托理當領命生中軍雖有着該房將刁劉氏王文裁主謀夫案卷送與老爺淨吓童翁請收領外是謝大人卑職就此就辭了生請外大人請留步生貴廳慢請中軍代送淨是慢言送出理刑廳且說封疆毛大人此刻是屬官蜂擁出門外候送巡台出遠征頂盔貫甲轅門候戎裝隨帶眾軍兵印綬親交藩憲手家眷先行返故城自家頭戴金冠雙鳳翅身披鱗甲滿龍鱗坐騎千里追風馬各官送至教場門堂上先鋒參見畢然後分開左右營傳令中軍忙不住頃刻間各營兵馬亂紛紛三通鼓响來點將八面威風號眾軍規條禁約重重出戰策兵符細論教場挑選人和馬盡是能征慣戰人無擔待就點兵高麗國外去長征祭旗發炮滿天地傳令先鋒開路行班聲動兮北風起劍氣冲兮南斗平真是令人山動岳果然言出鬼神驚滿城百姓焚香送眾官員十里長亭設餞行但不知何日鞭敲金鐙响幾時人唱凱歌聲少云按院征蠻去聽講到通政劉爺家內情外引種竹已堪成小隱賞花未免憶長安白老夫劉仁傑兩榜出身官居通政目下退歸田里不料王六在按院台下呈告我女主婢與間壁王文通奸謀命襄郡百姓皆知幸得高麗國蠻人作亂聖上命毛龍征討而去聞得此案發與本郡理刑廳鞠凡我想此事若不彌縫大辱門庭方才已發家人提問前主要理刑廳通情一線老旦阿相公但聞童文正固執異常未知允否外白夫人且待家人回來便知端的想老夫唱兩榜仕林翰墨流官居通政顯門樓吾只道兒女情完心事畢那曉得過送未暢忽添愁佳婿偏偏遭暴症累女孤單守白頭老旦相公吾想女兒自小至今雖然意氣瀟灑唱到

底玉潔冰清體難通氣來只顧歡娛不顧羞外白吓夫人想是南粵死後或者少年難禁慾心一時失志結識王文亦未可知老旦相公王六老奴是唱前隨我婿維揚去白難道只幾日就按捺不住了唱就結情人常伴樓外白哭如此說來事有可疑難剖白老旦老身算來一定屈陷女兒的况且刁姓下人不少王文怎得上閨樓我過去過東西兩院相聯絡難道王氏安然聽自由白據我想來畢竟是妻妾不和主僕成仇之故唱是以誰狀竟將主母告這混賬毛龍胡亂收急病身亡天下有怎言毒死害南粵外白哭這奴才誣告主母私通王文四蘭鳩毒死家主欲置主母於死地這還了得吾想王六與主母有仇與四蘭又有何怨與那王文更無仇隙其中必有蹊蹺况且王六素性純厚待主有義何至結冤六人致之死地唱其中定有緣何故難於執一想心頭白吓女兒你若果有此事可記唱那年出嫁于歸日我堂前親送酒三杯要做個端莊靜節婦白頭舉案齊眉難道你四德三從全不想竟不顧廉恥把夫欺白可恨阿可恨如果真情氣死我也唱劉爺正與夫人講德福衙門恰直回付引奉着東人命衙門遞東回白老爺夫人外德福回來了麼付正是外那刑廳怎樣講付老爺老爺多多致意請老爺放心必當從命外這就是了唱通政安心歸書院命婦歡欣返玉樓專候姣兒身出獄還該備禮去相酬忙差得力家人去厚付花銀與禁頭寔問情由下回剖

第六十四回 審問

外引推官四府冰心一片民無怨法重情輕秦鏡高懸如電詩曰鐵面冰心四府印除奸剔惡諫君王誰知觸犯龍顏怒請降襄陽四府堂白下官童文正浙江嘉興府秀水縣人氏少年篤志苦節博覽羣書年近三旬官為御史只因忠言直諫觸犯天顏級降湖廣荊州府四府理刑廳之職這也不在話下昨日毛巡按奉旨征蠻去了發下刁劉氏裁主謀夫一案命下官詢確其情已將原卷收下不思昨日有

通政使劉仁傑着人遞東到來要下官容情衛護我想大憲呈詞不可徇私作弊正是案前三更無情法筆下超生有幾人如此人犯已齊不免坐堂鞠詢過來有傳點開門來喚唱原差奉命急忙忙 禁于牢頭心內慌 軍牢皂快如狼虎 輕敲雲板响叮嚀 開門開了公呼喝 鐵面刑廳坐大堂 六書房吏分左右 行役三班立兩旁 童爺升座威儀肅 該房原卷送公堂 付白原差帶領原犯進來唱一聲呼喝驚人胆 原被分開跪兩旁 此刻王文望見刁劉氏 娘何故到公堂 我只道你回家與父商量事那知道露面地頭到法堂 娘也把王文看只見頓改風流滿酒龐 又見東邊跪下年高僕 王氏婉婉也在旁 丹墀下 四梅香 各人呆面看娘 監內六人分六處 不將口供好商量 此刻法堂難講話 吉山未卜好心慌 各人小鹿心頭撞 忽聞傳話喚年蒼 外白帶上王六雜王六帶上宋宋有大老爺在上小人王六叩頭外吓王六本廳奉按院大人之命今日將你原被人等到法堂公審你的主母劉氏走動王文有何憑據怎見得把你主人謀死從實講來若有虛言誣陷王母取罪不小未是大老爺吓小人的先主人是唱去歲離家三月中主母是深閨寂寞怨東風 呼環游玩園中景 呼婢尋春數落紅 當此鶯啼燕語春光好 蝶戀蜂鑽花蓋濃 正是春風薰得遊人醉 牡丹亭上弄絲桐 聲音啾啾湘妃怨 鶯動牆東司馬公 外白是那個未唱監生鄰棍王廷貴 竊玉偷香在花柳叢 牆頭偷看娘娘貌 四婢從旁誘主通 自此往來將二月早又是石榴花發火初紅 露水歡情忘結髮 計圖長久蓄心胸 先生人是五月初六回家轉娘是設宴房中待接風 主婢同謀來下毒 可憐先生人是唱片刻之間緣命終 全家不敢聲張起 只好暗地相思泣主翁 外白既是你主人被奸夫謀死當時何不鳴官告發直至大憲按臨始叫喊呢未阿大老爺唱當時欲把冤情訴 畏懼劉家勢焰凶 投鼠從來還忌器 縱然有跡却無踪 豈至九月重陽後 小人照看園中 適在牡丹亭上過 拾得娘娘書一封 呈與西房二

主母 情書是已經粘入狀詞中 滅倫傷化無虛謬 欲主謀夫情實供大老爺吓伏乞虎威大振嚴刑究 先主脚恩在冥冥中外白退下去喚王氏上來雜帶王氏帶王氏 正旦大老爺在上冤婦刁王氏叩頭外阿刁王氏你前日曾有狀詞命僕王六控告正室劉氏私通鄰棍王文毒害親夫有何証據不須驚惶從實供來 正旦大老爺聽稟 唱去春夫主往維揚 劉氏私懷別有腸 輕狂失却名門範 婦道規儀一旦忘 說什麼身居正室綱常禮 他曉得中饋蘋蘩那一格 巧笑風流閨範亂 脂粉頻施鬥豔粧 帶了了環終日花園走 私窺宋玉在東床 瑤琴曲奏桃花片 流水瀟湘引阮郎 後期賤婢桑間約 幾度巫山候楚王 因此上蜂狂蝶戀無拘束 慢疑鴉弄鵲且疆白玉六在花園牡丹亭上唱拾得一絨錦箋 在 擊來送與婦人舞 其時委巷蒼頭口 禁他休洩隱書章 白大老爺吓他也不想 唱結髮夫妻情義重 也想不到曾道情節笑真贗 何曾有甚甘心守 疾竟惟恨怨朝陽外住了通奸情弊本廳已知底裡 你且把謀命根由細細講來 正旦大老爺阿唱若云謀命最慘心 提起之時血淚淋 去年五月端陽節 奸夫淫婦兩情深 內樓暢飲蒲腸酒 疊腹向肩笑語頻 小婦人送靈符窺破私情事 醜態之言難直陳 匆匆退避回房內 到次日却正夫君返故庭 誰想他禍心早已包藏久 接風假意待夫君 慢道五絲能續命 愁懷此刻轉歸陰 外白服毒之時有何人証見 正旦大老爺吓唱他預先佈置牢籠計 狐為黨與鼠為群 心腹婢 藥奴奴 緊閉重門誰憑証 內樓竟作荒山邱 那顧得地覆天翻神鬼驚 小婦人是卧房僻處偏西院 驚聞凶信近黃昏 白其時日已西沈內儀門才啟當有玉蘭來報唱午後東人生暴病 霎時一命赴幽冥 小婦人魂胆碎消忙探視 見夫殞命體如水 惘然急病身亡何太驟 何不在未亡時候報凶信何至夫君氣盡來通報 疑心一片隱難明 乃劉氏情虛嗔怪奴盤問 標權立刻命殞 盛外白既有情弊何不赴縣伸理呢 正旦啊啲大老爺阿曲欲稟縣衙門 所慮他偏正名分又只為莫須有

三字無憑蓋因此上權為合恩 到後來獲取情書信始知是確係因奸謀命外有了情書何為原不赴告
 求伸正且曲那其間意欲求伸又慮他財兼勢大劉通政 小婦人切思強弱難爭只好是朝愁暮恨外白
 既有此慮為何又在按台大人臺下具呈奔訴呢正且大老爺吓曲代天巡狩承皇命凜烈霜威 竟無
 隱這的是伸雪夫冤的幸因此上託付爺爺 望爺高懸秦鏡 烈法究奸淫 夫死黃泉感天恩於不盡
 外白退下傳劉氏離吓傳劉氏傳劉氏小旦有大老爺在上未亡人劉氏叩頭外吓劉氏小姐若是令尊大
 人分上不敢有屈奈有原告王氏抱呈王六在巡按大人台下告爾通奸鄰棍謀死親夫事關重大因按院
 大人奉旨征發與本廳公審豈敢有私須要從實供來免受驚駭小旦大人聽稟未亡人是唱生長名樓
 十七秋 于歸刁姓配南婁 夫妻恩愛如魚水 惟願今生共白頭 不道故夫去年三月維揚去 天中
 日午反歸州看他面帶焦黃又瘦弱 白問他是只說道是唱路受風邪被暑侵 外白可曾延醫看治小旦唱
 先夫阻止延醫路 那知道病入膏肓難保留 可憐他英雄仗倆成虛夢 只落得一日無常萬事去 如是設
 成服正把亡靈苦 守七開喪件件週 親鄰族分皆知道 夫死黃泉已二秋 未亡人是矢志柏舟全大
 節 豈染塵埃枉自羞 堪恨西房王氏女 通奸王六老蒼頭 亂倫滅法綱常變 未亡人是閨儀正肅
 也含羞 曾經苦口良言勸 那知道這淫婦奸夫反結了仇 無中生有將人害 今日里幸喜雲開見日球
 僕人陷主該何罪 望老爺嚴刑細訊老蒼頭 外白劉小姐此言差矣本廳看王氏青春少艾王六年近花
 甲那有主僕通奸之理法堂之上曾敢胡言說慌還該從實招來 小旦阿呀大老爺那論年少齒長唱通奸
 舅媳世多少未亡人向真情話 望老爺筆下要超生 外白呀王六與王氏通奸你乃一家之主豈有知
 風而不知正法乎 小旦老爺吓唱欲把倉頭來正法 只恐醜事風聞在外頭 一求是閨門不禁關風化二
 求死黃泉也帶羞 外白一派胡言既不正法驅逐才是 小旦老爺吓唱欲把王六來驅逐奈他是三代

刁家總管頭 先夫在日將他託 只恐怕他把屋宇田園賬目鈎 外白王氏與王六通奸有何証見 且未亡
 人乃一家之主當內外稽查唱初觀王氏甚輕狂 終日塗脂抹粉粧 夫亡不守居喪禮 身上時穿
 豔色裳 那日到他樓上去 只見房門緊閉 唱惹動猜疑在門縫張白只見王六在內唱一枝紅杏遮殘
 雪 滿樹梨花壓海棠 方信古人言一句 蕭蕭白髮伴紅妝 未亡人目覩其奸為實據 望老爺冰壺
 朗鑑振綱常 外白到也說得好但那王氏狀詞有你有情書粘呈為証還有何言致味 小旦大老爺刁僕既生
 惡計何難捏造情書望老爺鑑察唱登樓海市由他造 蛇足多添豈算極 外白嘆情書不足為據僕妾通
 奸出於汝口難道倒是憑據麼唱即此一言無話答 低頭默默暗心慌 童翁未把刑來用 還須先問
 四梅香 外白劉小姐退下去左右去喚春蘭唱喚春蘭貼大老爺在上小婢春蘭叩頭外阿春蘭你的主母
 私通鄰棍王文謀死主人的情節一一講來若有支吾看抄子伺候唱因今日口供未曾先定計幸虧得春
 蘭舌劍與唇鎗大老爺我家主母千金體 候選州同正室房 大爺在日都和睦 主往維揚未轉鄉白
 母是操持家政餘閑少 豈把閨門女訓忘 白若說私通兩字唱前門後戶多嚴緊 試問王文怎進房白
 若說謀害兩字 唱既無暗裡私通事 焉有平空害主亡 非但娘當不起 了環此味也難嘗 外白嘆
 若云兩字俱無那二娘王六為何捏造呢 貼阿大老爺吓唱南面之尊如冰鑑 人心那有兩條腸 二娘原
 因見東君歸地府 圖貪家產獨承當 如忌正房生惡計 空中樓閣架無梁 外白住了那王氏苗佔
 家財與王六何干肯做抱呈呢 貼大老爺唱王六刁家三代僕 性情倚老慣為強 先主尚且聽他說
 何忌東樓主母娘 與著二娘為一路 虛詞蒙誑見封疆 外白胡說那王六總是刁家主僕何不死了正
 室反護偏房廢 這有緣故只因王六每作私弊主母將他責打故而懷恨大娘唱希圖滅正與偏意 所
 以願抱呈詞助二娘 外白好辦得干淨且退下去喚玉蘭上來付喚玉蘭 丑大老爺了頭玉蘭叩頭外好个

賤人主母走動王文通情是你穿針引線毒害主人又是你的巧計今日惡貫滿盈明白招來免受刑罰丑吓故宗事幹大老爺見故个呢哈外哇大胆的賤人與我掌嘴丑大老爺且慢了頭有辨外吓容你辨來丑計里哈个衙門呢外哇理刑廳衙門你尚不知道麼丑吓个末理刑理刑該先理後刑那問先刑後理怪勿得造謊告狀哉外好个放刁的賤人丑唔里大爺原姓刁耶外掌嘴雜吠一二三四五丑阿壞壞了頭供未了外供上來丑吾裡娘是唱千金小姐不低微 玉潔冰清志不移 婦女人皆圖歡樂 娘獨厭鳥雙飛 周公禮數常疎闊白介了我里大爺末唱另娶西房王氏姨白大老爺是明鑑要曉得唱結髮夫婦猶恐恩愛微那自將閨訓作為非白若說了頭穿針引線那个進來別樣物事呢可以藏拉衣袖裡這個人是身長六尺天下難藏况且唱前後之門王六管如非要先有旁門左道功 娘娘志不忘閨訓休聽那一面之詞把主母欺外好利口的賤人若不通奸謀命王氏呈詞如何憑空告來丑大老爺若要明白一點勿難只要拿王六一夾二娘一楞自然水落登時石出雪橋見日就明老爺悟道阿差外吓你的主母與王行走動還自春蘭引線還是夏蘭牽引本廳知道你是局外之人無干于你不用驚惶老實供來放你回去休代他門抵賴自取刑法之苦丑大老爺那个說笑話哉唱一主母 四了環 常川左右伴閨房 娘娘是羊脂白玉無瑕玷 從沒有聞言在外面談 勿知王文面長并面短 總要攀花也進路難 四个梅香不出外 私情兩字沒交關 莫聽二娘王六話 妾僕告主罪如山 仗維按律嚴刑究 先生黃泉眼目安外白哇你主母若然不與王文私相苟合何至主人回來就死明明因奸謀殺以致王氏不敢呈告本廳水霜凜烈豈容狡賴快快招來免受刑法丑大老爺實情冤枉嗟唱五月初六主回鄉 口內連連不耐煩 到着大娘房內坐 言稱路上冒風寒 忽然腹痛難噉忍 少有追魂奪命丹 唬得主母了頭出了竅可憐須臾家主夢邯鄲 急病身亡天下有 說什麼因奸謀命把主傷殘外白你主現有清書為據

書中盡露奸謀之語你敢狡賴麼丑二娘也會寫字个吓唱捏造假書把娘害 還要帶葉連枝害四蘭 說狀告人該反坐 白來大老爺台下唱真正天運循環轉 造生主婢歸家內 恩如滄海德如山外 白奸賴得干淨且退下去帶王文上來 雜喂帶上王文付有王文當面大宗師在上監生王文唱唱哉外哇 按台大人已經行學除名監己革吊還敢自稱監生麼跪下來 付吓從未身入公庭今朝頭簪綻新鮮做个矮人發發利市跪跪看大宗師覺得辱了斯文否外哇你既是斯文該知法度為何與刁劉氏謀死他的丈夫刁南婁乃衣冠之敗類也快把實情一一供來免受重刑付大宗師故宗說話直覺瞎子落教場摸勿着頭路采外白現據南婁之妻王氏蒼頭王六告在巡按台下委本廳鞫訊還不是講來付哎哎个不故个巡按大人益覺勿拉浪哉唱我是只曉詩云子曰讀文章 竊玉偷香是外行 雖然咫尺為鄰里 素昧平生隔一牆 人道室遠難通信 何隙能到劉氏旁 並無瓜葛無仇怨白不得知舍个緣故唱將我名頭在詞內藏 單告通奸還猶可 若言謀命却難當外白你既不通奸謀命那日王六告你你連夜逃避豈非已情虛麼天網恢恢本廳掌獲快快招來休思狡賴付大宗師差矣外哇雜喂付做子个人摠有脚有子脚摠要走故个夜頭來采親着人家吃酒居來適逢宗師見愛款留敢不從命乎外吓好个鉄嘴的王文快將通奸謀命的根由從實招來免受慘刑 付請教大宗師還是先審通奸呢先審謀命外謀命因奸而起自然先審通奸付个末大宗師越發差哉唱常言捉賊要捉贓 古來捉奸要捉雙 雅俗賢愚皆曉得 大宗師何意失推詳外現有劉氏情書憑據書上寫得明明白白私通顯露謀命難逃還敢強辯麼付請教大宗師縱有情書不知出於何人之手作為憑據也外白王六在牡丹亭上拾取的付哎哎越發勿對 哉情書在監生處自然可以為憑來采劉氏處還可以作據那里虛空八隻脚叫舍牡丹亭上拾着个唱拾來書信可為憑 世上人皆可言人 此刻迷霧遮日月白大宗師若要明白此事唱還須去問牡丹亭外

晚好个唇銜舌劍的本廳問你若不通好劉氏那王氏馬敢在巡按台下告發呢付大宗師若果情真何不
 早向司台控告皆為假了遲到子目今莫不是唱近來妻妾成深怨 裝點虛詞告代巡 巡按被賤虛
 作是白仔細想起來唱到底難將假事作為真白但自家勿好審裁委發拉大宗師呼大宗師捐子毛大
 人个木梢哉唱今日公堂來審問徒然上煩下累費精神外一派油供敢來唐突左右雜有外取夾棍上來
 雜吹付阿吓大宗師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外吠狗才胡說夾起來付阿哨哨故个樣式看來罷勿
 得个哉嘗嘗夾棍看不知舍个滋味唱童老命銜面無情白吩咐緊緊而收唱禁班兒隸緊收繩 一把收
 來一把緊 下邊唬壞女裙釵且唱叔叔吓可憐你瘦怯書香子 今日如何脫苦星 可恨刑廳重銜面
 無私執法不該應 極刑疼痛難堪忍你不要把終始根由澈底呈但見收緊王文稱有趣付唱哨哨有
 趣唱一聲有趣命歸陰那奴奴目覩王文來暈死 唬得三魂失兩魂 心中如此刀來割白阿吓叔叔吓
 你今朝性命徒然送理刑你黃泉路上悠悠去 我來陪你一同行娘娘是淚盈盈不敢高聲哭只見王文
 死去又還魂付冤枉吓外還說冤枉敲起來唱又是一連四十無情棍 口中原是舊書文 刑廳此際無
 可奈 心中暗暗自付論白左右雜有把王文鬆下雜噴外即把五名人犯押赴放下毋許交頭接耳雜噴
 退下六外喚蕙蘭上來雜噴蕙蘭上去丑太老爺了頭蕙蘭叩頭外看你身短髮披年紀尚小丑勿瞞大
 老爺說了頭只得十二歲朵外嘆年紀雖小倒幹得大事丑了頭勿曾趕舍大事務外你的主母與王文多
 已供認引誘王文也是你約死南婁也是你他們多沒相干為此本廳已將他們五人釋放回去了將你一
 人在此抵罪唱蕙蘭是年輕信是真言語 半是心驚半恨人 大家有分推干淨却在我一个承當抵罪
 名外白阿蕙蘭你賴不去的休得支吾你若從實招來本廳念你年輕從寬一二如若抵賴看榜子伺候雜
 吓蕙蘭快些招來不然太老爺要拶我表白蕙蘭一想他們是唱却脫罪名單言我 一般多是傷良心叫

舍黃狗吃子食白狗當差真刻毒 罪名怎肯獨當承外從實招來本廳有剛隱之心或者這可超發若有
 半句虛言凌刑難免丑大老爺勿要移我讓了頭說末故外講上來丑唱先主離家是去年 期送三月豔
 陽天 蜂飛蝶舞舞華景 鳥語鶯啼草色妍 主母深閨嫌寂寞 春心蕩漾不能眠 尋芳散步花園
 去 牡丹亭內理冰泣 隔牆驚動風流子 偷看奴娘美少年 相逢不用相迴避 一時却少在橋前
 後來隔斷坐山雲一片 深閨主疾病奄奄 請醫診脈王文到外白為何請了他來 照主母是欲把芳
 心托註鵲 鵲橋向水牛郎渡 已後游春到後園 玉蘭勾引王文到 吳道藍橋路萬千 從此娘娘
 春意洩 遇來交愛與男歡 東樓慣作天台路 只望天長地久兩和諧外白從何處出入的 那團圓隔
 開牆一堵 玉蘭把花梯倚在粉牆邊 王文仿學張君瑞 赴約常常過粉牆 娘娘效學鶯鶯女 義重
 情深難盡言 春玉夏三蘭多有分 了頭年小未成歡 自此往來两个月早又是節屆羅江祭屈原白
 王相公搭娘兩家頭唱房中共賞端陽節 二娘忽地到房間外王氏來做什麼 二娘持送靈符至
 看見王文在裡邊 不進房來忙走出 機關已露却難騙 先恐太爺歸故里 白恐怕撥拉二娘說破于
 未唱定然主婢命難全 白玉蘭對主母說唱你不害他他言你 不如早下手為先 藥死二娘無後患
 商量定計在房間 要將鴛鴦頭餒做下 一日詐稱補酒酒外這鴛鴦頭那來的 貼王相公拿來
 个外怎麼不藥死王氏反害你主人呢 貼大老爺吓唱此計原為害二娘 只因家主占還鄉 移个花來
 接个木 一時將李代桃姜 白倍理大爺勿知該死呢舍 連聲稱贊餒頭好 个个拿來一口嘗 吃了
 饅頭無多刻 嗚呼一命就身亡 白就拉架樓板浪浪後從新拉架床浪去羅里曉得拉拉在勿好哉
 血膜推出來哉弄子血滿樓板玉蘭阿姐拿大爺故伴汗衫搗乾淨子唱將尸骸扛到床上去 然後去報
 二娘娘外那血衫可曾廢去 貼唱血衫多是鮮紅血 拿在娘箱內藏外那情書在什麼時候寫的 貼記



得五月盡頭日脚忘記... 唱只因王文久湖巫山路 神女情懷遠楚王 一幅花箋親筆寫 王蘭筆去
 遞托郎未知因何落在谷頭手莫不是鬼使神差留禍殃 五人幹下無天事 蕙蘭足不敢開言心帶慌今
 日法堂不敢來藏隱望太爺筆下超生恩不忘 那蕙蘭向向多明白 快筆能書好值堂 一一行行多寫
 就 童翁暗暗自思量我若再犯淫婦奸夫審 仍然抵賴費周章 且去勘明出入牆園路 房內搜查定
 有贓 庶使犯人心習服 再無免強好伸詳 外原差有將王文劉氏三蘭帶去收監依舊分五處刁王氏
 一體管押王六蕙蘭隨同本廳前任刁家勘查明白再行覆審難是是唱男女五人原收禁 分為五處沒
 商量 刑廳退進私衙內 稍用午膳畧充腸 刑廳也不多耽擱 值班刻候飲茗觴 前呼後擁刁家
 去 後邊還押小梅香 街坊閑動人多少 个个言非論短長 審問事繁書略刪 弔衫履勘下回詳

唐詩唱句

絕代風流唐解元 才華如海筆如椽 少年落拓尋常憤 不煉金丹不坐禪 造孽銀錢終不使 丹青妙技出天然 交游文祝諸君子 不慕公卿極品官 塢內桃花三百枝 春風此酒足盤桓 虎印山日日登高飲 不去邀遊不盡歡 晚年曾受甯王聘 叛逆行為早看穿 詐作顛瘋無效藥 脫然無累返家園

第六十五回

踏勘

未引深思二娘情 明知主母混 今朝雖履勘 還防事難明 表白各位阿哥 今日刑廳來踏勘 唔阿曉得叫踏勘 那儘介勿得知 踏勘未踏字 看格呢 金相來踏末踏 拉地浪看末看 个天浪 唔唔个入娘 賊自家勿得知 到說我是冒失鬼 唱旁邊 乳伯笑呵呵 休得閑文說話多 非為別情來履勘 要看王文出入路如何 與那口供相對重來審 辨成信誠 確謀夫 白伯伯說到是介 說到底通奸害命 阿是真个呢 舍我不知詳細 且待童爺審問明白 便知分曉了 唱一自南身身故後 蕭條已有二年多 因此厨茶常用 今日里 家人權且當茶爐 幸虧才福多 能幹大爺在日 往來官員見得多 預先小事多端 正白吃呢 料想勿吃个 唱免不得 尊嚴設規模 大牆門開到廳堂上 掃得方磚塵也無 孝物盡行多掩蔽 牆門款式兩邊鋪 正廳上面排公位 地上還將毡毯鋪 伺候刑廳童四府 忽聽門外幾聲鐘 白太老爺來哉 付大家不可喧鬧 站在一旁 小心迎接 雖是哉 唱執事人員多在外 童爺停轎 眼觀門庭 硬器如都憲 因其為人 孽事多 出此敗俗 傷風 女白倘能審明此案 唱千年洗不盡 萬年污白眾家人 接老爺 離快去 未請老爺 出轎 小人們代二主母 迎接多多 有非外 誰來罪你 唱一名門 役兩原差 隨看童爺 進內來 餘外諸人 俱在外 刁安支值 正當該 茶廳 扇茶留茶飲 逐位 勞金分派開 外邊

第六十五回

踏勘

多少人觀看 擠擠挨挨 紫石街 且說童爺身進內 威儀正肅 上廳階 童蘭王六跟在後 老僕寬心使女呆 到了正廳 方位步 蒼頭王六上廳來 未白太老爺請坐 兄弟們看茶 外不用坐了 你可隨帶童蘭 唱劉氏房中先引勘 餘人不必裡邊來 未白是小人 放肆引道了 唱童蘭隨着蒼頭走 胆戰心驚 少三裁 行過高堂 幾處深幽路 重重疊疊 上樓臺 未白太老爺待外 這里什麼所在 未這里是中門 裡邊就是內院 諾有禁條 一紙雲板 一塊乃是九月間 劉氏主母所立在此的 禁止男女混雜 各分內外 未唱外邊有事 敲雲板 裡面聞知 將戶開 好待王文無帶 安心來去 兩和語 外白這却非此意也 唱主歸泉路 音春婦 設此成規 到也該 未白太老爺阿有此成規 何不早立 却在小人拾書之後 方才如此 明明忌憚 小人防範 查察 王文不能出入 外拾書在前 列現在後 未正是白情 或有之童爺看過 禁條 為何此門鎖着 未多因主母到府 廳所以鎖着 的外童蘭可是麼 且白一點也勿差 外輪匙何在 丑失魂落魄 个玉蘭 哉將鑰匙 忘記 拉桌裡 勢裁 外金印高升 有把鎖鑰 去了是 唱金印高升 忙走過 裂去三黃門 已開 外白西首去是什麼所在 未西首是二娘 幽居之所 外可與此地 通連 未向日原是通連的 唱自從送符 觸破機關 後白主母喪事 已畢 唱關截此門 永不開 也無非查察 恐防私情 斷未白以後 二主母是唱欲往東樓 要兜轉來 外白東首是什麼所在 未那高樓 的就是大主母的內房了 外引道 未是丑太老爺吓是鎖拉 茶哇 未太老爺只要 伸雪 此冤 唱就折 此冤 也是平常事 一起 勞煩 兩臺差 蒼頭引向東邊去 行過了 幾個 庭心 六字塔 彎彎 曲折 奔穿過 重門 皆鎖 盡敲開 未太老爺 這里就是 大主母 堂樓 之下 了 唱一帶 長窗 多閉上 高升 金印 兩邊 開 童爺 舉目 來觀看 見那 樓下 紫檀 花梨 桌椅 排 許多 擺設 多精緻 原像 之家 真有財 隨意 將身 東邊 坐 童爺 分付 一公差 外白高升 有外本廳 不上樓去 了 你與 童蘭 上樓 令把 檢交 血衣 是王六 引看 花園 未是請 太老爺 請這里 來唱 前面 徐行 老院公 刑廳

登登步從容 後隨金印兜彎曲 遠北還須入向東 未白大老爺諾一帶唱多是內室通園路男人進去
 另有花園門一重 外白本廳只要看出入路徑餘外不要看了 是唱答頭引到園門首 取下門門園路衝
 童爺却非遊園景 勿用煩言詞語中看什麼重疊樓臺亭閣院看什麼密層層松柏間梧桐那五六引
 到牡丹亭外將身站白大老爺此地就是牡丹亭曾拾請遺書一封外白在亭外拾的在亭內拾的未白在亭
 內桌子旁邊地上拾的外白跨牆之處在於何處未請大爺這里來唱答頭引指桃源路大老爺這堵牆
 頭看是踪 花梯一隻依然在此 來往俱由此路通 那童爺先看花梯高幾級 榜棧微帶頭松 分付
 將梯撥向圍牆佈白隨即登梯而望唱但見牆頭相沿苔草濃 只有一截多干淨 零落牆磚泥土蒙外
 白王六牆外何所末就是王姓了童爺觀唱也是一個小小花園景 些須鋪說却精工 這丹桂靠牆如
 梯級那王文引足踰牆原易容 來任好情不容辨 謀夫未必告平空 看畢下梯回步走金印將花梯
 橫放在牆東 王六跟隨原路走 且說高升押婢在樓中 外房內房如畫圖 可惜人羈牢獄中難阿惹
 蘭那血衫何在 丑吟讓我想想看勿知抗拉羅里故隻箱子裡儘哉難快些掣出來 丑曉得哉舍了能個性
 急唱就將第四隻箱兒來啟看 血衣一件色烟紅白昨喝來里哉要末還有一件物事索信竿子去羅什
 麼東西 丑讓我掣出來介紹唱又從那粧臺抽兜內取出王文書一封 高升識字展開看羅白哈哈這唱
 句唱王文何可賴私通 丑交克明白那問勿關我事个哉難下樓去 丑走嗟二人下樓出外做上太太老爺據
 是血污所染故而月久日深唱故而淺色不為濃外白阿惹蘭此衫確是麼丑太太老爺唱以為小事誰高問
 玉蘭隨手看箱籠外收過了羅是唱童爺自展書信看 果與了環口供同外白王文劉氏總憑你唱舌
 劍唇拾能利害 白如今有此二物為證了看你們再有支吾掩飾要責情供了唱將書摺好藏衣袖 分付

蒼頭老院公外王六有你有同惠蘭原差法堂伺候未是外打道回衙 阿唱仍由原路到廳堂 執役齊齊候
 兩旁 合府衆人多跪送 刑廳乘轎上街坊 刁慶就把牆門閉 語四言三話短長 人人探聽多明
 白 原來還有情書血衣裳 今日一齊為證據 且看他們何話諱真羅 丑大娘娘那問是賴勿脫个哉
 吾想大爺在日打個噴涕末跌倒幾个人朵那舍撥里朵輕飄飄擺布子个條性命若無王伯伯出頭告狀
 那有今日帶累我里快活哉 答咳有何快活吓唱這思先王遭冤傷好一似割碎人心剖斷腸 大爺難
 以轉還陽白不要多言快把門戶看了是曉得哉刁安內牆門閉上舖設物件盡行收拾了是哉唱不言刁
 府家人話 且說清廉四府堂 回轉衙門天色晚 破清公案豈辭忙白分付原差高升金印即連到監
 吊取犯人稟過刑廳用過夜膳傳話升堂唱書役當心齊候等 法堂燈燭始輝煌 發柳已過三聲點
 童爺升座凜冰霜 劉氏娘娘心內想 必定爹爹已晚這端詳 暗中佈置通關節 因此從新審晚堂
 一定是草草問供多放釋 原呈放坐罪名當 王文是抵莊口供原照舊 不更不改不驚惶 單有惠蘭
 難理會 三蘭也是費推詳 急聞原差把王文喚 色棍徐行上法堂 付太宗師監生王文見外咤法無
 可貸的狗才死期在通還是這等稱呼分付掌嘴付吓吓就是老爺拉小人如何外法堂之上容你等這
 放肆的麼羅王文跪下去付吹跪末何難勿知太爺還有舍說話外通奸劉氏謀死南樓之事招也不招付
 太爺又來哉唱如若通奸謀命真 初堂早已供分明 何必費心重人審 實情慌狀告王文外證據昭
 昭這說慌狀麼付必固一幅假情書難算真憑據外劉氏之書不足為據那血衫可是謀夫的憑據麼左右
 付與他看來付太爺一件血衫舍上頭像憑據外呀狗才那刁南婁死後有血膜湧地春蘭將衣塞口血跡
 儼然豈非憑據付嘆王六直頭刁朵西月情書制刁倒東鄰君子又是鬼測能介弄一件血衣擔塞擔塞然
 而是鬼戲嗟外王文這件血衣非是王六所呈乃惠蘭交出來的付惠蘭勿惠蘭血衣勿血衣與我王文風

馬牛無關外賴得干淨還有一物看你如何抵賴唱命將書信交他看 唬得三魂不在身 此書交與春
 蘭手 為甚今歸董裡刑付白 賄賂哉外王文還有何辨付請問大老爺此書從何而來外此書是劉氏房
 中查勘也是惠蘭交出來的難道也是五六捏造的麼付雖非五六捏造必係二娘之弊唱此書雖陷王文
 寫 莫枉毫無瓜葛人 此刻童爺心着惱外喚惠蘭唱與他當面論分明且喂王相公付咬咬咬倍了頭
 從勿相認那舍叫起我來且倍里大家推拉我一個子身浪了介拉我也招我要死未大家死唱王文一法
 心頭急 頃刻身軀跳不停 四府刑廳重又問 你今還不快陪承付大爺不要睬但實情冤枉外好
 狗才惠蘭一一供明本廳親赴刁家查看劉氏房中吊取血衫書信到此地位還想抵賴好不知死左右有
 將王文緊緊夾起嗚嗚嗚公公就刑刑 一雙脚敲木三根 登時發暈昏沈去 衙役們黃紙還將冷水
 噴 少停甦醒還陽轉 冤枉連連口內稱外還招再收唱收緊不招把榔頭釘 幾回復暈又重生
 情願一刀分兩段 公堂刑法實難禁付白罷罷罷望光景必定要招个哉乞給紙筆一揮而就筆值堂
 就將文房放在地上付咳嗽空寫未容易着地寫到是頭一遭唱死在臨頭還發起 幾行供狀寫完
 差役呈上童爺看 到也監生文理唱那里中得詞林法眼睛 上寫着供狀王廷貴 納粟一監生 因
 貪南國佳人貌 不念西園交契情 楚宋玉 漢陳平 風花雪月舊簪纓 因奸謀命情非誅 洗頭
 衙乃待受刑外白好如此供狀原像个老作家樣子把他鬆了夾棍放在一邊喚劉氏眾劉氏劉氏付太爺
 是介看起來騙我口供上于大老爺个當哉外不許多講小且太爺在上未亡人再叩頭外阿劉氏你說情
 書是假的這封書可是假的麼還有一件血衣一併看來唱娘娘低首看書 唬得魂飛無語言 暗思
 書是王文寫 心忌道漏在房間 血液汗衫該燬去 不該藏抗到今年 莫非五六來搜出 加添一
 證也呈官外白阿劉氏你今有何言抵賴麼小且太爺不知此事是那里來的未亡人却是茫然不知外若

說奸媒情節出於惠蘭之口本廳方才親臨復勘書信血衫出於惠蘭之手前書可捏後書難裝王文已認
 供狀鑿鑿快煩招了罷小且太爺阿實無此事的嗚唱家父雖然致公官 胞兄還在伴君前 太爺何不
 容情面 輕了正室重了偏外白哇你自己通奸鄰棍為死丈夫王氏也在法堂之下本廳曾經於你重於
 偏好个沒廉恥的賤人唱既晚父兄官爵顯 不該出幹事無天難白做爺劉府家人要見外喚他進來未
 娘一聽好了救星到了且太老爺在上家人叩頭家爺致意太老爺有書呈上外哇喂朝廷國法豈容書
 帖亂投胆敢求情何等縉紳固知法度左右與我打他出去嗚唱劉府家人真倒運 眼前一頓亂皮鞭
 家人歸報劉公晚 通政問言少主裁外白本廳阿唱從來不把人情徇 憑你着大紳衿書帖傳今朝你
 犯謀夫情罪實你父兄官爵只怕難庇你淫山醜女顏 白若是因奸謀夫有父兄爵顯者以情說釋壞了國
 家法度凡縉紳之女个个可以淫亂謀夫快將實情招來小且吓大老爺這等說欲未亡人置於死地了吓
 外鋼刀雖快不斬無罪之人法堂凜烈從無枉法理刑分付將他撈起來呵唱恨你心腸惡毒勝魏牀 統
 統全無把漢子偷 忘了森森三尺法 貪淫切切言南婁 天網恢恢今日敗 何顏還要害奸謀難白
 做爺劉氏不招外收緊些來吓唱纖纖十指肌膚嫩 今日難將緊緊收 昏沈暈去須史醒 心痛渾如
 滾滾油 旁首王文心不忍 出言發趣語風流付白阿嫂學生招个哉倍也語子能唱從前思想因長久
 誰曉得恩愛私情不到頭 陽世不能同聚首 陰司依舊共纏綿 今朝聽我王文話 且把東樓樂
 景丟白或者勿該死唱萬歲君王新例出 擊故宗謀夫男女救牢囚豈不是開懷風流原欲久 奉旨通奸
 更好迷外白王文不許多言劉氏招也不招小且罷罷罷唱多情叔叔既招 劉氏何容把刑法噉 我
 碎副凌道心不怨不負恩情如漆義如膠 正所謂若晚夫于三分禮 不犯蕭何六律條 日後將身分
 具處 陰魂終久伴荒郊 求懇王恩一點 判投來世續鸞交外白劉氏不招再收小且阿鴨太爺阿

願招外鬆他櫻待他親書供狀是人粉子一鬆重發暈 醒來忍痛執尖毫 心傷感 珠淚拋 記得常
 將花樣描 陶情作賦吟詩句萬不料今日公堂自畫招難做命劉氏供狀有了請爺觀看曲調供狀不囉
 唆 刁門劉素娥 那于歸別作南婁婦 與王文暗地兩歡娛 鶴頂害親夫 魂歸地府 實指望天
 長地久無災禍 誰知道忽惹閒平地風波 須信着國法森羅 赴去陰司 甘心待殛外白把劉氏帶
 過一邊喚春蘭玉蘭夏蘭春蘭有玉蘭有夏蘭有快些上堂三蘭合阿老爺了頭們叩頭外王文劉氏多
 已畫供你們休得強辯了合阿約太老爺寬枉嗟唱寬枉同聲不肯招 刑廳着惱把怒棋敲 正犯已招
 從犯賴 王家刑法實難饒 外白先把春蘭撈起來 小且阿了頭唱我與王相公已將供狀寫 你們不若
 也承招 雖是今生人造孽 多應前世劫難逃 付王文也把了頭喚 生若同伴死同淘 法場一塊風
 流地 永遠流芳萬古標 三蘭到此真無奈 料想刑廳不肯饒 逐一招明供畫畢 心酸宛若醋來
 澆 外白將王文重打四十下付哈哈個戲文吓做到子還有哈哈頭來衆吓不必囉唆唱唱兩人拖到丹墀
 下 獻出肥腎四十敲白啟爺打完了把六人上了刑具發縣收禁書信粘存原案血衫入庫俟決囚之後
 消燬可也是唱六犯當堂把刑具上 監牌帶去收監牢 可憐通政千金女 翠繞珠圍撒手拋 刑廳
 堂上呼王六 急忙走上老年蒼 外白阿王六有奴僕告主本該責你幾板念你代主伸冤實是難得而且
 姦謀罪大故而免責本廳已將此案審明將六犯抵命未多謝大老爺外白王氏有如今冤仇已洩回去掌
 管門庭須當為心柏節靈德流芳後來可將貞節傳流百世正且是多謝太老爺外王六有你有當扶植幼主
 不可輕忽是就此同一娘娘回去未是多謝太老爺覆戴之恩小人沒世不忘唱兩年濁水一時清 從此
 黃泉魂不怨 四府童爺

第六十六回 前探

未引作事顛倒顛 辛勤苦誰憐 自恨怨命薄 烹茶鶴避煙 自家非別王府中蒼頭王興是也皆因
 吾家相公癡心與問壁刁府劉氏大娘通情子吾想也無甚事羅里曉得歸家霎時身故未知南婁何病身
 亡如今王六個雞養把吾里相公告到毛巡按臺下審問把吾家相公屈打成招問成死罪收禁囚園吾家
 主母日夜啼啼哭哭欲思探望夫主方才翠娟妹子與我說知叫吾端正輪子伺候吾想唱主母出身是右
 門 重來未曾出閨門 出頭露面被人笑 脚小伶仃如何到監探夫君以閒話少說且去喚了轎夫唱
 蒼頭自言自語忙外走 看見轎夫懶梳眠 兄弟裡植植娘有令叫你們端正輪子今朝娘要去探監
 快點端正就進來雖是老兄先請我隨後就來我唱休言轎夫植植娘 再說蒼頭到裡邊 匆匆走到高
 樓上 王興便向主母言白主母轎子端正在大廳上伺候正且王興你去喚轎子進來後到後堂上轎未
 是兄弟們打轎子進來雖吓來我來我主母轎子在此請上轎正且了頭你與我要看好看官官不須隨去
 了丑吹介末娘早點回來正且就回來的未主母請上轎衆兄弟穩穩了難起肩吓吹唱衆人植植走如
 飛老蒼頭跟轎後邊隨 過巷穿街休細表 行來早到縣橋西只聽得兩旁店內滔滔講盡道個種好
 情忒惹奇白會大阿哥王文今節事務真正大勝會榮偷子主母又饒子多花阿姐二兄弟也是伊個福氣
 昨夜頭劉氏阿曾看見看見吓阿呀好個唱娘容貌世間稀 齊歌唐朝陽貴妃故個看審之人多動火
 就是區區見了也情癡他替聲哩堂堂辯性不得王文日夜被他迷况且四名阿姐多姣美 二八青
 春正及時可惜自古紅顏多薄命 將來腦袋要遷移白吾相故節事務便宜子王文將來魔呵搭子唱九
 泉仍有佳人伴白單單吃虧子一個人吃虧子羅個吃虧子劉氏唱千金奴嫩被人欺白也是個情願吾
 看起來到吃虧子兩個人羅里兩個呢唱一個是南婁做了死烏龜 萬代陰司頂石碑一個是名門淑女
 如孤雁 就是王文結髮妻故也不妨夫是貪花妻愛色只怕報應循環定不移 娘轎內親聽見 水

玉心中越發悽愴 皆因夫婿貪風月 致被旁人說是非 那晚奴家心似鐵 空勞若輩用心機 兒夫雖惜風流債 要我償還只怕無日期 此刻娘娘無限苦 只是路中不敢放聲啼 行來早到監門首 老僕前來起轎衣 未白稟主母這里是了 可把使用付與老奴待老奴好去叫門 正且吓蒼頭你去對禁牌說銀子十兩權作開門之費 待見了相公少不得另有使用 未是曉得哉唱王興等費忙舉步 到監門口口叫聲低白裡邊有人麼 禁白監牢無活計 打罵作生涯 白是羅個拉屎城隍鬼叫禁長哥我家主母來探我家相公煩大哥開一開禁白你家主人叫怎麼就是前日進來的王廷貴禁諾你的狗娘個幾里是啥場化是個樣容易出進的麼 未大哥不須發怒這封銀子權作開門之費 待主母見過相公另有使用相送禁故封銀子撥拉吾个啥 未正是相送大哥的禁哈哈我搭搭語取笑那哈認真起來你姓啥 未我姓王禁勿差个倍是王伯伯是我出頭便相見要啥使用 未輕惜大哥的請收了 禁既是故樣說只得權領哉禁唱禁牌得鈔喜開懷 忙把牢門鎖鎖開 白王伯伯開開我請娘娘進來罷 正且那娘娘 淚滿腮 咳不是兒夫身羈禁 奴家怎肯此間來 你看門查虎頭心畏怯 教奴此刻步難挨 娘娘出輪忙移步 只見笑眼來了一禁牌禁白娘娘進來哉相公拉屎蕭王殿浪王伯伯同子進來等我開上子故扇牢門 未是主母這里來此刻唱蒼頭引路前邊走好好一似月殿嫦娥把十殿遊 行過外殿彎曲轉早望見披枷帶鎖許多四圍哨哨蓬頭散髮真堪怕 穢氣陰風如暮秋 行來早到蕭王殿 只見帶罪兒夫低了頭 兩足傷痕行不動 胡桃大鍊鎖咽喉 娘娘此刻心悲痛 跌足捶胸血淚流 白呵呀相公吓妾身在此看你未大爺吓主母在此付呵吓家主婆吓个場化倍出乘露醜來做啥 正且呵呀相公你說那里話來前夜與你分別的時候奴只道唱漏網之魚自有江湖樂 誰知道羅網難逃竟上了勾白我是一團凶信恨不得唱插翅飛來把親夫看什麼地頭露面被人羞 付白呵吓家主婆吓吾一進監門就是死數里个人哉 語就日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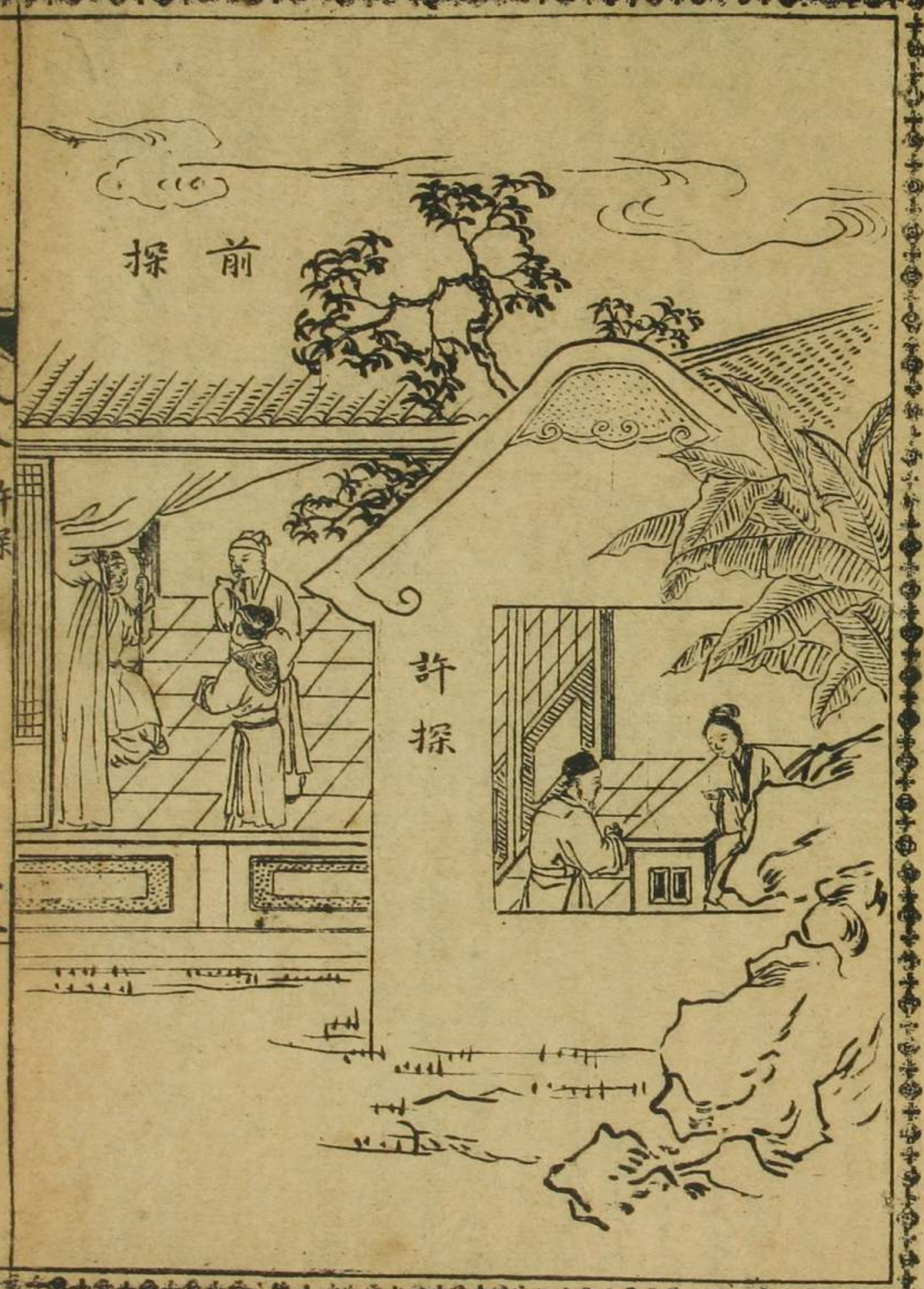
來看我到底有啥个相干 正且呵吓相公吓奴家一來看你二來帶些盤費在此 咱知道你監中全仗要使用 財可通神免緊囚 付白又要大娘娘費心个是好般个哉 正且吓蒼頭你喚禁子進來吾有話講是曉得了禁長哥吾家主母喚你禁來來哉娘娘有啥分付 且吓禁長哥我有白銀二百兩留在你處以便相公早晚應用 另有白銀五十兩送與大哥買茶吃的 禁呵吓王相公面浪一點好好處還勿曾到羅里當得起故樣重賜 且不必嫌疑請收了 禁娘娘故樣說若吾勿受未倒像吾勿中抬舉哉 權領了讓我来開子鎖除子枷个个蕭王殿裡風吹日晒也勿是王相公安身个場化東邊有幾間新房子幽靜勿過東家有一位包相公綽號叫包打贏 若然人死救得人活 湖廣省裡第一个大法家也是童理刑訪拉个至今還勿曾發落王相公過去搭里商量或者可以出得死罪也未可知 我看看王相公面浪一段福氣勿像橫死个白多承大哥美意就此前去王伯伯倍來扶子相公等我來開子門拉等大娘娘幾里來是唱蒼頭傍任主人翁 步落階沿就向東 徐氏娘娘跟在後白走了幾步 唱只見新房果是不相同 禁王相公請立介一立等吾去說明白子再同你進去 付勞動大哥 禁哈說話會包相公你何嫌冷淨吾請一位王相公來陪陪哉 那王相公就是襄陽城裡一个財翁王廷貴為一莊人命進監个相公若還救得俚還可發其大財包如此請他進來 唱包相公走出步從容 雙手相迎禮鞠躬 白王兄請了久慕英才不意在此相會 付白包先生學生傷痕未痊勿敢奉揖 哉王兄請保重看仔細坐穩了 付勿妨得个此位是誰 付就是房下包呵吓尊嫂奉揖 正且先生萬福包尊嫂請坐 正且有坐唱有禮殷勤同坐下 禁徒自去管監中包白請問王相公何事下獄 付白呵吓包先生唱學生一起奸情事 負屈含冤被黑風 萬望先生來指教 要憐相救出牢籠包吓王兄你把始末根由細說與老夫知道倘可援手自當効力 付白介末包先生吓學生實說哉包請教 付包先生吓說也話長學生問壁有个刁南妻伊个底老劉氏小字素娥生得有沈魚落鴈之容

前保

閉月羞花之貌上年三月裡刁南妻到揚州去白相去哉唱這位娘娘是就是介生病 家人奉命請郎中
 包請了那個甘就是學生包什麼就是你付勿瞞包先生說學生幼習文科唱因而眼觀娘娘貌 一見妖
 姿好似玉芙蓉 那晚佳人先有意 故從眼底賞春風 雖然未得談衷曲 一點靈犀暗裡通包已後
 便怎樣付後來娘娘病好哉唱時步園林來解悶 牡丹亭上弄絲桐 彈了一曲湘妃怨白學生跳牆而
 過唱兩下相交自此濃 四個丫頭多到手 猶如粉蝶入花叢 佳期成就無多日 不覺風流四月中
 白到子五月裡唱時值端陽後一日 南妻帶病轉家中 素娥接見親夫主 一到香房就病凶白竟是
 一陣跳就死脫哉包吓竟竟死了死得有些尷尬其時親房上下可有怎麼言語付到也勿曾有哈閒話今
 年八月裡儘唱那時毛公臨 憲駕私行察訪究情踪 偶值蒼頭王六當街喊 轉發刑廳錄口供 把我
 拏來一夾棍 當堂招進認牢籠包招了怎麼付招子為死哉吓包既然親口招認就有些費力了律上好
 婦起意謀死親夫者淫婦凌劇處死奸夫起意謀死親夫奸夫立決細審案情毫無疑實這便如何是好付
 難道一點無商量个哉包待我想來吓請問王兄刁南妻的尸首可曾檢驗否付勿曾檢驗个這就好了
 呀未曾檢驗南妻受毒身亡尚無確據唱莫須有三字難定案 一錢生機尚可通侍夫夫端正呈詞往上
 控 包兄鐵案立時鬆付全仗老先生大力自當圖報包說那里話來請問王兄人命重案怎麼便招認了
 付白 阿呀先生吓一來夾棍難當二來故節事務也是个前世个冤牽唱當堂硬証平空降包硬証是誰付
 却是冤家書一封包怎麼書付白劉素娥个情書哉想是便要送學生个勿知失落了哈場花唱却被蒼頭
 來拾去 當堂呈驗我詞窮白學生見之个封書竟一句無得辯哉只得招認哉包住了那書怎麼寫可念
 與老夫聽聽正旦是吓官人可記得否付啞啞還記得个拉正旦怎樣寫法付上寫着一日六時腸迴九轉
 花前側耳不聞夫吹東籬月下迎眸但見心橫北斗負心薄倖以至於此包啞啞這也不妨雖有通奸口

氣却無謀害情形念下去付妾將結髮之情隔斷花燭之愛剖分雖願鴛鴦容不堪其毒而毒脯鴛鴦惟莫
 微娛包啞這幾句不妙謀心願証鐵案如山念下去付昔紅拂女私投李靖卓文君夜奔相如妾又是耳君
 請諒之倘恩情未絕藕絲連迎風啟戶專候玉人包阿呀王兄這不是情書竟是一張供狀罪確情真唱
 怪不得立決定於六十日專軀斷送一封書只怕將來未必歸秋審 一轉京詳命就除付白阿呀包先生
 吓晚生个條性命總要你个天心挽回挽回末好若勿肯保全晚生呢無大海唱只慮他日夜飛絮腸應
 斷 紫玉成烟生暮餘 泉境祇愁春色改 夜深未識意如何包哈哈原來王兄情願妾生所以釀成
 大禍千古以來要算偷香之冠子正旦阿呀包先生我相公是唱情迷久把千金棄 意亂魂忘六尺軀
 元中竟活尋生路要求你筆底挑繫縛虎書包白學生刀筆有年也不知辨過多少奇案不是女怨男勾使
 是蝶傷花蕊若像王兄劉氏這樣心胆相同肉團成片豈非前生孽債千古痼心難得難得付唱學生目觀
 心何忍 慘見風流沒下梢况且賢惠娘娘多求救 何妨竭力勸微勞正旦白若得保全感恩非淺付白
 包先生肯發慈心末學生立刻叫房下歸去就供你个長生牌位哉包王兄只是一件唱慮只慮鐵面刑廳
 多執法 南妻結冤在陰曹 區區百載歸泉路 屈死孤魂將仇訂牢付包先生个是勿番淘个唱吾是
 按臺小戲如無物 四府廳官只比毫 若慮南妻心不服容易得勢多將紙錠墓前燒 百年身到森羅
 殿只要假意殷勤認故交 重將鶴頂與冤魂服 白索性藥活子但包先生吓唱陰府仍將刀筆叨包白哈
 哈這個難吓唱冷笑搖頭搖兩手 大娘會意話另標正旦包先生你若果能救得我相公性命先有蒜
 條金十兩在此權為非敬倘然提攜有路一錢可通定當酬謝千金決不爽約的包哈哈这个只怕不便領
 了付个是小意思若出于王見下來重重報答的唱超生六命陰功大 一點微忱莫非喬包呵啞是介說
 起來學生只得領惠了 唱包誑按金方思想吓吓有了泰山壓頂最為高付那儘辦法包我想此案雖經刑

廳審實喜得毛公遠去新任未來必從都憲轉詳始能達通現在都堂方戴函乃早未舉人係劉通政主考
 時所中唱必須宛求通政將情訴白只消捏造陷控乞恩反坐八个字中唱穩取王兄出獄牢的確情書
 成捏造 理刑頃刻要去紗帽白就是開棺檢驗起來唱鵲頂傷痕歸髮際 不比砒霜形顯露 消完皮
 肉骨成焦 開棺畧把形骸驗 泛泛旁人可混淆付老先生个法竅想得通而且細心但想房下到劉府
 里去阿覺道無私有弊了包這也容易唱元機先要通劉氏白囑他先寫下懇切書信唱暗達椿萱風莫搖
 付一點也勿差家主婆你就女監裡通知一聲叫大娘寫个字兒萬一劉府中有人來末方可寄去包且
 慢尊嫂進監牢又恐防被人知覺待學生寫一个字兒尊嫂將此銀兩用手帕一同包好只說贈與劉大娘
 使用就命禁子送進方才要當付一發更好但是無得筆硯末那檯包哈哈王兄唱我是文房四寶隨身備
 勝把金銀帶進牢付白个也妙殺我就請揮个一揮包使得唱頃刻要言書數句 大娘銀帕就書包
 正逢禁子來巡視托他使用親將劉氏交 從來財帛通神鬼 並非推辭往內跑劉氏是深感大娘賢且
 德白開包檢點之時唱忽見中藏一紙茶曉得包論暗中使妙計 抵莊竟便寫霜毫 禁子復命王文喜
 付白禁哥个是唱一切皆祈鼎力叨包豈敢豈敢王相公倍搭劉氏大娘一淘里人馬即使劉府里無人來
 照應未倍面浪照應未哉你們來此已久恐官府下來查閱者管家好生伏侍大娘去罷正旦阿哟相公吓
 你在此好生保重妻身去了付家主婆吾是聽天由命个哉就有啥說話只消打發人來張張張是斷斷不
 要再來嗟正旦相公你在此受苦妻身在家如坐針氈怎麼說不要來吓付愛愛愛出乖露醜要撥別人嘴
 舌頭个說風流報應唱大娘聞言不語惟悲哭 禁子頻催要出牢 此刻分離情最慘 叫人難畫又
 難描 徐氏出監身上轎 蒼頭隨定後邊跑 此回前探彈詞畢 許探情由下回標



前探

許探

許探

十五

唐詩唱句

曾聞齊國孟嘗君 常餐三千食客人 有客不羞能自薦 馮煖赤骨嘆家貧 願作田文門下客 客無好也客無能 有時倚柱三彈鋏 可笑相求無厭心 出無車輜食無軍 一日偶然願索債 居然效力挺身行 矯語先將契卷焚 歸報孟嘗皆市義 無非一笑謝先生 不料齊王辭相國 三千賓客去紛紛

第六十七回 許探

丑引聞風化 異尋常 惠蘭帶全柳絮芳 掌上奇珍埋土穴 諄諄慈訓霎時忘 白吾乃劉通政府里 一个抗宿奶娘許婆便是記得三十三歲浪到劉府里喂素娥小姐奶真正小心服侍日裡抱夜裡捧把屎把尿直到梳頭纏足一塊心血服侍到攀親出嫁那末今日棺材抵抵莊莊著落个哉羅里曉得小姐為謀殺之姑爺問成死罪拏拉監牢裡我吓苦惱吓唱我是年望六 髮蕭蕭 身倚豪門將衣食叨 自從小姐于歸後 滿月曾經走一遭 那知道好花不結團圓子 粉頸何堪劈幾刀 白吾里太太念母女之情打發我送一百兩銀子到監里去望小姐還有那夫人是唱情關始嫂難忘却 表意無非參一包吾是心中苦 扶眼睛 不知何處是監牢 路上逢人問 街上曲折腰 到着監門看仔細 門上頭畫只大狸貓 封皮紅點高高帖 月洞還堪望內瞧 白讓吾來眼相看嗚伯得罪開一開雜嗚呼手中不脫無情棍 腰下長繫繫鎖牌 罪犯親朋來探望 無錢休想穿門開 白怎麼人大呼小叫白吾里劉通政府里个許婆太太差得來望望小姐个雜既是劉府里來个阿有規矩丑吃吾里妮子也做過牢頭禁子个怕勿曉得拉帶來个雜嗚到討吾个便宜拏來个雜嗚說子規矩就是滿底眼笑臉哉雜哈混帳 丑拏去唱洞中遊進包中物 禁子貪財接了包白覺重若哉會丑勿輕个要真頭重脚輕哉雜還要加介

點丑無得哉下回補能雜下轉是要補个嗚唱裡邊是鑰透三黃開鎖看外邊是挨身而進把頭搖嗚唱日問尚且陰風慘 夜里還防鬼哭號 咳吾里小姐名門閨閣千金女 縲纆初經第一遭 正是早逢夫子三分禮 不犯蕭何六律條 白阿哟吾里小姐拉來羅里雜間儘來丑來哉唱塵埃撲面穿彎曲 只見囚徒成羣鍊鎖牢 蓬頭垢面身難動 只為手肘長枷脚絆縲 都是無知犯了王家法 田園妻妾盡皆拋 一入囹圄身難脫 須知不到最為高 雜間儘來丑來哉唱行來已知蕭王殿 爐內香煙淡淡飄 白嗚監牢里也有神道个讓許个願心介雜可是保佑也來任洛丑嚙个姐唱我是保佑小姐平安雜獄底 願將香燭殿前燒 雜是个个道理吓介末蕭王老爺保佑勿及多化再進去唱重將廂側行將去 却是藏姑女牢雜是哉倍立一立讓吾開子女監勒介丑曉得哉雜吓姐唱劉府中有人在此春蘭是那个雜老親娘倍進去說兩句就出來吾是外勢去哉丑就出來个倍去末哉唱許婆走進女監中嗚唱兩眼昏花冷氣冲只見劉氏身拖長壽綫 了環鵝面變形容 長枷短射身難動 便是鄴都十八重 慚愧見人頭不舉 年尊乳母眼指紅 白阿姐來勿要怕怕生吾是認得个春蘭吾道是羅个原來是許婆小姐阿乳母丑阿哟吾个好小姐吓哈了到子問搭來个吾好心痛吓唱苦壞許婆扶玉體 娘娘是含悲哽咽鎖喉喉 只是常將乳母施恩報 誰想到杆裡偏來採阿奴 玉許婆吓小姐是真正苦惱雜嗚丑各位阿姐來阿好來且到子介个場化還有啥好處 丑咳个種苦處才是倍樂想好處浪來吓唱老年多淚頻揩拭 劉氏娘娘默想胸 連日正愁人不到 天差乳母到監中幸喜得一封書信先端正 可寄萱堂達父翁 目視眾環俱會意 玉許婆婆唱吾里是好處全無只苦哀 丑咳阿姐倍來勿要說个種假撇清个說話哉唱少年誰不貪風月 事到其間盡樂從 只不該攀同主母行非禮 白拏个長長大氣氣概爽快爽快烈烈轟轟 个姑爺唱毒手飛施立送終 小旦阿哟乳母吓我與四環並未此事的嗚唱不知前生作甚冤和孽 自

梅星鳳為地逢 惡妾狠心欺正室 狂奴有意陷平空 白別人是或有疑賣乳母是深悉的 嗚呼奴幼時承受夫人訓 怎肯無志敗門風 我命謀夫真恨事 玷名污節恨無窮 呀 个第事務竟竟枉个玉那哈勿是冤枉唱聽訟不由會棘木 理刑巡按地賜同為怎麼家內老爺全不覺 甘將小姐喪青鋒 親生好似旁人樣 袖手旁觀心太凶 丑阿哟是个說起來老爺太太才拉采夢頭里來唱 只是狠心真个謀夫竟那曉得冰結東牆路不通 白就是吾老太太唱 錯怪受冤諸妹子 白倍朵才要見諒吾唱昏憤年高話欠通 原且个是再勿要想子哉 咳 果然欲怪許婆婆个麼 小旦 白呀 乳母老爺太太少夫人在家安否 丑好是好个單差才認道 小姐个事體是真个了 老爺是唱長吁短嘆呼天地 太太是痛哭悲呼呼祖宗少夫人是廢寢忘食心不悅 白 吾老親娘為子小姐未唱已經哭得眼睛紅 小旦 白咳 可憐不知今日還是老爺差你來的 還是太太主見 許婆婆是不便說 唱家爺不曾思 小姐只說是太太為官心跡同本要打發了 環來探望 白恐怕勿能知 心着着了 唱特差老婦看短娘 小旦 白老爺怎樣說 丑唱老爺不過幾句言寬慰 小旦 太太是唱無限悲聲在書一封 小旦 白來我看 丑唱唱包內不多王白物 聊為使費見慈衷 白還有幾兩人參是少夫人送拉小姐个說道 唱本該親自臨臨望無奈身叨誥命榮 小旦 这个自然你且那邊坐坐 丑咳 有拉里 唱素城是雖然兩手難開合 幸虧尖尖十指尚還鬆 榜傷疼痛權嗷忍 含淚輕將書拆封書 日母字付素城女收閱 自汝于歸我心少釋南 婁英概誠佳 匹違禮因何傷興 蜂蝶遠起毒謀不思夫辟三木之下 何求不得 身禁困圍痛腸欲裂 憶汝聰明未必狂悖 汝父寒心有辭難直 雖有怒懷信疑未决 倘果虛誣徐圖善東 如屬真情 斷難越雪 母賢已斑 何堪慘切 汝心明白 亦可陳說 紙短言長 但觀漏筆阿吓 母親吓唱素城慘極口呼娘 止不住腮邊淚數行 不孝命途多乖誤 忍將憂苦累萱堂 白阿哟 娘吓唱我恩未報三分德 為女先剝一寸腸 罪大百身尤莫贖 即時斷首也應當 悲哀復把書函

視 情到難堪神倍慘 丑白小姐倍且勿要苦 若果真冤枉个未讓我去先告訴太太 轉對老爺說明 白子讓里出面獻點手段 唱浮雲吹散開紅日 繡閣仍歸玉體香 小旦 白乳母我久有此心 修成一封書在此 你可悄悄帶回呈於太太 觀看 唱要求老爺搭救無罪女 力任回天作主張 憐念嬌枝遭大難 連宵就去見都堂 不要說女兒深感親德 白就是那王相公唱 沒處難將巨惠忘 丑白小姐是老爺个親生女兒 若曉得屈陷了無有勿上緊辦个放心 未哉 小旦 白乳母吓唱奴還有一言囑咐你 須將密信謹收藏 交關六命非通小 重担千斤要你當 丑白个是勿消分付得个 王許婆婆千句話并一句說總要求老爺救吾里个性命 若就擱兩日 未就勿妥當哉 丑倍明白个小姐拉四位阿姐 吾就去告訴太太 急救小姐 决勿拖遲 隔一日再來報信 未哉 小旦 須要小心 這幾錠銀子與你買菓子吃的 丑白阿哟 小姐个是吾勿要个 嗟 小旦我已使用勿了 不必推辭 丑咳 要小姐破費多謝 小姐 吾去哉 小旦慢去 唱正當分別牢頭至 催促婆兒出獄房 許婆婆是流淚頻觀奴 小姐 傷心又看四梅香 出監竟竟回家路 只怕要攪海泛龍轉一場 許婆婆出監心內苦 且說家內夫人在內房 老旦引懷慮難寬 掌中珠 待秋期難緩 白老身袁氏幼適劉門 相公仁傑官居通政 致仕林下 喜得子沐君 恩德又賢孝 佳兒佳婦足享暮年 口恨家門不幸 女犯王章 毒害塔命 而拘囚在獄 案定劇凌 在監待斃 好生傷感人也 唱年將花甲 慮全無 膝下佳兒可靠山 媳婦和愉能盡孝 子為祭酒貴朝堂 從來世事難全美 女被遊蜂浪蝶攀 不知是扇蚊蚊生毒計 還不知果失志敗門關 狠心怎忍奴兒斃 只慮着案屬情真 沒處翻 太太正在愁悶處 中門忽聽响銅環 白少夫人到 正旦引堂上奉翁姑 敬甘旨 晨昏無誤 白婆婆老旦媳婦坐了 正旦有生婆婆肩頭不展 敢為看姑娘之事 麼老旦先人陰隔有虧 出此餘孽 怎不怨恨 正旦婆婆人言未可深信 且待許婆回來 便知分曉 唱高年豈可增悲緒 且自寬懷待信還 含血噴人隨處有 宜無別事誤相

關老旦媳婦吓我想來或有規勸事 未必輕將塔命殘 但願你言誠不謬 雪冤何慮案如山 堂前
 姑媳相談論 只見許婆走進把腰彎 引才離囚禁地 又到官門開白太太夫人老旦吓許婆你回來
 了丑歸來哉小姐是苦得了泛不得多化說話才拉个書裡太太看之才明白哉正旦姑媳既有手書婆婆
 請看老旦待我看來念着負罪女書奉母大人安稟老旦咳念自違膝下久隔慈顏依戀之忱時形瘡痍痛
 夫不幸中道釵分已傷慈母之懷誓共效敬養之操豈意妾僕觀財悉耽虎視搖唇鼓舌不異層樓肆惡擅詞
 恰符蝎毒半幅羅襪便扭作噴人之血數行筆據硬為失節之謀巡按肆威刑鷹酷虐髮膚因虛評而傷辱
 及昭代名節緣豺狐而失羞對云天肉化形銷本爾未亡之婦身削首斷豈甘無罪之刑回憶營纓門第自
 白家聲自觀冤女呀天豈知霜詞解網俾得惻念拘囚慈心救援疾呼都憲稍借人情肅振烏臺畧資虎勢
 要陳捏造搆陷之詞保貞節全安之體佑求椿庭懇求萱室女糜身百體思復何酬聊存一息以見兩姓先
 人之面耳嫂氏並此佈懇恕不分啟百拜和淚書以介阿約兒吓原來果真冤枉志不令做娘的中心如裂
 也唱兒不幸 遭異災 嚴刑弱質怎能挨白阿約兒吓唱做娘那晚真冤枉道是年少胡行欠主裁
 你父咬牙終日恨 何曾想到把屈情排今日里見書方曉其間苦 悔把婆兒遲遲來 丑阿約太太吓小
 姐是千叮萬囑个唱求老爺不可多耽擱 速即伸冤將生路開 連夜陳情鳴大憲 超離羅網伏烏
 臺正旦吓婆婆此事已在燃眉須得公公出去才好老旦如今是斷斷不可遲擱了唱命許婆相請老爺到
 却好通政愁聲嘆進來 外白咳吓呵阿氣死我也老旦吓相公外夫人媳婦這是那里來的書信老旦方才
 我打發許婆進監探望女兒寄這封信來家相請看外吓呀這樣傷風敗俗的賤人死有餘辜看他則
 甚丑吓呵老爺小姐是冤枉的吓外多講老旦吓相公吓妾身向時半疑半信如今看那是唱真屈陷
 不差毫 可憐無罪入牢囚 兒遭大難爺該救 莫不是甘把親生剖萬刀外夫夫人下官豈不知親生

骨肉只是只个賤人因奸謀玷辱門庭我恨不得立行手刃何暇他顧麼唱不知是祖宗那代傷陰陽
 出此狂淫把內則挽我是開門儘受人羞削你難道執積居心不怕嘲正旦公公且慢動怒媳婦看信內之
 言似有屈抑還請排解才好老旦相公你看了才知明白吓丑好壞老爺看看就晚小姐个苦處哉外看與
 不看呵呵只怕總歸一樣的唱超撥略把書箋閱白妾僕觀財悉耽虎視唱內中委實動羅院老旦請看
 去外半幅羅襪硬作噴人之血數行筆據硬為失節之謀唱顛頭徹底從頭看 不意心中也動焦 摸耳
 搔頭思就理早難道狠心妾僕弄奸刁丑老爺太太信還勿曾看見小姐唱云環亂 玉容焦 手扭長
 枷鎖鍊條 眉間減却春山黛 頰面新添淚淚拋白四个阿姐呆越發難看唱憂思哭泣無歡笑多麼是
 頭不梳來面不措 若是老爺勿肯當心辦白小姐捨了頭米死子也罷哉可惜老爺堂堂門第因兒屈之
 事唱混把頭皮牽動搖外白這也說得是老旦阿約相公你到辰有何主見外吓吓相女兒素性原真不得
 端莊靜一老旦怎麼外呵吓夫人媳婦吓唱那守貞二字終難保 中媾之言屬混淆止不過謀害南妻情
 未確料他是毒腸未必並鴟梟但不知二娘王六何仇怨 海市蜃樓興波濤早難道使孩兒有意吞財產
 也須總是刁家斷續桃 進早依仗歸此子 何須說狀按巡僚 若云王六年將過 何事平波浪反濤
 老旦相公這論不得唱他是家主身亡留少艾 乘機便把暗鎗拋 只圖自己肥囊索 那管他人血滅
 刀故此暗箭先施傷主母 潛刺王氏小兒曹 計就破處先滅號 唇亡齒必不堅牢外呵呵是吓夫人
 此料甚是但童理刑招詳已出案定難移這便怎麼處老旦相公這有何難唱我家閨閣聲名顯 親戚都
 曾掛紫袍 三府刑廳何足慮 即鳴大憲好翻招丑好壞太太說來勿差撥一个天蓋地拉里使使勿怕
 勿翻轉來外你們不要喧嘩待我想來唱烏紗帽整團團步 忽地思成計一條白吓夫人下官想此事果
 係虛告却也不難現在本省都憲方載函乃是我的鄉榜門生若將案件相托必然力解唱怕只怕通好果

把夫謀死 無惡不作話嘲老且那有此事相公不必憂疑速行為上外但願如此便好詩婆丑老爺外傳
話出去差劉福速備舟船發下行李連夜上宵不可遲誤丑是哉唱聲傳外宅家人去 即雇行舟建彩梢
行李鋪陳齊發下 安排公服正冠袍 夫人再四將情屬劉通政惜女存心不憚勞 况且傷風關面
目 惟圖是罪立時起 那曉得多年詎視花言聲 千載狐狸善作妖 述証說信劉通政 聽說官情下
回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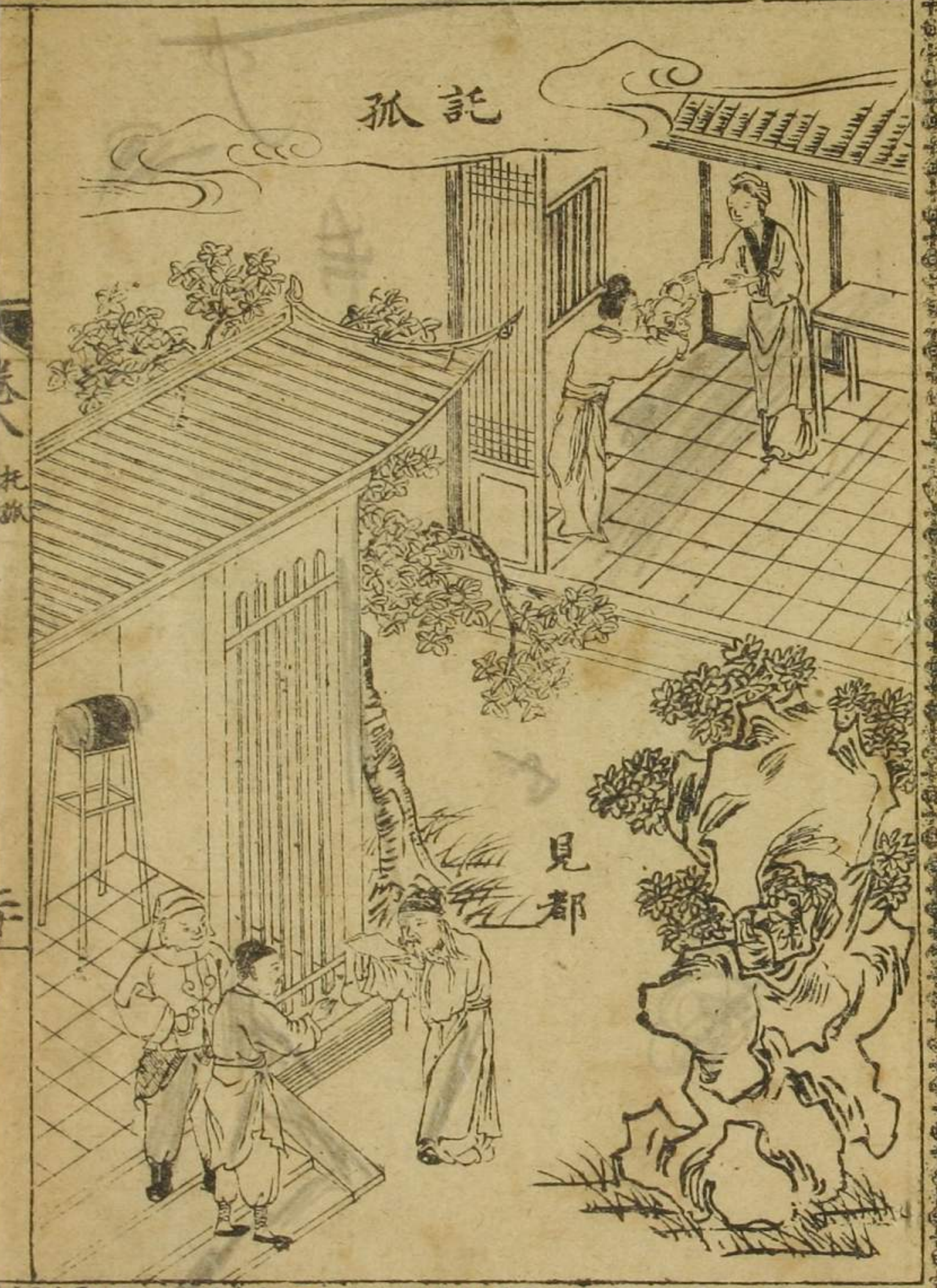
第六十八回 說情

外引亭臺舊 素志高揚 林泉退隱 膝前已有麟趾 女陷飛史 速向都堂剖示 下官劉仁傑只為
女陷囹圄招認鉄案已無救援之心惟有呼天之恨不意詳婆探獄帶轉手書內云冤抑之由頗動東來之
感現在都憲方載函鄉試門生情非他比為此駕舟來有囑彼立提家人們有船行至那里了離前首城
已近就可停泊了外備轎伺候唱劉通政 暗思維 這謀殺究由原動疑 伉儷豈無留憐處 瑟瑟忍
使飲砒霜就是那南妻英概非凡俗 何得癡心忘結縭 識字由來明律例 知音料不蹈危機 只算花
前月下情腸斷不過是濶上柔間方可欺 怎便說謀夫執意遭刑戮 立案如山永不移白童文正吓童文
正唱你凶厲尺應他處使 怎將我女斷陵剝那怕你蘭臺骨鯁聲名顯 今日里屈定招詳任要離 腹內沈
吟船泊岸 立行乘轎整威儀 家丁名帖藏中袋 隨轎須將跟馬騎 入城轉折無多遠早見那巡按
轅門光耀旗 一帶軍兵簷下立 兩旁將吏立西東 轎近轅門無阻隔 巡捕趨上問端詳付白老哥
請問是那位老爺的轎雜我們是襄陽通政府劉太老爺親來拜會名帖在此付請少待唱持名帖 入內
堂 鞠躬眼看宅門旁 趨見堂官把名帖遞 堂官入內見封疆 方爺正把批詳閱 低首拈鬚戴押
房末甘川引憲署絕喧嘩 文武兼巡察 丹心一片答仁君 全看謨敵大白下官方載玉亭未舉人聯

捷兩旁官從部屬趨擢封疆喜得官聲播者民安物阜得以徐圖政治毋庸拮据方成昇平之瑞也吧下官
是幼年勤讀在窗芸 家世流傳翰墨香 喜得春秋聯及第 聖恩優渥異尋常 兩湖巡撫當衡任
惟有丹忱答上蒼 連日屬員多晉謁 今辰開暇閱申詳 撫憲正在顧頭想 忽見堂官稟事忙 淨白
稟大老爺裏陽劉太 拜會名帖呈上末白吓劉太老爺到了速取公服過來開正門迎接淨分付開正
門吓衆吓唱一聲分付 齊立 冠帶方爺接出堂 暖閣同臨登內宅 公堂禮罷點茶湯 偏正略坐
寒溫敘 延進書廳要舉觴 正所為投契不妨情倍密 從來禮數出官場劉通政事關風化難啟口 面
帶敬啟神暗傷 嘆聲連次呼賢契 疑惑都堂費思量 末白請問老師有何正務降臨首會 外白呵賢契
老夫是唱泉林久享安閑樂 子在朝中伴帝王 只道餘年無別慮 那知禍事近蕭牆末白老師歸林
已久世兄現當寵任甚麼禍事呢外一言難盡唱我家庭原屬無他帶末白莫非是道累老師唱胎累堪堪
訂鬱腸末白莫非是朋友相託 外白朋友業經連絕拒末白散是親戚相關外唱咳誠哉親戚犯飛災末白
麼稱呼外唱堪傷只為親生 不白世妹于歸誰氏外唱刁姓城中巨族場末白甚麼名字吓外唱名呼南
嬰身已故末白住了莫不是那件事外白是是是吓末唱有聞名第沙門坊的老師門生各處詳文中見
此案乃童理刑所辦不意就是世妹這情節却也不小唱怪不得老師曾結眉頭皺 事出非情異反常白
但想世妹是唱家訓決然從幼熟 何來浪蝶敢窺牆白不要說書香巨族就是桑門蓬戶唱也曉得謀夫
律定凌剝罪白世妹是知書之人 唱豈有反把齊眉令坦傷白若說是虛誣的唱証見雖然無別實 辨詞
句語甚鏗鏘 既不是真須有疑案早難道果有其情罪合當外白呵呵賢契小女賦質聰明諒不至此若是
小過微愆老夫也置之膜外今乃凌剝死妄名節攸關焉能默默唱想必是小妾扶嫌成貝錦 帶扶惡僕
觀田房 計就狠心懷蝎毒 無中生有言紅妝白就是書信血衫唱何難捏造為憑據 六命相連太不

良白況且嚴刑之下男子尚難拚命何況女流唱屈打奠延生命保 暫救燃眉免後殃白老夫不揣愚昧
 細想其情尚有不得之處唱故此發舟親自報賢契白現在巡按未臨生死交關盡援賢契之手唱好生之
 德仗都堂白就是童文正唱西臺空有虛名譽白據老夫看起來唱偏見嚴刑欠主張雖然 販請仍然懷固
 執林去愛民如子學循良白望賢契速震雷霆網開一面不惟老夫銘德就是合族縉紳孰不感佩唱起
 生拔死陰功大 要看師生薄面龐未白哨哨老師說那里話來門生不過為理刑審定招詳分明故而
 疑想若是真有屈抑唱豈無愛惜黎民意 肯使無辜刀下亡不要說保全情面周師誼還可以折獄無差
 名姓芳就是鉄面刑難滅法 糾參立即奏君王未只怕法允情輕無遮蓋 我與老師彼此却無光
 徒施周折成何濟 文正綱言難下場外白賢契老夫想來總有別情那謀斃一端決然有假只求親提一
 訊理為立辯矣未白老師既諄詳見委豈敢藐視左右過來有未即發令箭一枝賞至襄陽吊廷貴等通奸
 斃夫案犯六人并原告抱血衫情書來首待本院另行面鞫不得遲悞淨稟大爺京詳已備怎生還轉未想
 教禮之女未必謀夫只憑一紙情書置六命於重典恐有屈抑着該差所將案卷交出毋許違違淨吓唱
 堂官傳諭須書吏 重案登時捺住詳 迅速差官持令箭 立行馳驛赴襄陽 劉通政深感都堂德
 囑托連聲心要當 赫赫都堂稱領命 華筵早已排書房 三盃酒後忙辭別 殷勤相送出都堂 劉
 爺略把愁腸放 靜坐佳音書帶恍 理刑只得提原呈 着急負靜刁門王二娘 托孤下卷再商量

孤託



見都

托孤

二

唐詩唱句

第六十九回

相如司馬號長卿 下筆十言傳古今 游學四方無伴侶 輕裘僕被走風塵 初相識 卓王孫 閨
中有女子文君 鏡破釵分新寡後 空房寂寞守黃昏 素嫻筆墨工吟咏 閒倚欄杆玩月明 忽聞
隱約弄琴聲 焦桐彈出求鳳調 引動春心不自禁 居然夜入相如館 直至當爐不怨貧 典去鶉
鷄求一襲 夫妻相得兩知音 阿嬌冷落長門裡 久慕相如才子名

第六十九回 托孤

付淨引莫言當役心腸酸 慈善須防累及身 白我乃是襄陽衙門一名皂役施恩是也 前有理刑廳承審
王文劉氏謀夫一案已經審問明白 聽名人犯發下縣監禁 不想都憲大老爺為因情節不符 檣下鈞牌親
提覆勘昨日廳差費奉牌票協同我向才姓行至原告王氏抱呈王六今日解往縣門伺候 唱非我把無情
原告欺 都爺提審有疏誤 恐防王氏心中悔 王六年答覆是非倘然旦夕疎虞生不測 我與廳差干
係若何許白因此將王氏王六唱暫替監牢收管任白並非瞞官作弊 唱首些疏涉保身軀 當心等候
差到 把犯人交免免是非 施恩暗想身行白走到子頭門口 唱見婆兒流淚苦慘悽 白你這老婆
子這里是公門中進來何幹還不出去 王六阿哥勿要嚷我是才府里王六個房下要望望二姑娘來个
勿知二姑娘來來羅里付淨吓吓要看看二姑娘 王正是付淨諾諾諾那邊監內去看望來便了 王那極那
極我里二姑娘是原告咯了收監介付淨這這太爺的意思非關我輩之事 王唱王婆理步朝西去 陣陣
心酸眼淚揩 到着牢門來喊叫 且談王氏二姑娘正且娘子引黑獄悲風苦雨 青霜子影孤形 已
作死及重見火 才觀紅日又蓬蓬 可憐難再生 詩曰風雷驟震胆驚寒 不到黃泉淚不乾 未卜可
能留一線 好將極極流傳白莫身王氏自與大爺伸冤理枉劉承招王文定罪正喜快觀青天大仇

得報不想都堂提覆想度理揆情必是劉家的米意公差如虎將安身與王六共下圈圖備文起解心忙意
急忙移四歲之嬰兒地覆天翻徒費數年之心血唱嗚嗚嗚兒吓吓非是做娘的硬心帶你入獄同受羈囚也是
出於無奈嗟唱傷心慘切二姑娘 懷抱嬰兒坐獄房 兩宿蓬鬆云亂挽 雙眉緊促意傍徨 流珠淚
看兒郎 苦塞心頭面似霜 未識此行凶與吉 悲聲切切想衷腸 白阿吓吓劉老吓吓劉老唱你兩榜出
身非木訥 因何情理不推詳 劉氏承招情已實 王文親筆具當堂 四蘭公案無他異 早難道還有
疑難在暗裡藏 不教之愆該自省 謀夫按律命該償 真名已出無從泛極應該縮尾藏頭保面龐
怎這般酸損情深禮法 反將家醜去訴都堂 希圖投木移花策 真事改作曲事詳 我也知卵擊黍
山身必死 已拚一命赴形傷 只是你居心太狠非無報 不得有日雲開天理彰 重思念 更淒涼
畧整衣襟又付量 想到那四府刑廳無枉法 聲名久已播襄陽 早難道清官也懼劉家勢 奉命而行竟
沒主張 欲報前程忘德政 忍將無罪禁牢房 我是鴻毛微命無關係 只可恨海樣的冤仇無處伸 四
歲孤兒將誰托付 寸心難免斷肝腸 白阿吓吓兒吓吓做娘的指望沈沈起雪撫你長成接續才門一派香
烟顯我一番苦心 唱開揚貞節將芳名顯 不枉兢兢作未亡 也仗那地府魂冤堪冥目 九泉佑子顯門
牆如今我對頭利害官相護 螳臂車輪勢莫當 瞞昧必思加反坐 傷心難免喪云陽 白就是王六這
老人家 唱滿胸忠義歸烏有 熱血淋漓要滴滿腔 空向烏台呈原狀 只落得白頭血刃送年蒼 幸負了
全蘭誼重毛巡按 作吊私行哭孝堂 只道是冤情從此堪趁雪 那曉得投鼠加添兩命傷 痛碎心窩頻
頓足 早來了管家婆子探牢房 男監探望夫君體 又來到婦女監中望二娘 禁子得規前引道 老婆
兒帶淚便聲揚 丑白咳嗽霜打無根草 巨浪偏衝漏水舟 白吾王婆活于五六十歲安安送送个死拉
家主公手裡子末也罷哉吓羅里曉得唱天不佑 家主亡偏有那傷風敗俗的大姑娘 結識王文生毒

計 擅謀家主吃砒霜白吾里老老 唱 受恩應理伸冤枉 况且是血狀書名有二娘 喜得理刑童四府
 白 審明白个一案將唱通奸人犯下牢房 正當主僕寬心處白再勿殺漲劉通政个老烏龜唱救救兒
 泛禍災 上憲差人捉各犯白童理刑或蒙官府竟拿吾里二娘搭老老两个唱反坐雙雙到法堂吓老
 老你為主捐軀心不怨可惜那柏筠操守的二娘娘 可恨老身將入木 仍然要做活孤孀白方才去見
 子哩也唱並無心語相叮囑單說道要保官官免禍災 咳事到臨頭無可奈 既遭苦楚少排場王婆是
 嘴叨帶哭難收淚 禁子高呼王二娘白吓王氏你們老婆子在此看你且噴敵是王六媽媽麼且正是王
 老親娘牽記子娘來眼个唱主僕悲聲同喚應 相觀彼此各心傷 禁卒旁邊忙囑咐白你們悄悄
 言談我出去查問一回便來開放唱不宜多事沸聲揚白个是吾老太婆曉得禁這就是了唱吩咐完時
 身出外 娘娘啞咽告年蒼白吓媽媽你從監外進來可知提取犯人消息否其中究竟如何丑阿吓二娘
 娘吓唱吾是驚心胆碎肝腸 打聽無由知細詳 一念丈夫並主母所以未誠心相探進監房且你丈夫
 怎麼說丑吾里老老老唱焦心好比癡心漢 覆審惟愁吉變缺 有累无辜賢主母 牽心不舍甚傍徨
 且噴你丈夫也為着官官心中焦慮麼丑那說勿心焦唱官官尚未知人事 四歲的孩子怎撒娘怕只怕
 都院徇私加反坐 勢成倒海與翻江 奸夫淫婦輕輕放 忠義的人兒要受殃白若准子个條路唱兩
 條性命俱難保 無靠的官官也要亡 刁氏香煙難接續 躊躇委定之良方白所以料吾搭娘娘商量
 唱萬全之計須當出 主母高明有主張 說到此言添鬱結 含悲王氏淚千行白阿吓媽媽吓我也嘗
 想到此番吊當少吉多凶我與你丈夫是唱前生注定遭冤死 度理搭情命要傷 可惜官官年尚幼
 伶仃執肯念先亡白我左右尋思別無他計 唱與其死後拋兒去 莫若生離保後缺 乳哺不消多費力
 止不過三冷茶飯要調勻只是我 眼前少有親人託 誰把程嬰杵白當 心腹相知惟媽媽白我意欲托

孤與你就有甚禍事唱臨刑也可放心腸 痛心婦婦含悲告 年老婆婆拭淚汪白二娘娘方才吾裡老
 老也搭吾說過个恐怕娘傷心了勿敢告稟唱既蒙見委當承命 大馬應該把德債只是我年邁齒衰
 精力少 惟愁不久見閻王倘能救平安主母仍歸完 數日之期任可當 祇怕春榆催晚景 雖然受
 托要少恩光且媽媽你年雖花甲精力尚好只要願你唱寸心不負孫兒托 忠義居心靠上蒼 撫得嬰
 兒知世事委身是九泉保估體安康 婆兒顛首低低應白既惹娘記子我未唱敢不扶持保吉祥娘娘
 是嗚呼相託觀龍虎只見你兩眼睜睜看着娘 手扯衣袂頻上跳 啼哭之聲絞斷腸且白唱噴兒吓你
 敢自知道做娘的將遭大難不捨生離故而這般啼哭可曉得做娘的禍在臨頭不能殺見你成人長大了
 嗚唱離離保 實慘傷白做娘的是唱出於無奈要兒郎 十月懷胎担辛苦 乳哺三年又降殃白唱噴
 兒吓唱我看你唇紅齒白容顏好為甚麼才越命又越娘 二目聰明分黑白 雙垂兩耳福壽長他
 年定可把書香繼 金榜揚名拜帝王可憐我薄命不能親 見子離離受冤等不及顯門庭 自來日夜
 母如今免不得分離各一方 姬老馬能重乳哺只好粉糕酥粥算瓊漿 三更不可聲嗚咽再不可與你
 重披錦繡裳 娘在監中兒在室 莫將小手膜胸膛只願你無災無悔無閑愁 知文知武知細詳好
 報冤仇伸宿恨不枉我一番辛苦撫兒郎 如此嬰兒知甚事 空將慘面對兒龐 娘娘說到傷心處
 兒見悲啼哭叫娘 丑白咳娘小官年紀又小伊說勿來告訴里也先用个種哭法必然亦想着子奶奶了
 再撒口哩吃子拉讓我把去罷且是唱娘娘是玉手解開喉次鈕 衣襟松虎處露胸膀尖尖乳入親
 兒口 低首還將鳳目張 那曉得天性相關本知理 官官半滴不能嘗表白个奶奶頭推子進去亦吐子
 出來兩隻眼烏珠射定子二娘娘看个勿位 且唱噴兒吓你敢是知道做娘的命在須臾不忘吃乳麼唱悲
 聲暗會的刁龍虎 好像顛頭甚着慌 二娘是飲好胸酥重細看 周身撫摸愛難忘白阿吓兒吓唱你

總然善貼親娘意可曉得此後難將乳再嘗只怕命內不該招子息或者是兒曹八字要尅爺娘故將此反覆多顛倒定案重新又要詳說說談談言不盡王婆推捉要出牢房白二娘娘吾進來子半日哉只怕要來催快哉有舍說話快點說是了且目下都堂復審若將我們反坐之後那王文劉氏四個了頭儘可消遣事外他們見禍事平安必思斬草除根害着官官性命你打聽我定斷之後唱家中切莫安身任早作飛禽天外翔安排未雨綢繆計若到臨時就難抵當白今是吾曉得個勿消分付官官過來讓我把子出去罷唱娘娘此際心如熾喧任咽喉痛斷腸再看親兒重撫摸龍虎是亂跳雙足看娘娘免不過交付王婆身跪到婆兒還跪到心慌白阿吓娘娘個是折殺吾哉吓旦媽媽我不拜你別的只為着唱刁門香火全憑你接續准留這幾歲即故主南婁親骨血千斤重担你承當白是哉是哉吾老親娘身受子二娘娘个一番托付未唱刻刻留神將官官扶日夜當心把小主養老命一條布什麼罕白有舍勿妙末老老也只得唱免延殘喘過時光斷然不負娘娘托只盡忠心聽上蒼正在難分難捨際早來了守監禁子步匆忙禁吹老婆子堂上老爺要解各犯連夜赴省快些出去罷唱王媽是壞抱官官忙動步娘娘是牽衣還要看兒郎龍虎悲啼聲不絕王婆會答更凄涼禁牌催促難遲緩他們是好比鋼刀生割腸母子分離言不盡王婆是身擔重任進門牆要知翻案情由事下一回書中另

第七十四回 見都

外引尾犯序折獄理尚公平 己定招詳 何從改正 財勢重天 總難移錚錚詩曰賦冰霜性 惟 有愛育腸 魚頭原尚直 斷頭不能降白下官童文正骨鯁天然堅剛自得前承毛按臺見委通奸謀夫一案下官力却人情判成鉄獄度幾不愧隱微無衣厥志不移勢能回挽力可通神昨日詳文駁占道知禮

之女未必謀夫只憑一紙情書未便輕傷六命下官細細想來雖都憲格外之恩是劉通政鎖謀之巧現在差官提犯覆審另行批奪我想此事吓唱奸情往日已勾通 熱血迷心忘上穹 淫慾亂懷藐法律 奸夫淫婦共行凶 情書製鑿堪為據 羅衫斑斑血染紅 活口成供無別實 並非捉影捕虛風 憑他上憲親提審或是執法何慈理律窮白但想交犯醉者倘敢都憲高備緝緝開一面凶犯幸全平人反坐下官捧案前程却也無疑只是唱地府冤魂常飲恨 節義當安命枉終白為此吊齊各犯與差官一起到首唱面見都堂陳說理 絲毫情面不能容才得个保全第義彰風化 天地仁慈一樣同白來此已是碼頭該役過來有送印備輪和差爺一同上院唱役違官命忙提轎 差役謙遜駕青驄軍門已經到歸賓館稟請先投巡捕通 堂候立傳交令箭 差官搶步入庭中 響腰折膝恭都憲 覆稟刑廳忙打拱未吐本都院並沒有着他來省怎麼擅離職守却也糊塗後稟文老爺童爺說此案交關重大必得面陳所以星夜來轅末白吓他道案情重大難過本都院提錯了麼傳諭本部既提案犯自能秉公審辦着刑廳交卷即行回任是唱遵鈞諭 任外末 童爺正服立轅階 差官報出文巡捕 巡部如飛下月臺付白童爺呢外有付大老爺吩咐說既提案犯自能秉公審理連交卷即請回任不必面陳吓大老爺是這般講付是這般說外拜煩傳稟說早應既已來省必欲出堂一見以便交卷付大老爺吩咐過了那個敢再傳稟用見罷外吓你不傳稟難道本廳便將案卷交與你不成呵呵也罷付下官親自擊鼓鳴項刻鼓身三下震巡捕不敢再延挨 如飛入內會堂候 瞬息傳呼把私宅開付白看該廳伺候老爺升堂了唱吩咐刑廳方靜候 忽聞吹打役戎裝 中軍書吏登堂立 殿出封疆坐法堂上引政務悉精明 目閱手披何曾留頓雜中軍叩頭未傳襄陽四府刑廳進見吓童爺傳進見大老爺外有勞付不敢襄陽四府理刑廳童爺進見唱兩旁呼喝應聲高 搶步刑廳滴水旁 呈上原文批謁見 三恭免字却無有未白貴廳

卷前來何得親自到者擅離職守外卑聽票上大老爺那情節顯然招詳細悉未知有何疑竇致煩大人吊
卷覆訊外本都想到劉氏乃名門之女何至傷風敗俗即有其事亦決不忍下謀夫毒手况且王六王氏同在
一室豈無先期知覺之理若果有風聲何待南巽閉靈之後方始控告貴廳只憑一紙情書徒傷六命本都
從原情起見唱理應吊業情提審曲直分明達意曹何事貴廳懷執見反嫌求庇故吹毛外白大人
通好之事富貴俱多因其衣食無憂故而心淫慾遂則齊妻女近則魚元機此等婦女深通翰墨一涉魔
關焉能敦禮唱傷風豈非昏愚奉敗俗尤多出富豪魂落知音施毒手心迷斷不念明條白若言妾
僕二人唱心寒劉氏感風願投巖須愁器不牢忍辱家羞應有待雲開見日鶴鳴皋未白喂貴廳你
這句話講差了適看之中各屬官員儘有如果強抑就是本都案下也可首苦難道毛巡按便能為民鋤惡
本都就賄徇人情置之不問麼呵呵唱可知你只知趨奉毛巡案按卷為難不肯交殘忍問成立決
罪酷刑怎得保紗帽白你獻眾首從情書為証本都想他們既敢說說唱何難捏造為憑據你就將校
榜並加任意設鐵鍊成供詳本院抵莊趨權品加高白呵呵不是本都呵唱親提若有毫私弊呵
你這四府刑廳就動搖糾參飛奔連宵出白貴廳你總憑唱京誦的西臺難阻撓數言惱了童爺性呵
呵大人休將童某視如毛白大人刁王氏主僕捏造告在巡按堂下卑聽奉法而行據供定斷若大人有所
批發亦必鞠躬辦理豈大人無毛公有何區別如今接到鈞駁若非面見臺顏斷難了事唱所以同差趨到
崇韓候爾爾軍門把卷交誰料大人反拒絕莫不是有心附勢要翻招白並不是卑聽任性唱那情書
一幅真憑據白大人若不信唱只要高書劉氏對光亮獄歸平允無他謬白就是覆訊唱只怕人命相關
也難混清白就是半聽呵唱半世桂香早辣性一杯清水飲湘海批鱗不怕云陽市理直詞真胆不

仇孤不須朋黨助子身砥柱定江湖白卑聽大人之意唱莫非誤聽旁人話有意故將命案
四只怕爵貴不如天理貴官高何似口碑高這幾句剛方正直言如鐵說得都堂動暗焦未白阿貴廳
並不是本都有甚私意只為毛公遠去任在本都若不細察其情將求部駁更多周折况那劉氏唱父兄年
誼皆居要暗裡留神心自操這都必然多指觸必須定案要堅守外白卑職乃是悉隱微部中議甚失
累之罪卑職願以一官相抵斷無遺累唱參詳總不遺原問過慮問慈且請消白若有書衫難據唱還可
且刻開棺重驗白倘然病死之後卑聽亦是原甘反堂唱為民為國沒虛器白諸犯現在望大人速將一
訊清白立見唱明鏡不因塵照暗冰心立可鑑秋光童爺侃侃方爺想且住我疑遲恐難任勞倘或公
庭審究無疑實這鏡面官兒要獻嘲既吊犯人難默默况且老師反要怪情稟白這便怎麼處唱口
內支吾心自付吓有了周全四處計周道白吓貴廳外大人未本都測隱之心反被貴廳認為附勢今日是
是非非總難力辨方才貴廳自認開棺本都即當委員協同貴廳帶犯回任將屍一驗可立定矣外大人既
貴心勤政不知委那位僚友協力未長沙府吳秋江素得民心斷斷敏練本都就委他會審未可知否外大
人卓見無不允宜卑聽連夜回任料理一切恭候吳府尊到時會審便了未全仗用心過來有長沙府吳太
爺稟見來有尚在公館你將此種案卷并資委牌一道送往吳太爺公館中交代即行繳覆付吓外就此告
辭未請唱二恭退出童文正捷速登舟重建旆回至襄陽忙備辦澄寬心切不辭勞都堂退坐重
吹打心頭暗暗請階僚白呵呵好刑廳吓好刑廳吓唱果然胆直無情面白就是下官見了他唱也覺生
畏神動搖白老師吓老師唱真假全憑開棺檢死生頃刻就分明委牌已屬長沙府拔萃能員事可
包只聽任詳來一角師生情誼始能包都堂也覺增憂慮正不知會審如何可占標見都回任情
詞畢會驗奇文下卷標

